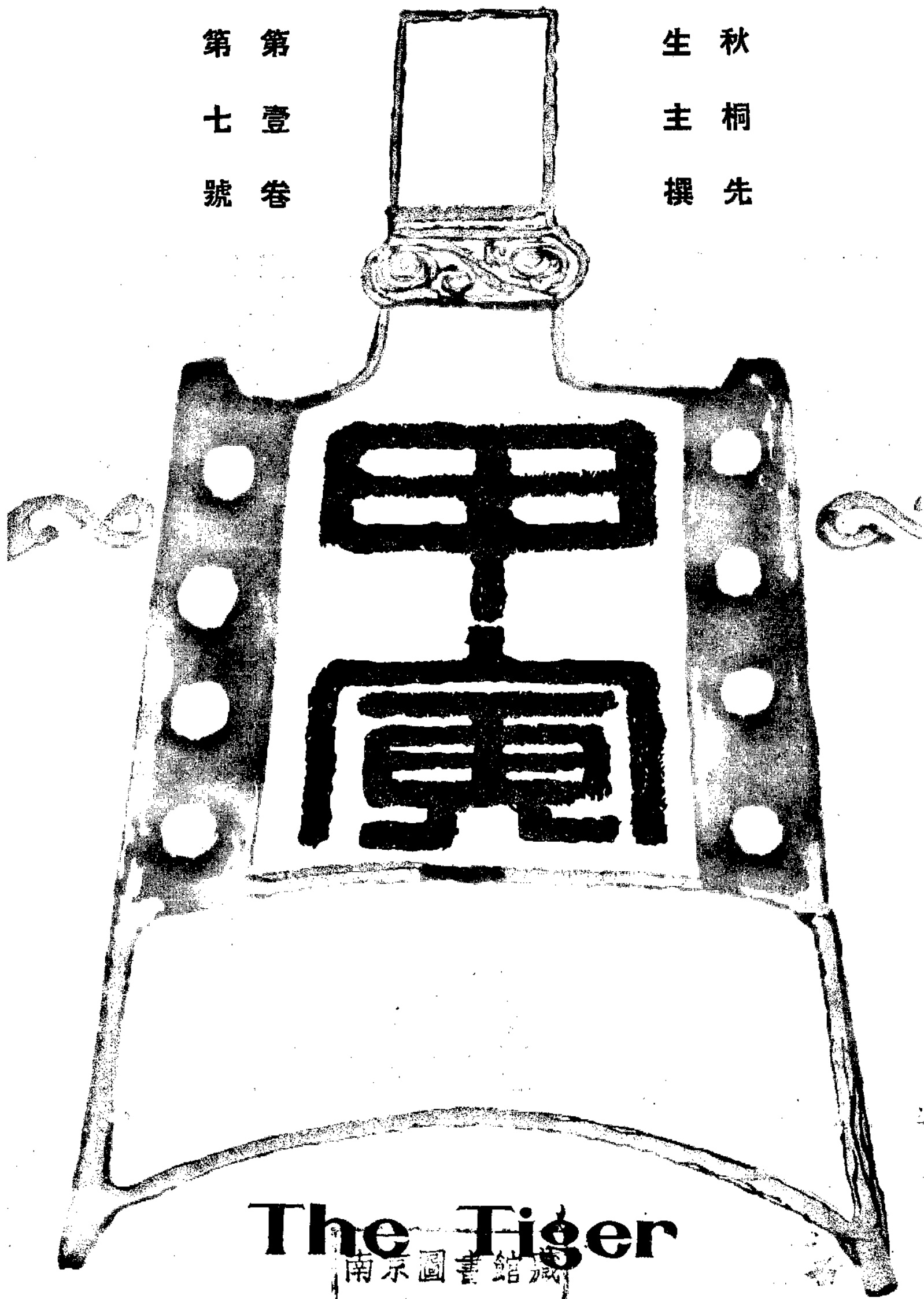


第 第
七 壹
號 卷

生 秋
主 桐
撰 先



The Tiger

南京圖書館藏

本 社 通 告

一本誌以條陳時弊。樸實說理爲主旨。不作架空之論。尤無偏黨之懷。海內宏達。皆可發揮意見。印載本誌。惟所主張。須無背本誌主旨。

一本誌既爲公共輿論機關。通訊一門。最所置重。務使全國之意見。皆得如其量。以發表。其文或指陳一事。或闡發一理。或於政治學術。有所懷疑。不以同人爲不肖。交相質證。一律歡待。儘先登錄。

一本誌社友無多。精神聞見。或病狹隘。如有斐然作者。願爲擔任長期撰述。尤用感荷。紙筆之資。從優相奉。聊證同心。非敢云酬也。

一小說爲美術文學之一。怡情悅性。感人最深。雜誌新聞。無不刊載。本誌未能外斯成例。亦置是欄。倘有撰著譯本。表情高尚者。本誌皆願收購。名手爲之。酬格從渥。

一本誌印刷體裁。每面爲十六行。行四十字。稿紙能與相合最妙。字須明了。不可寫兩面。圈點須從本誌格式。請特別注意。

一本誌事務印刷發行兩項。歸上海四馬路福華里亞東圖書館經理。其有關於文字者。乃章秋桐君任之。須由日本東京小石川區林町七十番地甲寅雜誌社直接收發也。

一本誌前由秋桐君一人經理。事務煩冗。不免延期。近頃以來。秋桐君祇任編輯。文字如期撰就。自後按期出版。必不延誤。

羣益書社出版

日本工藤重義著

最近預算決算論

預算決算。往昔皆列為財政學中之一段。雖以日本之學術銳進。亦至近數年來。始有成書。工藤重義氏。於斯學最為專長。此書其所著也。因此種著述行世絕少。故本書極力網羅集材。完富其立論。雖以財政學為主。而常兼及於國家學。務欲擴大規模。使斯學獨成一科。以促世人之注意。

長沙易應岷譯

精裝全一冊

大洋一元四角

各國預算制度論

工藤氏前著預算決算論一書。於此學之理論學說。臚述極為詳備。本社曾譯刊行世。此本乃廣續前書。而作分三編。第一編預算準備上之問題。第二編預算提出上之問題。第三編預算議定上之問題。專意敘述各國預算制度之沿革。及各國預算制度之得失。廣匯衆流。最便參照。足補前書所未備。

長沙李猶龍譯

精裝全一冊

大洋一元八角

發行所上海棋盤街

其和國之好模範

常裝一冊

美國民主政治大綱

三角五分

上海棋盤街

群益書社發行

精裝一冊

美國公民學

定價八角

此書分上下二編。上編述地方自治及邦自治之制度。下編述中央政府之制度。且附述合衆國建國及革命史畧。於凡構成各種制度之要素。組織政府各部之程叙。人民與約法之關係。皆能措詞不繁。而大要畢備。閱覽一週。即可將共和國所以成立之大本了。然於心。我國國體雖已變更。而未諳共和真諦者。尙屬不少。此書最足借鏡。言簡事賅。尤便誦讀。

是書爲美國學校通用課本。首述公民之初步。次述公民與政府之關係。次述公民於經濟上之義務。次述公民與社會之關係。次述公民與國際之關係。大而政事。小至社交。言動行止。皆當各有儀則。以矩範之。不可稍相踰越。太倉唐先生評謂。綱舉目張。纖細俱備。其精至之意。與我國大學禮記相出入。洵人道之軌範。社會國家之通維。不僅於以見美利堅立國之精神。並足爲我國今日之模範。有志之士。當奉爲座右之銘。

定閱
甲寅
獨立週報
雜誌
諸君鑒

啓者凡從前購獨立週報應寄未完之報及前在東京上海兩總社所定本報自後一律繼續照寄決不有誤惟間因讀者住址遷移致不免有漏寄之事務乞本人向敝處詳細函告以便按冊查明補寄爲荷

新禮中學英文教科書

CC 生編輯

全書 四冊
每册 五角

歐美人之習他國文皆於讀本文典外別製一種 LESSON 書糅合會話文法繙譯而爲之且釋之以國文蓋習外國文與習本國文異趣必如是始能速解而曲喻也吾國英文教科書者斯之類有英文法程及譯本正則英文教科書二種願法程解釋文法過略正則書又失之繁瑣破碎茲據正則最近改編之本就吾國教學英文之習慣而損益之按中學程度由淺而深由簡而繁計分四冊以應中學四年之用英文詞句務爲雅馴漢文解釋力求顯達不獨學校可按程教授以補讀本文法之不及即稍通英文門徑者亦可循序自習以日進精深誠善本也第一二冊業已出版

發行所上海四馬路福華里

亞東圖書館

亞東圖書館

謹白

二十餘年之精心結撰

◀ 本圖特色 ▶

- 1 本圖為多年精構之作非潦草因襲者可比
- 2 其性質為分類的非分省的實我國前此所未有
- 3 我國前此地圖僅屬於地文一種本圖則詳重人文兼及地文
- 4 由種種事項而分為各門各類詳細區別至極精微殆可謂之地理上之解剖既便記憶尤易檢查
- 5 其中大部率皆前無專籍著者苦心搜集於羣書之中始克編製成圖可謂前無古人後惠來者
- 6 關於往古之事實皆綜合考訂於各家述說及歷代史乘絕不依傍一家之言致使失於偏陋
- 7 前人所說有與現今事實不符者皆重加修改使合於正最有功於斯學
- 8 凡現今事實以最近之調查為準

- 9 前此我國地圖於領土領海之界線多不分明甚至著名地段亦皆遺落棄去以之畫入外國線內禍害國家為罪實大本圖於此特別注意務求無所遺漏
- 10 讀此圖者能由地理上之各種實象以引起其對於國家之興味即於以考知我國之實在情勢及將來所以內治外交之道最合於國民教育主義
- 11 國內各種專門學業之與地理有關係者如政治軍事外交實業交通皆能由此圖考索而得其實況
- 12 圖內所印顏色種別極多無此地與彼地相混之弊
- 13 繪圖製版工程細緻界線點畫皆極明了絕不模糊
- 14 著者別編有中華民國地理講義一書與此圖互相表裏詳盡賅博尤便參證

中華民國
地理新圖

全	定
冊一	元價

胡晉接
程敷鎔
先生合著

地學界翹楚之著作

本圖目次

- 一 前清乾嘉以前中華領域圖
- 二 前清乾嘉以後中華領域損失圖
- 三 中華民國邊界海岸及面積區劃圖
- 四 全國水道圖
- 五 全國山脈圖
- 六 全國地勢圖
- 七 全國溫度雨量氣壓圖
- 八 全國人數民族言語宗教散布圖
- 九 全國國防圖
- 十 全國動物分布圖
- 十一 全國植物分布圖
- 十二 全國礦物分布圖
- 十三 全國貨品產地圖
- 十四 全國商埠圖
- 十五 全國交通總圖
- 十六 全國鐵路圖
- 十七 全國航路圖
- 十八 全國郵政圖
- 十九 全國電政圖
- 二十 中華民國與世界交通圖
- 廿一 六大洲華僑居留地圖
- 附 全國新地名表

▲安徽韓巡按使評語▼

胡君績學之士現任本省師範校長熱心教育成績最優其品其學夙所欽佩是圖爲其多年經意之作 搜輯之詳攷證之精 足爲後學之津梁尤可貴者此圖於自然地理人爲地理均係分門別類各自爲幅 爲他本所僅見而於人類生活及國民生存與地理上關係又能一一深切著明使覽者瞭然於國家權利之消長與夫治理進化之原斯則著者之微意而尤爲鄙人所深佩者也

我國向無分類地圖
有之自本圖始

上海

四馬路
福華里

亞東圖書館

印行

中 華 民 國

地理講義

精 裝 一 冊

胡 晉 接 先生 合 著
程 敷 錯

本國地理與國民教育最有關係。而吾國出版各書。非嫌乾燥。即涉模糊。以求助長國民教育。殆未易言。安徽第二師範校長胡先生與其高足程先生積多年之研究。作為是篇。注重在國家。爭存國民生活問題。而處處對準世界大勢。以立論。條理分明。材料新確。使人讀之。親切有味。每項詳說之後。列為表式。一覽瞭然。其再三致意者。則我國三百年來領土領海得失之故。舛訛之點。悉皆糾正。闡發。最有助於前人之著述。而於今日外交國防。尤有莫大之關係。凡我國民。不容忽略者也。復別編中華民國地理新圖。分門別類。與是書互相表裏。參照讀之。所得益大。

上海 四馬路 亞東圖書館 印行
福華里

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甲寅雜誌第一卷第七號目次

共和平議……………秋桐

聯邦論答潘君力山……………秋桐

政制論上……………東蓀

紀中日交涉……………詔雲

三紀歐洲戰事……………漸生

戰爭與財力……………端六

論壇

集權平權之討論與行省制度(汪履炎) 用人之復古(胡適) 讀秋桐君學理上之聯邦論(潘力山)

通訊

聯邦論(儲亞心) 波哀柯特(周銳鋒) 言之者無罪(伍子余) 武昌之犬(譚仁) 國恥(容孫) 自治

文苑

袁昶致龍松岑書三首 唐景崧致龍松岑書一首 魏源致龔定庵書二首 龔自珍致鄧守
 之書三首 魏源覆鄧守之書二首 龍繼棟遺詩七首 王運蘭詩三首 楊瓊詩二首 易
 培基詩四首 陳仲詩二首 吳虞詩二十首

說元室述聞

茲

絳紗記

曼

鸞

共和平議

秋桐

六月七日東京朝日新聞有上海「袁帝說頻傳」之電。載贊否兩面之意見甚詳。同欄復有北京一電。言楊度孫毓筠外四五名。已有關於國體之意見書。上於總統。更觀他報。所紀亦略相同。是變更國體之訛言。近已傳播南北。特以輿論久寢。忌諱尤多。談者不敢公然論列。故吾之報章。不見此種論議已耳。雖然國民之聲也。揚之則氣通而漸趨於平。抑之則氣鬱而發不可制。愚主尙異者也。無論何說。謂當自覓邏輯應有之域。使呈其量以下於時。大凡國體既定。昌言變更者。律曰叛逆。愚請不認其說。而以討論國體爲應時必要之題。惟在他一面。今之共和論者。縱當魯縞不穿之秋。亦宜奮其春蠶未死之氣。傳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今共和之實雖去。而名則未移。爲政府者。不能一日去其名。輒禁天下談士。顧名以思其義焉。伊古以來。未聞暴政至於斯極也。況當局之意。未必卽如談者所言。邇日府中議士。已建言確定共和以息浮議。(一)而總統對美報記者宣言。吾之國體。既同於美。以後惟有奮力前邁。以期發展真正共和之精神。(二)猶未已也。東京風說。聞於首都。總統復明白宣示。謂第一次革命之際。清皇族中。曾議以帝位讓余。而余不受。胡今忽欲取之。果其取之。是欺人孤兒寡婦。不仁不義。余何忍爲。且由中國歷史觀之。帝王數代。必逢革命。子孫絕滅。貽禍無窮。卽曰君主立憲。亦終不能不依君主其人。以爲興替。余若自

(一)參議上行走王鴻臚呈。

(二)見滬報。

共和平議

爲皇帝。是自絕其妣續。而無益於國家。人雖至愚。亦不至此云云。(一) 卽朝日所傳楊孫建議之說。彼且自電陸使。在原紙爲之辯明。此種官樣文章。吾人當信之。至於何度。姑不具論。惟君子可欺其方。彼以是招。吾寧忍不以是應。今之惟恐君主說之不實現者。一出於攀鱗附翼之徒。一出於憤時嫉俗之士。前者其心可誅。後者亦失之激。中國者四萬萬人所共有之中國也。一兆焚如。玉石同盡。故眞愛國者。宜具悲天憫人之願。而不可稍存幸災樂禍之心。今共和之無似。豈待講明。而餽羊猶存。禮終可復。並其名而去之。則大亂從此始矣。苟事勢必達此途。吾又何說。惟當全國風聲鶴唳之頃。忽來當局別嫌明微之詞。愚卽以爲不當過以不肖之心待人。而不留天下幾希之望。愚不自揣。因作此篇。讀者平情思之。於解決國體問題。或不無壞流之助也。

今之主張毀棄共和者。大抵蔽罪於中國人民程度不足。是說也。愚屢有駁論。散見本誌諸篇。略謂程度云者。乃比較之詞。非絕對之義。吾國民智之低。誠不足語於普通選舉之域。而謂國中乃無一部優秀分子。可得入於參與政事之林。無論何人。所不能信。果其足信。則專制政治。亦莫能行。何也。爲專制者。終不得不恃人以爲治也。故愚理想中之立憲政治。初不以普通民智爲之基。而卽在此一部優秀分子之中。創爲組織。使之相觀相摩。相質相劑。此其基本人物。與世俗所稱開明專制。不必有殊。其絕明無翳之界。則專制制下之人才。皆如狙如傀儡。而一入於眞正立憲之制。卽各抒其本能。保其善量。已耳。雖不必全體從其多者而言之。此義不可沒也。至於普通人民。其智未足以言政。卽於政制。無所可否於其間。吾國

由君主變爲共和。彼蓋視爲無擇。善爲政者。亦惟相其所宜。使之智量日。卽於高而已。若以人民全體爲一標準。而疑多數拙劣分子。所不能了解之事。卽不能行於少數優秀分子相互之間。以致優秀者失其磨盪之力。而本質以墮。拙劣者以無人提攜。誘掖。永遠末由自拔。甚矣其俱也。愚嘗聞北京顧問美人古德諾之論矣。曰：『約法會議修正之約法。以大權屬之總統。此在崇拜共和者視之。必以爲不當。雖然。新約法之有合於支那之歷史與夫國情。較之舊約法爲多。無可疑也。蓋支那以人爲治。傳之數千年。非本此種習慣以爲國。人民將有所不解也。要之支那人民。決不適於社會共同運動。』(一)茲言之病。卽在人民全體之程度。爲創設政制之的標。而忘却轉移社會爲其中堅。無論何國皆屬之一部。聰明俊秀之士。其在吾邦。情尤顯然。今討議憲法。不使與此部人士之理想同符。而惟對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行其權術甚矣。古氏持論之僻。惟足以欺美。人不辨吾國。是者流。吾人果安可不自辨也。夫吾國素尙人治。是豈不然。人民非此不解。亦不爲妄。惟人治之不善。乃立憲法。惟人民之無識。乃言進步。不然。則有國者亦祇隨其古來相傳之政習以終焉耳矣。是不僅吾國辛亥之役。不值一錢。當世文明諸邦。其政治良明。得如今日所由激急之革命。或平和之改革。而來者。其程殺皆爲謬妄。有是理乎。

蘇子瞻曰：『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今可益之曰：歐洲自十八世紀以來。出於代議士。至出於代議士。則所謂出非由王者。『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

(一) 此古氏於十一月十九日在紐約政治學會之演詞。見 Revision of State Constitution 三六頁。即政治學會出版物。

「乃其自有作用。各挾其智勇辯力之量。求進於政事得失之林。非王者招之所能來。麾之所能去者也。於是憲法尙焉。立憲政治云者。無他亦萃集四者之量。投之政治總體之中。使之調和而淬勵焉。以表見其高華多福之羣制而已。然欲爲此。有一通則不可不守。卽認反對者爲合法是也。蓋人之意見不同。情感尤各異。相舐相衡。以趨於共同之鵠。斯爲善治。不然。此有所屈。彼必有所伸。伸屈不得其平。政象卽失其理。桴鼓相應。未或爽也。斯義也。固近世政治之所闡明。而在吾以家天下爲治。亦未能去之絕遠。傳曰。興王賞諫。臣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下至淮南。亦稱言者逆於己。便於國。則不加罰。」(一)有違之者。亂亡隨之。甚者如厲王之監謗者。始皇之禁腹誹是也。其所以然。則人之濫用其權。以充其不制之欲。此其弱點。根自性天。不有以抗之。勢不至於亡國敗家不止也。由是反對合法一語。蓋無古今。無中外。而見其通古氏之論吾國政治也。首稱政治通律之不適用。其言曰。『十八世紀之末。實以創立共通政則爲全歐學者所同認。著稱此種政則以爲無論何時。不拘誰國。而皆可行。如主權在民。三權分立。天賦人權。其尤章顯者也。……但余昨年游支那。幸而與其草訂憲法有關。親見若而政則之惡果。迫其改造國政之事。不能施行。印象甚明。猶能記憶。』(二)古氏所得之印象。是否正確。容細論之。惟愚所舉反對合法。是否亦得列爲政治通律之一。茲律是否亦不得適用於吾邦。恨不聞良顧問言之。且吾國施行彼所鼓吹尊崇之新約法以後。其違反此律之效果。所益於改造國政者若何。亦恨良顧問不親齎其所印之象。一忠實

(一)見繆稱訓、

(二)所出見上、

吐露於彼邦政治學會之前也。

『晏子見於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於公。公惡夫羣臣之有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嬰無以應也。吾子幸教以所不逮。虛心以承。子華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游士之所以不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其黨。則左右執事之臣有所藉口矣。夫左右執事之臣。其託寵也深。其植根幹也固。背誕死黨之交。布散離立。聯累羅絡而爲之疏。苟非其人也。則小有異焉者。不得以參處乎其中間也。士以潔廉而自好者。夫孰肯舍其昭昭。以從人之昏昏。洒焉若將浼焉。必不容矣。是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脩而隳之。曰。黨人也。人君曾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焉。於是有流放戮辱之事。夫士之自好者。削斲數椽。足以自庇。而一簞之食。足以餬口。其孰肯以不資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耶。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小異者。不容而已矣。今則疑似者。削跡矣。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媮阿脂韋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者矣。小人之至於齊。爲日未數數也。而其變更如此。齊其未艾也。人君曾不是察。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甚惡。因以隳游士之脩。舉齊之朝。將化而爲私人矣。日往而月易。築壇級於宮。而君不知也。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一)茲之所紀。乃專政者之通象。無間於君主共和一也。今之政象。與此相似者。幾何。讀者當不難一覽而得。夫始而小異者。不容繼而疑似者。削跡。此小異疑似者。才不必劣於左右執事之臣。德不必下於媮阿脂韋之輩。而其不得與於政事。與見愚之黔首無殊。黔首謂之程度不足。可也。小異疑似者。流謂之程度不足。不可也。明明程度非不足。而不得與所謂。

私人者相切相劇。執中以爲政。是藉口。程度不足。而圖毀滅。共和者直讐言也。夫政治之蝨賊。無他。好同惡異而已矣。好同惡異。不足以立君政。況在共和。今吾言共和。而蝨賊之橫飛。逾於專制。輒曰程度不足。程度不足。此得毋淮南所稱亂國情與貌相反者耶。（一）

凡茲所言。乃謂吾國政治。當萃集社會中堅人物之才智。出而主持。無所謂程度不足也。而論者所見。往往與愚適反。梁任公先生卽其一人也。請於一篇之中。擇其關於此點者述之。

吾黨夙鼓吹革政。而又常以人民程度未至爲懼。急進之士。以爲詬病。謂是侮吾民也。數年以來。政名屢易。政象滋棼。論世者探本窮源。亦漸知人民程度之高下。與政治現象之良窳。其因果蓋相覆矣。然所謂人民程度者。其界說抑又當有辨。聞之一國所以能立於大地。而日進無疆者。非恃其國民之智識也。而恃其品性……吾嘗考歐洲諸國政治進化之軌迹……所以獲有今日。實諸國國民之品性能自造之。而其品性所以能淬厲完美者。又自有其原……歐洲自中世以降。剖爲封建者數百年。於是社會中有貴族之一階級……其人大率重名譽而輕生命。尙任俠而賤財利。抗骨鯁而惡詔佞。信然諾而恥欺詐。尊法紀而厭委曲。既別自爲一階級。互相觀摩。激勸薰染成風。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代代相襲。以隕家聲爲大羞。故其精神恒歷數百年不絕。故家喬木。恒爲重於國中。其與國休戚之念。亦較齊民爲切至。其修學獲常識。又較易。其明習政事之機會。又較多也。國有外難。則執干戈以爲捍城。暴君非理之壓制。則聯而抗之。使不得逞也……我國今日固未嘗無所謂

上流社會者。其所謂上流社會。在國中固亦常占中堅之地位。然人格之卑污下賤。則舉國亦無出此輩之右。蓋在中國今日之社會。非巧佞邪曲險詐狠戾。不足以自存。其稍稍自好之士。已入於劣敗之數。其能嶄然現頭角者。皆其最工於迎合惡社會而揚其波者也。故名則上流社會。而實則下流莫此爲甚。以最下流之人。而當一國之中堅。國人共矜式焉。則天下事可知也。求所謂故家喬木。與國同休戚之一階級。渺然不可得。其自稱盡瘁國事者。皆賴國家以自營養者也。此其與歐洲情實相反者矣。

(一)

由斯以談。吾國程度不足。轉在所謂上流社會。固亦切中時弊矣。然請得而辨之。立國如英。其政治之樞機。全握於老成故舊之手。而其人又疏財愛國。重信知恥。故國俗日隆。而邦基日固。誠哉然矣。然在法蘭西。其貴族貪污腐朽。則與英絕異其倫。即在王朝。一切國政。已悉爲中流人士所左右。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卽此輩所造成。自是以來。政治社會諸事業。大抵皆其慘淡經營之成績。就中暴戾不中繩墨者。固亦有之。然其艱苦卓絕見義勇爲之概。卽在盎格魯撒遜民族。亦不能不起愛敬之心。法蘭西語稱此輩曰 *bourgeoisie*。其意義之深切。固不亞於英吉利語之 *gentleman* 也。(1) 是則法有貴族。與英蓋同。而不能望英。且亦無取效英。而吾之情形。適與法同。而乃不取法人之長。徒然望英。而却步。愚竊爲智者不取也。以言品性。今之占中堅地位者。卑污下賤。無所不爲。亦誠不謬。然彼之出於是者。果生性使之然。

(1) 歐洲政治革進之原因、見庸言報、

(11) 梁先生文中論此、

乎。抑政。制使之然乎。如曰。兼斯二者。量之多寡。又何如乎。愚聞之。『矩不正不可以爲方。規不正不可以爲圓。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己而能正人也。』則持此論。最宜以論者己身爲發點。論者之以卑污下賤責人。必其自謂己得幸免於是者也。是當知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苟吾見人不如我。尤當即時自叩。今我是否卽爲眞我。未或變焉。以愚觀之。眞能不變者。蓋絕無矣。倘或變焉。右之者豈不曰政治不良。賢者亦惟激而自溷也乎。然所謂激者。挾刃尋仇。佯狂披髮。其途亦自多端。又何必濫愛國家之豢養。降與卑污下賤者同其僚伍。果其『終己不能引決以自沈汨羅。而不得不謀升斗以棲餘命』。則激之一字。尙未足以說明之也。是無他。政治姦之而已。就之而已。夫若而人者。乃吾國中堅人物之中堅也。而且不免爲一時政象所矚。舉世悠悠。更何足論。是可知今之習爲巧。佞邪曲險詐。狼戾者。大抵由政制導之使然。殆無可疑。雖其資地儘有未同。而江漢朝宗。百流齊匯。源之長短。所不問也。說者曰。凡子所言。蓋欲以破程度不足之說。今並其中堅之中堅者而抹撥之。不愈見其不足乎。愚曰。果安見其然也。凡人品性。有其善面。亦有其惡面。此無間於賢不肖也。掩其惡面而著其善面。斯謂賢。掩其善面而著其惡面。斯謂不肖。惟豪傑之士。與小人之尤。掩著有其硬性。未易驟移。然無論何國。大抵中才之人多。而兩極端之人少。果爲中才。則一掩一著。有賴於政制之力者。宏矣。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不從者。堯之時有四凶。紂之時有三仁。此外隨大力者而趨。莫知所以自主。專制之制。則然也。夫堯舜之民。猶是桀紂之民也。謂前者程度及之。而後者不及。入耳卽審爲贅論也。則何獨於今而疑之。若某某

者果得爲豪傑之士乎。愚何敢知。若某某者。果卽爲小人之尤乎。愚何敢知。惟立政制而有取於運用斯制者之程度。宜以立於水平線者爲衡焉。低者固所當排。高者則得之望外。如有某某。夙昔奉爲豪傑之士。而今不如其所期。此自損其人格。爲別一問題。惟以受吾政制之裁成。則決不在水平之下。豈僅不在其下已也。必且發揮光大其固有之性。而進爲一世楷模焉。如有某某。今日指爲小人之尤。而曾有一時行爲較此爲善。或想像其人生於何種社會。行爲必較此爲善。則吾創一政制與某一時之情形合。或進而與想像中之某社會合。則其不在吾水平之下。或且進而與當世賢豪程功。而比德又可斷言是知妄自菲薄之論之不足尙矣。

愚又嘗聞梁先生之論對抗力矣。其言曰。

強有力者。恆喜濫用其力。自然之勢也。濫用焉。而其鋒有所嬰而頓焉。則知斂。斂則其濫用之一部分。適削滅以去。而軌於正矣。百年以前。各國之政治。未有不出於專制者也。而千回百折。卒乃或歸於君主立憲焉。或歸於民主立憲焉。皆發動力與對抗力相持之結果也。……苟一國中而無強健實在之對抗力。以行乎政治之間。則雖有憲法而不爲用。

強健正當之對抗力。何自發生耶。曰。必國中常有一部分上流人士。惟服從一己所信之真理。而不肯服從強者之指命。威不可得而劫也。利不可得而誘也。旣以此自厲。而後以號召其朋。朋聚衆則力彌於中。而申於外。遇有拂我所信。則起而與之抗。則所謂政治上之對抗力。厥形具矣。今代各立憲國之健全政黨。其所以成立發達者。恃此力也。夫旣自知對抗力之可貴。則於他人之對抗力。亦必尊重之。

故當其在野也。常對抗在朝者而不爲屈。卽其在朝也。亦不肯濫施強權。以屈彼與我對抗之人……如此然後政治得踐常軌。國有失政。不必流血革命。而可以得救濟之道。立憲國之所以長治久安。胥是道也。

政治上之對抗力。以何因緣而萎瘁。以何因緣而銷亡耶。曰。由於弱者之不能自振者。十之二三。由於強者之橫事摧鋤者。十之七八。夫眞政治家。未有畏人之對抗者也。彼本有所挾持以對抗人。卽以待人之對抗我。而何畏之與有。惟自審遵常軌。不足以與人對抗者。始憚人之對抗我。由憚生嫉。乃不得不設法減削人之對抗力。以圖自固……此或按諸其國情。有所萬不得已。而利用人類之弱點。亦未嘗不收奇效。於以保強權而圖自存。爲道固得。而豈知各方面對抗力銷蝕既盡之後。全國政治力成爲絕對的。其結果必爲專制。而專制繼起之結果。必爲革命。究其極則何利焉。況乎人民於內政上失其對抗力。則國家於外交上又未有能保其對抗力者也。舉國皆柔懦巧媚之民。政治現象。愈變而愈下。外力乘之。待亡而已。是故有愛國之君子。遠識之政治家。終不肯斷喪人民政治上之對抗力。以自貽毒也。

嗚呼。何其言之沉痛而雄傑也。當作者著此論時。國中一部分之對抗力尙存。履霜堅冰。因發爲危言。以策當局。文人報國。無過於斯。然其後對抗力漸次銷滅。至今絕其本根。論者反不能本所主張。再接再厲。時論惜之。茲姑不具論。惟作者之言曰。對抗力之銷失。由於弱者之不能自振。十之二三。由於強者之橫事摧鋤。十之七八。夫吾輩之爲弱者。明矣。則姑交勉己之。二三而歸獄人之。七八。苟非爾之。七八。則吾所

信之真理。可得而服從也。政治可得踐於常軌也。柔懦巧媚之習。可得而絕也。流血革命之事。可得而免也。外交上之對抗力。可得而保也。一言蔽之。與歐洲長治久安之立憲國。比隆焉可也。嗚呼。胡乃未言程度之不足哉。胡乃未言程度之不足哉。

顧說者曰。今之人好以觝排異己罪政府。亦不盡然。某處亦用新人矣。參政且收各派矣。交涉敗後。覺引新學人物之要尤切。舉世不談之立法院。至由大總統三令五申。尅期舉辦。子其謂何。愚曰。此傳所謂吾且柔之矣。對抗力且以消失淨盡。與曩言保持對抗力以躋政治於常軌者。不正僞馳也耶。一年以來。頗聞有建議廢學校復科舉者。交涉既訖。又聞有頌功德請慶祝者。此其人皆夙稱才士能吏。縱非嶄新而亦不能謂舊。顧何以如是。果其自始即持此見。冀貫澈之。吾又何責。而事乃大謬不然。偶見文道谿所遺雜識。謂有譚宗浚者。生平最惡洋務之人也。一日謁相國閻敬銘。閻稱洋務不可不習。譚乃走告某御史。請上摺設立洋務學堂。某怪之。則曰。非此不足以取悅閻丹初也。今之才士能吏。無往而不閻丹初。其主者故有如此之怪現象。有自京中來者。爲言邇日時髦政客。無不結識一二內史。以刺取總統意旨。或總統偶言某事之當辦。明日辦某事之條陳至。偶言某事之當廢。明日廢某事之條陳至。閱條陳而偶不善其某點也。明日匡救某點之條陳又至。凡此諸狀。愚本前知。今聞客言。特喜耳。與心叶。果於不妄已耳。若是者何也。一人好。同惡異之所至。人類之惡質弱性。遂一一爲其所獎勵。不期而襍露焉。有若山徑蹊間。介然成路也。等一人也。始以逢迎刺探爲可醜。繼乃習之。二人以上。甲習爲逢迎刺探之事。乙乃

(一)指一般從政者言之。

隨之如此。而用新人。亦驅而入於一爐已耳。其又何益。况舊者塞途。彼又烏得。所謂新者。而用之。冰蟲相與論議。水石求其齟齬。答觀念懸殊。理解自謬。則新之爲度。又可推知。大凡亂國之人。宵小銳身。以營其私。謹愿者。祇求容頭。而無過。卽有德慧術智。亦均碌碌。無所短長。故韓非曰。亡國之廷。無人。非無人也。統於同也。統於同。奈何。他日韓子又言之矣。『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一)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一日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嗚呼。吾特不得權臣如季孫者耳。何其言之似爲今日發也。說者用人云云。參政云云。獨不思韓子所謂。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之謂何耶。獨不思成立立法院之令。旣下。籌備選舉之事。旣行。而『一察社會之情狀。則緘口如不欲道。』(二)之謂何耶。肅政史程崇信。獨言國家之所與立。不在阿諛取容之徒。而在面折廷諍。敷陳大計之士。其言雖正。識者謂宜在百里奚不諫之條矣。

總之。今日所患。在舉全國之聰明才力。或顯或暗。悉行廢置。從而爲之言曰。聰明才力不足。舉共和焉。吾

(一) 謂事不詢之衆人。則將迷惑。

(二) 見六月十四日上海時事新報時評。

誰欺欺天乎。

以上所言皆以中流人士爲限。至於大多數之人民。卽愚持論亦向未以程度已足歸之。然民意所之終不可忽。此固不得以程度如何如何爲藉口也。書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與卿士謀。謀法與庶人。謀意法者。所以行民之意者也。民意安在。在苦與樂。何者。民苦之則宜革。何者。民樂之則當興。善夫邊沁之言。功用主義也。曰。『所謂苦樂。卽常人所謂苦樂。絕無新生武斷之義。謂當排除何種苦。何種樂。其界始立。而亦無至精極玄之理。必須商之柏拉圖。質之雅里士多德。其蘊始宣。蓋苦樂者。苦樂也。無論何人。皆同感之。自王公以至農庶。自鴻儒以至白丁。一也。』言者或曰。民不解眞苦樂。非在高位者無以董理之。故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眞愛國者。不當以此而廢其行也。是誠有之。然在吾國言之。則宜慎其所發。往者且不論。廣東之賭。廣東人之所以爲苦者也。政府曰否。爾樂焉。亂黨禁之絕。吾其爲爾復之。陝西及蘇贛粵三省之鴉片。四省人之所共以爲苦者也。政府曰否。爾樂焉。亂黨禁之絕。吾令陸建章遣員游說。聽爾種植。二。吾令蔡乃煌粘貼印花。任爾購食。易詞言之。爾小民程度不足者。吾政府爲爾足之。言者其將下何轉語乎。嘗論人民希望政府。莫隆於南北統一之時。猶勉持於癸丑戰役之後。一年以前而望失。數月以來而望絕。蘇子瞻論人心之失曰。『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

(一)參觀本誌二期國家責任廿一頁、

(二)陝西官廳、明明派員四出演說、勸人種植、措詞謂憐小民窮苦云云、後遭外人詰問、肅政史彈劾、政府乃發爲命令、謂據陝西官廳報告、愚民無知、自行種植、

陝西官廳欺政府耶、政府欺中外耳目耶、如此欺罔、何以爲國、秦乃煌以禁煙之名、行開禁之實、譏笑外邦、事尤可醜、丁義華宣言中國前途、竟無希望、哀哉、

『(一)而肉食者猶一味曰程度不足。豈叔寶全無心肝於今乃爲烈乎。非所敢知矣。』

此外蔽罪共和之最有力者。猶有一說。則共和已經試驗。確見其不適於吾是也。則試問試驗之道安在。在癸丑之役以前歟。則此中政象之紛糾。首由反抗共和之大力。從而鼓盪。謂純乎共和之試驗非也。在癸丑之役以後歟。則其政迹不含一絲共和之意。童子不足以欺。謂之共和之試驗。尤非。嘗謂無論何種政制。未有行之絕無弊者。又豈獨不能絕無而已。而有甚多甚大之弊。亦未可料。是在精心以行其制。竭力以防其害已耳。而行而防而防而行。展轉相促。斯謂進步。(二)蒲徠士近游南美。於人所絕不滿意之共和制。而著爲論曰。『得此是亦足矣。謂共和制行於此間而有弊。又誰見行於他文明國而遽無弊也。』(三)允哉仁人之言矣。今有人追論民國元二年之政象。謂某種爲共和所種之毒。某種爲共和所生之疽。卽事論事。愚則豈敢否認。不僅不否認也。當時居民黨之中心。敢以危言聳論。撻暴亂分子之怒而不顧者。愚且未嘗弛其責。雖然以之懸爲厲禁。警惕國人。使不再蹈前轍。而貽共和之羞。誠得其正矣。遽以歸讞共和。謂此制不合於吾而謀有以絕之。則無說。則死有說。亦死聞吾言者。專制過於齊桓楚襄。吾又如之何也。夫共和表徵。最爲人所集矢者。宜莫若國會。平心論之。國會亦何嘗造大孽於天下。叫囂墮突者。國會之恒態也。英之巴力門。可謂高矣。愚曾觀之。而其爭不已。日本之帝國議會。亦經訓練二十餘年。

(一)見上神宗皇帝書。

(二)見Hobhouse, Social Evolution and Political Theory, 第一章。

(三)見蒲氏所著 South America 雜誌智利言之。忘其頁數。

矣。今年開會。猶幾不免於揮拳。吾開第一次國會。相持之急。所傳者亦不過拍案擲墨盒而止。則一翻各國議會史。此類之事。豈得云無一在吾邦。則彷彿已犯天下之大不韙。爲五洲萬國之所無者。然何師心之爲害。一至是也。歲費六千。卽議員應受死刑之證。內外攻詰。使無完膚。而今之參政。所受實同。不聞其非轉嫌。其少情實。相替竟乃若斯。不可謂非古今之所希聞也。議員品性之不齊。此寧可諱。然當彼賄賂。遍地兵威。四逼之時。而天壇憲法草案。猶能從容就稿。主張不變。總統選舉。困議院於一室。而饑渴之刃。露於牆。兵噪於外。而自朝至暮。票僅足焉。其事之是非。曲直。不論而國會。有此節操。以上決不得謂其絕無存立之值。必曰無焉。愚何能禁其不言。惟揆之情理。期期不以爲平也。今假定共和之設施。澈底敗績。民間僅有之廉恥道義。掃地無餘。則曩固言之。亦由於有大力者。利用國民之弱點。從中顛倒。不得以爲共和本身之罪也。若曰大力者如斯顛倒。卽共和附帶之性。無可解免。而因以爲共和罪。固亦言之成理。愚見康梁兩先生。卽曾爲此說也。康之言曰。『若中國而行共和政體乎。則兩黨爭總統之時。每次各率一萬萬男子而相戰。不知經何年而後定也。不知死幾千萬人也。』(一)梁之言曰。『此種虛僞之多數政治。祇足以供一二野心家一時之利用。而於國家私毫何補者。僅無補猶可忍也。一二野心家成功之結果。能使國中道德之元氣。生計之基本。消磨剝蝕以盡。而國復何以立於天地。』(二)雖然。爲是言者。乃將爭總統者。野心家者。納於共和之內。而並罪之。不如今人於焉。劃一鴻溝。謳歌一而詛咒其二也。綜而言

(一)救亡論、見不惑、

(二)多數政治之試驗、見庸言、

之。共和之失敗。一由於國民責望之過奢。一由於當局成心之無對。而責望過奢之中。又分兩派。一爲夙主張共和者。平日之理想。一旦見之事實。而不如其所期。則頓失望。失望則忿疾。忿疾則指責過當矣。吾家太炎。卽其一也。一爲夙不主張共和者。國民之行動。既節節抗其心理而行。則一有蹉跌。射入於其眼簾者。獨先而爲象。獨顯夫人。過崇其所信息。息欲著其先見之明。指陳不信己者。事後之過失。以爲快者。本人類之惡性。惟賢者亦不免焉。不免則所歸罪。有過情矣。康梁其尤著也。當諸先生發爲言論。惟恐其不痛切。意在扶植共和。使之進行耳。豈有他哉。惟讀者思之。共和二字。本爲吾國人所不習。行之而不能無弊。又爲事實之所當然。今罵倒共和之聲。出於此輩賢豪長者之口。其不爲人所利用。以顛覆新制者。幾何。至於當局者之成心。尤爲章顯。昔之主張排滿者。謂滿洲不能立憲。當亡。能立憲亦當亡。今之排共和者亦然。共和不適於吾國。當亡。適於吾國亦當亡。惡姑之下。不能爲婦。入美洲而夢俄羅斯。不論吾國無哈密。敦曼狄生之流。其人也。卽有之。而謂能容其充分。出其懷抱。而試行之哉。

以上皆以共和爲一政體而討論之。訾議共和者。大抵以此種政體爲與吾國程度不相應。則愚有權以質論者曰。何者。始得謂應也。此可卜其不易之答案曰。開明專制。夫開明專制之無是物。愚已詳論再三。茲可不贅。惟請以英儒穆勒一言以統之曰。『開明專制。疑難萬端。今俱假定化爲烏有矣。而一物終不可少。是何也。卽一人出類拔萃。心智絕倫。將全體被動國民之事物。一一理之。使就緒也。』（一）果此人不能得。則開明專制不成問題。梁先生者。夙昔主張開明專制最力者也。其結論是否與穆勒同符。愚

未暇考。惟見其最新之見解曰。『吾又熟思求得良政治之法矣。蓋欲得之。惟有二途。其一則希望吳蒼忽錫我以聰明睿智聖文神武之主權者。而其人又如佛典所說之觀世音。千眼千臂。舉一切政治。無鉅無細。皆自舉之。而一一悉應於吾社會之要求。……』其意若謂。觀世音。理無可得。惟有返而求之。社會自身而已。是開明專制之根據已破。國中賢達。不當更持是論。夫共和不能行。開明專制復無可望。則非一端走入無政府。一端走入黑暗。專制萬無解決本題之方。或曰立憲。又須知以政體言。共和與立憲。正如二五之與一十。勢難區以別焉也。

合之爲言者。又有進於是。謂共和不行。存其名胡爲。是以政體爲主眼。而持論之範圍。入於國體。則請論國體。而論其所以。……

名者實之實也。無其實而尸其名。智者所不屑。今共和失其實久矣。進而並其名而去之。以理推之。謂各方之感情。將以此生大變動。恐亦未必。克林威爾之不稱王。與稱者何異。拿破侖第三。即不稱帝。亦未必見宥於第三共和。故吾人亦聽其自然可矣。雖然。爲國家計。則不可不一促言者。使反省也。

合者政象之不可以久長。非絕無識。或其智已昏者。必能認明而無翳。夫政治變遷之最合於理想者。亦設其新之必要。而存其舊之不必改作者耳。若澈底推翻之。則非常之原。其不大傷國本。甚且亡國者。幾希。此政家之所萬不可忽也。故共和雖失其實。而尙能保存中華民國之名義。則他日革新。其因或出於今之政局中人。或有異軍蒼頭特起。亦就原體而損益之已耳。即需訴之激烈手段。其功可不大殺人。流

血而可幾也。不然。澈底推翻之事無可免。而禍不可勝言矣。或曰。惟慮如此。故宜早定君主。以絕奸人覬覦之心。愚特不解所謂定者。於何定之。以鄙陋觀之。不外力耳。則請誦盧梭之言曰。『以力服人者。當其服時。純乎由力。苟可不服。決無必服之觀念。驅之而行。』以此爲定。有何意義。或且曰。以現有之力。推之將來。可保百年而無患。然當知政變之事。非所前知。大禍之生。其機每秘。故善爲政者。決不恃智以防亂。而恃無致亂之原。拿破侖聲震全歐。克林威爾威高三島。其力可謂較吾爲大矣。而平均不足十年。即敗身流屍戮。爲人僂笑。歐洲論者。偶謂拿破侖不勤遠略。失敗宜不如彼之速。不知武力緊張於內時。時有潰裂之憂。不向外以求洩焉。內訌將無法以自了。兩拿破侖之尋外。費與夫克林威爾之伐西班牙。皆非得已。其間或不勝而蹶焉。或勝而隨蹶焉。梟桀之心。勞日拙。良足悲也。夫以國力膨脹。威稜四露之國。南面而專制。其境內尙不足以善其後。如此則祇務內競。而無力對外續續。與他國爲城下之盟。行且求爲小朝廷。以苟且偷活。四民信望墜地。以盡者。而謂君臨其國。可以百年不亂。豈非夢囈之尤。愚知駁者。或又以劉季朱元璋爲言。則吾苟有道焉。能冀幸兩漢兩宋之典章文化。從容長養。吾子若孫。則犧牲區區。飢不可爲食。寒不可爲衣。之中華民國四字。有何難忍。無奈稍一沉思。萬無是道也。凡政治中之根本原則。在某國未之見者。亦坐其民未及知之已耳。苟或知之。而又經一兩度之事實。使空想成爲凝體。則惟有千回百折。不達其的。不止雖有大力能遏之於一時。不能朦之於久遠也。朱明以前。吾人立國。祇解立君。故一君仆而一君興。乃事勢之所必至。今之民智雖稚。而豈三百年乃至千餘年前之所可比耶。

而未已也。戰爭者人口繁殖之結果。無術可以避之者也。孟子所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亦五百年而後人滿足以相斫耳。非有他也。興王既起。宇內又安。至少可保數十年而不亂。其所以然。則兵威所至。已屠其民至半。或三分之二以上。桀者雖欲抗之。而其力莫舉也。而今有其事耶。兩次革命。無一死傷過當之戰。滿人以外。吾民之死於是者。前後蓋不及五萬人。餘均滿坑滿谷。而未動。而又羣盜如毛。飢民載道。虐政所至。民不聊生。誠所謂積薪之下。豈容忽改。帝制抱火厝之善夫。子孫無噍類。之言之出。諸總統之口也。策時之士。其幸毋更以人之國僥倖矣。

又有一說曰。吾人所當爭者。憲政耳。苟得立憲。戴君初不爲玷。共和石田耕之何用。此說在辛亥革命以前。誠不失爲一種健全之論。康先生救亡一論。慷慨萬言。卽不外是。不然。而爲復辟論者所持。亦復言之成理。蓋滿洲之無力。卽返政亦猶有然。非出於完全立憲一途。彼將無自存之地。故祇須急激者。不更揭棄共和名義。以興革命。更無莽操之徒。假天子之令。以行其奸。則虛君共和。好自爲之。必無蹉跌。而今非其類也。今苟改立君制。孰敢保吾憲政可見。實行果可。實行胡乃不爲之。於民主之時。而必留以有待於立君之日。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殆從此類語言見之者歟。

此外尙有一根據最牢之說曰。中國地大。不適於共和。此自前清立憲運動發生以來。卽已熟聞此論。而其說出於盧梭。謂二萬人口之小國。始能布設共和之政。此其爲反對共和之口實。本甚堅結。又不獨吾

國人持之。拿破崙第三次手可熱之時。參議院承其意旨。草爲勸進之表。其中卽祖述盧梭。以爲左證。(一)先賢之目。其不瞑矣。雖然。卽盧梭之言。察之。當否又何如乎。請先引諸家之說。觀之。康先生篤信盧梭者也。故其言曰。『歐土自希臘雅典創立共和。以其小國寡民。故能安之。羅馬繼之。已多爭亂。蓋大國有不適於共和者矣。其後意大利之威尼士。佛羅練士。那那話。瑞士之二十二村。德之漢堡。佛蘭拂。法論呂。觀伯雷。皆以共和立國而安。皆以小國之故。』(二)梁先生反之。其言曰。『昔盧梭著民約論。實爲近世共和政治所自出。然其心目中所謂最完全優美之共和國。則以民數二萬內外爲標準。蓋遠徵希臘羅馬。近徵瑞士。而因以斷共和政體之運用。與廣土衆民之國不相適。凡持論者。每根於所習。亦人之恒情。故盧氏之歿。不二十稔。而美法兩大共和國。迭興於新舊大陸。論者既稍稍疑盧言之爲過矣。然美由聯邦而成。合衆國之基礎在諸州。州之基礎在諸市。諸州諸市。本爲具體而微之一國。合羣小以成一。大。爲道至順。與盧氏所標原則。本相印也。法則紛擾。且數十年。中間政體屢易。今雖大定。而國威不逮其奮。卽其民權之伸。亦遠下於美瑞。於是復有疑盧氏之論。雖破而未盡破者。夫禮尊大同。易占元首。共和政體。本言政者之極軌。懸理想以測方來。舉天下萬國。宜無不以共和爲民權之究竟。而今後世界大勢所趨。非大國又不足以競存。使共和政體而不能適用。則盧氏之志。不其荒耶。』(三)夫康先生以爲共和不能

(一)原文遺未之見。有英譯附在 Liberty Self Government 之後。希世之公文也。

(二)說亡論中共和政體不能行於中國說。

(三)憲法之三火精神說。

行唯一之理由在爭亂。則今之主張變更國體，亦爭亂之一端。人若引用其說以爲何種行動之護符，康先生必不受。然引用者自引用，又焉可不細辨爭亂者自有本因，不關乎人數之多少也。昔賢有言：「家族可爲國家者，兩人以上，卽爲家族，而爭奪之起，吾人豈罕聞之。若謂國小則爭亂之事較小，亦姑且認之。然國大而他種利益之事較大，亦不可不互衡其輕重也。」雅里士多德固亦謂國小易爲治者也。然且曰：「民數不宜過少，過少將不國。」蓋人羣不振，居業未繁，國家之目的，卽未由達。況今日社會由簡入繁，遠非雅氏之時所能想像者乎。且盧梭疎於史識，所舉之例不足爲訓。莫烈所著盧梭一書，明銳無倫，有曰：「盧梭蓋不知有史者也。彼偶讀故事，因乃熟之，自史家觀之，皆以爲不幸之尤者也。大抵彼所引例，以佐其說，實乃說例兩不相關，區區所徵，未或出於古希臘之各小國與古代羅馬共和國以外。」（一）於斯最有宜注意者，盧梭之以國小爲宜，乃謂於一切國家之組織爲宜，所謂政治總體（二）是也。政治總體固不限於世俗之所稱共和也。故莫烈曰：「羅馬帝國之一種政體，何以能成。盧氏未或致思。當時英吉利半聯邦之領地，至爲恢闊，而更有一大邦聯之國，成於盧氏未死兩年前，彼均若未之能見。然樂先

生拘墟於共和二字，於駁倒盧梭爲義，乃失之狹。蓋以政體言，當世大國固未或與共和相背，而元首世襲與否，固出於時勢之偶然，非卽立國之原素也。且盧梭之謳歌小國者，彼乃有其特別理想爲之前提，姑舉兩點以例其餘，彼最惡國際之競爭者也。謂國大則開發易失其宜，而強隣逐欲而至，吾當以守而

(1) Morley Rousseau 三一二頁下所引見次頁。

(2) Corps Politique 民約論二卷十章，下引國際競爭條同。

出於戰。人多則資生不易。而望隣國以爲之供。吾當以攻而出於戰。大凡立國。將於商務與戰爭之間。擇一以行者。其國必弱。而無與久存。是其所言。與今世立國之道。適相反也。吾苟不能閉關。以老死者。其說不可信也。又盧梭者。排斥代表制度者也。以爲人人惟服從己之意志。服從他人之意志者。非人之本性也。故求國民之總意。宜以人人直接投票爲歸。(一)若大國者。共集其民於一議堂。同出占焉。勢不可得。故其理想之國。乃以國民與接爲構。互相認識爲宜。(二)此其組織。求之今世。惟瑞西之六小州行之。苟吾立國。不欲外於文明。通制而下。儕瑞士之小州。其說未可信也。故令人以盧梭之言爲共和。咎愚當勸其多讀盧書。以求其通矣。有曰。反盧梭之說。吾國宜舉聯邦。此固通人之言。愚於此尤有固定之見。可以詳論。然僅決此題。持論尙不必過遠。故此點當以他篇詳之。不具於是也。

凡右所陳。意在駁斥兩說。一謂中國人民程度不足。不適於共和。一謂國土過於寥廓。不適於共和。而於前說。尤委曲致意焉。其中所引。多康梁諸先生之說明。知今之謗議共和者。其用意固不與兩先生同。而溫李諸人。困於搏摻。時論既引其言爲重。愚又安能不從源頭而致其辯焉。夫賢者立言。稍不經意。卽永爲世論口實。當兩先生大聲疾呼。以共和之弊。正告天下。豈不謂吾言而有力。共和之花。當長此不凋。而乃假風伯之力。以摧殘之者。仍無改於其說。此愚今日道之。天下宜有幾人。與兩先生同灑傷心之淚者矣。若兩先生以重理過時之說爲愚罪。所不敢辭。但念天下紛紛。妄騰口說。平昔指目當塗。謂其不測。今

幸已明白昭告。表示無他。一有參差。全責將由國民負荷。諒哉亞細亞報之言曰。『國體問題。以全國之關係而定。夫所謂全國之關係。當求之於全國人民之意向。事理昭然。無可誣亦無可諱。』(一)如斯大事。人何敢誣。亦何必諱。爾可憐之小百姓。忽爾荷天之寵。以商定國體之大責。置之雙肩。則愚以新聞記者。利用千載一時之言論。自由以芻蕘。一得之愚。爲民意萬能之助。倘亦識時君子之不忍苛責者乎。

六月廿二日草於東京

(一)六月十四日亞細亞報。

聯邦論答潘君力山

秋桐

(先讀論壇潘君原論)

今於討議本題之先。有不可不爲潘君告者。聯邦論之在吾國。今日以前。實無人肯與論壇一席之地。以優容之。以輿論專制之結果。羣謂倡此論者爲不道。卽休休有容之士。亦目爲異教邪說。拒之千里之外。而不與通。則欲與之審勢度情。謂吾國何者於聯邦爲宜。何者於聯邦爲宜。則彼已有入主出奴之見。牢固而不可破。又何從覓其共同之點。相與細論耶。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彼實視聯邦如毒蛇猛獸。又寧暇於應用上著想耶。故愚以爲討論聯邦之程序。當從學理上入手。以破人奴主之念。而啓其疑。以本體真相明白昭宣。使人異教邪說毒蛇猛獸之幻覺。排除淨盡。然後按切時勢之談。乃可次第及之。前篇以學理爲範圍者。以此非曰聯邦可論之事止於是也。此文之出。雅不望社會遽爾雷同其說。固不可能。亦非善事。以輿論如此。其無定力。意見流轉。如蓬之輕。國命斯託。險乃莫狀。所望者。亦許此問題在理論上。能以成立。易其深閉固拒之態。而爲賞奇析疑之心。一任言者。以次舉其詞。酌理準情。而平施其贊否之見。斯已矣。潘君以愚論聯邦。當於學理之外。別求根據。是已認此論於理論非絕不可通。爲幸厚矣。敢不聞命。願少假以時日。愚將別爲專篇。以求教焉。今茲持論。唯以潘君之文爲範圍也。

今人每以物理談政理。其在聯邦所見之例。皆先邦後國。因以內籀歸納之法。斷吾國先國後邦之議。爲不可持。愚因作絕對相對之辨。以破之。而九鳥之例。以生人曰。政理絕對者也。(一)愚曰。不然。惟物理始

(一) 五始個定其說

未知之一端。惟問烏之他形狀構造。見而知之者乎。抑聞而知之者乎。見而知之。則色之爲黑與否。亦自可見。不待爲推聞而知之。則就一烏而論。不及餘烏。以已知之他形狀構造。欲推求其未知之色。由邏輯言之。論法直無可施。如曰。可也。則已知之數。定有三事。一曰他烏之他形體構造。二曰他烏之色黑。三曰此烏之他形體構造。此三事者。有如比例之三率。缺一不可。非僅恃最後一項。在名理。卽能尋思。在數理。卽能布算者也。信如斯言。所推者。舍色黑外。不能有他斷案矣。若事實上。初不爲黑。亦惟曰。於物理有違已矣。

愚曰。聯邦之理。果其充滿。初不特例以爲護符。潘君病之。以爲恃理太過。無政府主義。其理未必不充滿。是類亦可行。愚文以學理名篇。而潘君以應用之實際相駁。未免溢出題外。然就本文察之。亦可見愚之論政。不略地與時之二要素。而能行與否。尤以輿論熟否爲衡。固非空談玄妙之論也。特一篇之中。不能兼語此具。無政府之理。其能號爲充滿與否。愚蓋疑之。果充滿焉。而又證其於時於地爲宜。輿論復羣焉。注此。誰則謂其不能行乎。

潘君最辯之詞曰。夫有十國如此。雖九國立君。不足以證餘一國之亦宜立君。則用同一之論法。有十國於此。雖九國以單一而變爲聯邦。不足以證餘一國之亦可以單一而變爲聯邦。明甚。雖然。曰宜曰可。是大有辨。九國立君。餘一國者立君與否。惟視其宜。故潘君繹愚之詞曰。雖九國立君。不足以證餘一國之亦宜立君。此曰未必宜。非曰不可也。蓋九國立君。餘一國亦從而立之。苟其相宜。誰曰不可。惟聯邦亦然。十國於此。俱以單一變爲聯邦。此明明詔。餘一國者。苟其相宜。爾亦可爲此變。必曰不可。則世間不

應有此種變化之生。故茲一國之變與否。祇有宜不宜之問題。無可不可之問題也。故謂九國變不足以證餘一國之宜於變。此鄙意也。謂九國變不足以證餘一國之可以變。此潘君誤會鄙意不敢承也。所爲去帶之喻。取便論思。非有深意。讀者以甲乙丙三點觀之可矣。潘君之辨。本可以已。亦既爲之。請更以數語進。適中云者。必有上下兩觀念。其語始通。寒帶無熱帶。無寒熱無對中。從何立。移寒熱帶之動植物於溫帶。而反萎瘁以死。止是爲彼動植物不宜於中候之證。而不至爲溫帶。不果適中之證。單一之國。有其由單一而生之特別制。邦聯之國。有其由邦聯而生之特別制。邦聯則俱變。易猶之動植物之萎瘁也。且愚爲此論。亦立邦聯。單一於兩端。而執邦聯以爲準而已。非持一切抹殺之說。漫以居中者強例其他。謂非盡同化於邦聯不可也。苟吾在十九世紀之初。爲北德之一國乎。吾當主張邦聯。苟吾今日而爲日本乎。吾當保守單一。今吾對國人而談邦聯。特以吾國獨宜此制之故。非有他也。吾避濕寢焉。暇計鱸之知否正處。吾食鴛鴦焉。暇計鴟鴞之知否正味。吾悅媼姬焉。暇計猿猴之知否正色。善夫餘杭之爲齊物之釋曰。一但當其所宜。則知避就取舍而已。一莊生之說。果安足爲愚病哉。愚謂聯邦之成。乃憲法以內之事。祇需輿論。無待革命。潘君謂此僅足證其制之適法。不能證其事之有利事利與否。本待更端以陳。前文專以破世論執著之見。今已承明達之士如潘君者。認爲適法。尙何望乎。

愚謂邦與地方團體之分。祇在權力大小之不同。潘君謂不同之度。苦無一定。此天下之公疑。無怪潘君以爲言也。關於此點。非詳細論列。殆不易明。姑以最簡單之語出之。地方團體之分。權限於行政。邦之分。權則賅乎行政與立法。凡地方有獨立議會。依據憲法。在一定範圍之內。可以自由創設法律。自由施之。政事而不仰承中央政府與議會之意旨者。斯爲邦。否則爲普通地方團體。如斯爲界。不中當不遠也。潘君翹英之地方團體以破愚說。『謂其非邦乎。則權力固甚大。謂其爲邦乎。則英又無聯邦之名。』茲所謂地方團體。殆指聯合王國中之英蘇愛威四族而言。其自治之權力。雖甚大。然終未達於設立獨立議會自由訂定法律之域。不得名邦。愛爾蘭今可如是爲之矣。則愛爾蘭獨別乎英蘇威而名爲邦。在事實止已無可避。故愛爾蘭自治案。英人亦曰聯邦自治案。不列顛自後果爲聯邦。茲案其嚆矢矣。是邦與地方團體之分。以英事證之。其界亦未或破也。

愚謂有聯邦之實。卽宜被以聯邦之名。實至而名不存。未之聞也。潘君曰。有之。宣王之射。名能九石。其實三石也。黃公之女。名爲醜惡。其實國色也。愚謂名存與否。是爲一事。人以感情作用。諱其名。不言。又爲一事。宣王也。射三石。實也。三石之名。卽存。苟不存焉。宜無人知其爲三石。而罪宣王之好諛矣。黃公之女。國色實也。國色之名。卽存。苟不存焉。衛之鏢夫。宜亦不知爲美。而悟黃公之好謙矣。而未已也。楚人贍山雉。而曰鳳凰。路人以爲真鳳凰也。買之。趙高陳鹿於廷。指以爲馬。羣臣相與馬之。斯時以雉鹿之實。而

(1) Federal Home Rule Act

得鳳馬之名。謂雉名爲楚人之欺。所隱鹿名爲趙高之奸。所隱可也。謂其名不存焉不可也。苟不存焉。欺與奸俱不得立也。尹文子所謂「有形者必有名……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黑白之實」是也。今若去其諛。潛謙者欺者奸者。則五色若雉若鹿之名。赫然在焉。果也實也。而名不存。未之聞也。夫以學者之恆態。定品物之本名。諛謙欺奸將安用之。果其用之。則又尹文所謂「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廢。翻爲我用。則是非焉在」。正爲邏輯者之所大戒。又焉引其事以問執之哉。以知愚曰「未之聞」者。亦於學子之間。未之聞耳。非指世俗言也。

潘君引荀子名無固宜。約定俗成。則不易。聯邦與地方分權之名。無所謂約定俗成。卽無不易。必守之要。然當知持論不先爲不易之名。他且不言。卽其本論已自限於迷離矛盾之域。且所謂約與俗。亦非一蹴而幾。是必有人焉。先爲是名。拋之牢彙之中。任其流衍。幾經演境。而後沿用不衰。愚固非其倫。世有作者。依於當仁。又何讓也。

潘君謂古之正名者。於散名不亟辯疑。未盡然。刑名爵名文名。其義甚固。不易濫用。無定而易殺亂者。散名耳。故孫卿正名篇。雖四名駢舉。而於前三者。未之置辭。獨首正散名十四事。韓退之號爲儒宗。文起八代之衰。原道一篇。所爲者亦正散名四字而已。他家所爲者。尤難指數焉。謂不亟辯哉。古之正名。以定上下之分。賞賢罰不肖。與今世正名辯物之事殊科。是誠有然。韓非言審合刑名。名意謂何形。當得何名。而審合之。易言之。卽何功當得何賞。何罪當得何罰。使不相差也。是之謂正。孔子所謂名不正。尹文所謂

正名分。俱是此類。往者侯官嚴氏詁邏輯爲名學。愚疑爲未當。卽有見於此。雖然。謂古者正名之事。全局於此。至無與今之邏輯合者。亦失之偏。若如潘君謂今爲之名。由學者之見解而有異。非如古所謂上下之不可變。賢不肖之不可混。卽不能引古以自證。恐尤未安。蓋吾人有取於古之正名者。亦取其正之之法耳。非取其所正之名爲不可易也。尤非謂有取於古者其名亦卽不可易也。且不可易卽古亦何嘗之有。在命物之名。毀譽之名。况謂之名誠有定稱。不易相蒙。然名亦何限。古之所正者。豈止於此。孔子曰。天命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荀子曰。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生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孟子謂性善。荀子謂性惡。揚子謂善惡混。一性之名且如此。誰謂必不可易哉。

人曰。今行聯邦。宜行聯邦之實。而去聯邦之名。愚曰。未聞實喻而名不聞者也。潘君曰。有之。童豎之知。去來今之類是也。此其弊亦同三石國色之譬。潘君當知愚所談者爲正名之事。乃以一名呈於爲邏輯者之前。而求其正。非內道。外道。漁工。水師。所俱能有事也。夫知其實而莫舉其名者。人人俱有此境。奚待旁求。特茲之所謂與彼殊途。此乃名實具存。論者欲寢其名而揚其實。事與邏輯相背。故愚不以爲然。曰。『未聞者。未聞諸爲邏輯者也。故其終詞曰。此邏輯之事也。』

上所陳述。皆依潘君原論。以次答之。不立條段。故無友紀。且利與潘君原論同布於世。而致辯之先。立案亦略。想讀者俱能曲諒也。請更以數語結之。潘君最後之忠告。謂聯邦問題。殆無專論學理之必要。誠然。誠然。愚論此題。剖爲三事。一言學理。以明聯邦論之可能。一言事實。以明聯邦於吾國爲必要。一言組織。以所懷之理想。立爲方案。就商國人。今所爲者。初步而已。而且未盡也。故此後之將受教於潘君者甚多。

顯少有以待之。惟就愚所已陳者言。潘君曰：「括撫偶有之成例。及一二學者之創說。又不足以證明其學理之充滿。何以不足證明。願聞其詳。以愚觀之。顯例六七流風。被於全世界。不得謂偶學者論此者多矣。而類有左右世界政潮之力。不可謂創即勉曰偶矣。創矣。而此種本近世新生之政。想前世紀以往之政。家學士何從執而論之。今不問其政想實質之若何。而徒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焉用此偶。且創者爲此。豈正名辯物之士所宜出者哉。此豈正名辯物之士所宜出者哉。」

政制論上

東 蓀

往者秋桐君曾於獨立週報著有政制商榷論一篇。舉內閣總統二制之得失。比較而疎通之。語無偏頗。論則精透。在當時固有選擇於二制之機會。秋桐君發爲讜論。以詔國人。正其所宜。今者何時。不惟民氣銷沈。新政掃地以盡。抑且舉前清所培養之新知識。新方法。新精神。一舉而廢之。現行之總統制。不過名詞相似而已。實則與總統制本爲風馬牛不相及。吾今重揭政制二字於愛讀諸公之前。不徒將畏人之竊笑。抑亦當自笑也。雖然。吾有一語。敢以自信。曰。除中國卽今日而亡則已。苟不亡者。無論遲早。吾人終有討論政制之機會是也。讀者若以爲吾言不甚明切。則更易辭以進。曰。今日之中國。唯有二途。一途曰。因外患而致亡。一途曰。聽其自然而變化。苟不由前之一途。勢必出於後之一途。爲無可疑矣。夫今日之現象。爲良爲惡。固得因私人自身之利害各殊。而不一其說。然謂如此現象。而能不變。足以維持至數十年之久。則全國之中。殆無一人能信之者。以此理。初不待上智而始辨之也。是則無論其變止於何度。爲變又爲若何。終可斷定曰。但一度變之爲事。而見則應用政制之時。卽至。應用政制之時。至則抉擇與討論之必要。亦必同時而來。故吾人於今日而爲政制論者。初非如博古家繹尋埃及金字塔之構造。乃正如天文家之研究彗星。今歲彗星飛過。乃逆記其歷若干歲時以後。必將重現也。且夫一國之民。知識能力不能逆睹世變之來。而預爲順應之法者。其能生存於今之世界。蓋亦鮮矣。則此篇卽視爲吾人

順應來日世變之預備。固未爲不可。讀者勿以空論而忽諸。豈僅不佞一人之幸而已哉。

新會梁公。近於大中華雜誌。抒發新意。以爲空譚政制。非徒無補於實際。且導入危途。國家必將受害。平心而論。所見誠不爲盡謬。吾非好辯。然竊不能無疑。今藉梁公之論。以爲吾篇之開始。

於是吾人首先發爲問題曰。今日是否無討論政制之必要乎。更進而問曰。苟討論之。其害果若何乎。吾不敏。對於第一問題。請爲之解答。夫欲國強民富。此無分乎上智下愚。其心皆有所同也。願若何得強其國而富其民。則必待乎良政治。此又不待詰而自明者也。於是吾人得綜括之曰。吾人之生。自朝至夕。其有所求。求良政治也。凡吾同胞休養經營。同有所求。求良政治而已。

然則若何而得良政治乎。梁公之言曰。吾又熟思求得良政治之法矣。蓋欲得之。惟有二途。其一則希望昊蒼。忽錫我以聰明睿智聖文神武之主權者。而其人又如佛典所說之觀世音。千眼千臂。舉一切政治。無鉅無細。皆自舉之。而一一悉應於吾社會之要求。如是則政治不期良而自卽於良。而不然者。則其二必由生息此國之人民。分任此國之政治。其人民能知政治爲何物。能知政治若何爲良。若何爲惡。其起而負荷政治者。人人皆有爲國家求良政治之誠心。人人皆有爲國家行良政治之能力。苟其心有不誠。力有不逮者。將不能見容於政治界。夫如是然後良政治可以得見。梁公之言。何其明切。由前之說。則聖文神武之主。不徒事實上不可得見。卽使凝爲幻想。吾人亦不能模寫其萬一。是則萬無其事。可不待論矣。由是可知得良政治之道。舍第二途外。更無他法。詳言之。卽除自國之人民。有政治知識。政治能力。知夫若何爲良。反是則惡。公同擔荷。以爲運用之外。則良政治乃永永不可得也。

夫欲一國之人民。知自國之政治。當以何者爲宜。則決非任擇一人。而可隨意叩之也。必其民先有充實之知識。富足之判力。對於世界政治。有明晰之印象。對於本國國情。有深切之體驗。夫然後始得辨政治之良楛。而能定取舍之方針。然而吾民何若乎。吾殊不敢以誇大之言。貢媚同胞。而取一時之快愉。吾誠知吾親愛之國人。尙未足以語此也。且吾之爲說。亦非過於自貶。吾見今之論國運者。輒曰五千年之文明。以文化論。中國斷無亡理。言固可觀。理實未足。如彼埃及猶太。文化雖存。國則亡之久矣。徒留歷史上之古跡。爲後人憑弔之資而已。然則文化又烏足恃哉。姑勿論今之復古。有特別之命意。與其謂之復古。則毋甯謂爲復帝。即使其真能復古。果足以支掌危局。否。吾知賢者必不作此答也。是則爲今之計。唯有使吾民應乎世界之大勢。合乎政治之潮流。而先得充足之知識。美滿之能力。於政象能判其良惡。於措施能定其去取而已。其他皆隔膜之談。無足取也。

夫使人民皆有判別政治良惡之知識。決定政策取舍之能力。必由人民自求得之。非能執全國之人。納於一塾。執政政治原理之書而課之也。詰者將曰。民不自求將奈何。吾敢應之曰。民不自求。非民之罪也。夫一羣之事。一羣之共公利害也。利害之所在。注意隨之。謂人民對於政治之進行。不能自求。吾殊不信。其所以退縮不前者。其因無他。卽有大力者。壓制其上。是已。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凡足啓發人民活潑之氣者。必多方以杜絕之。致民無生氣。惟知仰食。安有餘暇。而求政治之改善。故曰。民不自求。非其罪也。是則居今日而曰爲人民輸入知識。第一當啓發其對於政治之興味。苟其興味得繼長增高。則知識必漸以發展。而政治得日臻完善。特啓發興味之道。首在去壓制者。次在留有活動之機會。於是人民不畏

大力之強制而有基礎之自由。(一)本此自由而爲活動。則興味必日以增。知識亦必日以密。良政治乃於此中得之矣。

合觀以上之說。可知得良政治之道。惟在啓發興味。與夫輸入知識。則吾人今日爲政制之討論者。亦不過欲引起國人對於政制之注意。喚發其討論之精神。切磋之方術。俾其興味得常。此不減其知識。由懷疑而卽於正確而已。是則政制之論。非徒不含煽惑與激刺之性質。抑且足以陶鎔民智。若一國之民。不識政治之原理。卽謂得以安然帖服。不致犯上作亂。徵之歷史。實無是處。(二)彼泰西先進各國。自改民政以來。絕不見革命之再現。其故決非由於使民由之而不知。乃正使民知之。知其中之奧秘與利害。則得而公同肩荷之。所謂公天下是也。南海康先生嘗謂近世國家。所以異乎古代。亦卽近世人民所爭而求之者。卽爲公有國家與私有國家之別。(三)吾以爲此語足以概括近世一切文明矣。故依吾之所見。不但討論政制。極端無害於國運。抑且欲抑止暴動。消弭革命。舍以研究政理。導國人於正軌之外。殆無

(一)見拙作制治根本論、

(二)一國之民、若無正確之知識、乃更易於叛亂、證以吾國歷史、尤爲易見、漢以後以人臣而篡位者、不知凡幾、夫當時未嘗不以安分守己爲教、然而戰亂相繼、

平均不滿百年、必有大亂、則又何耶、是則叛亂之生、決非安分之勸告足以弭之、亦非激煽之言論足以啓之、前清以滅賊寬刑爲政、而三百年中、每不及五十年

必有亂作、是其明證也、卽以辛亥一役而論、謂純成於革命之學說、有誰能信、漢陽失守、武昌垂手而得、革命之事、行卽烟消、彼北軍遲遲不發、用以迫清廷之

退位、蓋別有深意、與激烈之言論何與哉、

(三)見不忍雜誌、忘其篇目、

他途非曰一言討論國可立強。然吾頗信國人有一分研究之精神。於是是非必明。切一分而受欺。被愚之程度亦必同時減少一分。不佞往察吾國之商民。以爲今日幸得維持現象。不然亂且無已。故痛詆國會之搗亂。黨人之猖獗。實則以知識幼稚。遂爲時論所蒙。且爲一方面之言所欺也。吾人以銳目觀察世局。彼所謂統一者。又何嘗爲真正之統一。驕兵悍將。分布於野。巨奸宵小。參列於朝。不過以利害關係。偶爾相同。遂致維繫一時。不爲決裂。正如以一紙而蒙棋局。割據之勢。乃不得見。若揭去其紙。四分五裂之形立現矣。彼商人者。未能解此。猶作釜魚之樂。不亦哀哉。至於國會。則吾人所親歷於先進國者。尤足以爲教訓。各國議會中黨爭舌戰。較之吾國。殆無遜色。願吾則蒙以搗亂之罪名。遂不見容於社會。彼行吾之實。而社會轉以致敬焉。其中之樞紐。可以悟矣。秋桐君嘗謂苟非有大力者。節節爲共和之製肘。則斷無今日言之透澈。實無比倫。平心論之前此之國會。良國會也。吾願以賢人會議（一）之名詞加之。蓋其間大多數爲新進之賢俊。實不啻舉國內所有新政治之知識者。悉數收納之。其在他時。此種人物。以不有地方之深厚根據。未必盡能膺選。今者居然得之。則國會之良於此。可徵。彼淺識之徒。不能判別是非。眞僞。遂爲大力者所愚。然則啓發民智。以減少其受欺之程度。甯非當務之急哉。

以上所論。用證研究政制非徒無害。且更有益。吾今竊本斯旨。願爲政制之研究。區區之意。不過欲國人知政制之原理。與夫良惡之標準而已。特詳論總統內閣二制。以限於篇幅。非此所許。則僅述其根本之

(一) Wilensgenot 此言賢人會議。乃英國古代之會議。由貴族等組成之。此不過借名。實乃不類。幸勿誤會。

精神。與其存在之原則。至於抽繹條理。列舉情狀。當俟諸異日也。(一)

有一制度。而能產良政治者。是謂良政制。夫政治若何而良。吾於前已言之矣。則所謂良政制者。不外乎能啓發民志。使聰明才力。皆得自用。情感利害。咸足自安。更以明晰之言表之。即使全國聰明才力之最高量。得以表現於上。全國情感利害之最低度。得以相安於下。夫聰明才力之最高量。得形容於政治。則所謂立法司法行政。悉得美備而完善焉。情感利害之最低度。得交融於社會。則橫決破裂之禍。賴以免。而自由發展之基礎立焉。反是則才智之士鬱於下。昏瞶之人弄於上。政令一乖而羣道潰矣。以擾民爲政。欲其民不挺而走險。不可得也。此理初非近代發明。古人早論之矣。所謂爲君者必擇賢任能。且必與民以休養。否則佞臣弄權。巨奸竊柄。重剝民財。橫殺無辜。則人有戒心而亂機萌是也。近代所明。雖不外此。然不恃有賢明之君。由君爲之選擇。賢能休養。民氣乃建立一制度。由此制度。使人民有自然發展之機會。自由運用之作用。凡民之聰明才力。得悉數盡量。以襮呈於其上。於是休養於茲。奮發於茲。無互相殘虐之事。無一人獨占之利。人民之情感利害。得以融洽。由人才表現於上之說。則政治趨於良。由情感相安於下之說。則社會賴以固。特有休養生息之民氣。而後始有超羣絕倫之才智。易辭以明之。必人民有自由之基礎。而後始得自用其智能於政治。故有一制度焉。能導民之智能運用於政事。而致善焉。則必先許民以自由。藉此得自發展其天賦之性也。

(一) 評論總統內閣二制者、秋桐君之作外、尙有蓋公武君之英國政治論、於英制述之甚詳、而於內閣之精神、尤有開發、拙作內閣制之精神一篇、載廣東官報、亦可

吾人爲良政制之汎論既竟。請更細繹其要素與構造焉。夫與民以自由者。其制度自身機關之職權。必有嚴密之限度。然以制限而論。言之匪艱。行之維艱。決非一度規定於法律。其限界遂得而立。故往往法律無恙。而實權已變。此種先例。隨處皆是。不待詳舉也。是則制度而欲其有嚴密之限度。不可僅求之法律之條文。尤當於各機關之配置。務取其互相控制。互相平衡。於是一機關之權。常爲他機關所限。苟出於非分。得互相督責之。蓋使全國之政權。不集中於一點。則一機關斷不能凌駕於各機關之上。而不受控制也。凡此諸義。吾於他作中已詳陳之。茲不復贅。唯爲概括之詞曰。機關配置。得以互相控制。與平衡者。良政制也。

茲本斯義。於總統內閣二制爲之批判。夫總統制者。美利堅之產物也。吾人欲知其性質。不可不追尋美人立國之歷史。與夫創制之命意。盎格魯撒遜人種。富於自治之能力。當其原始。卽羣居而議政。(一)一羣之事。必待公議而後行。此風由來久矣。腦門征服英倫。然於政事。仍不能不叩諸衆意而舉。此所以英吉利爲議會政治之祖國也。美利堅十三州。爲英倫之殖民地。英之殖民地。若加拿大。若澳洲。無不基乎其國民之特性。而實行議會政治。惟美獨否。甯非一至有味之問題乎。以吾觀之。美人所以創新制者。實有不滿意於英制之點二。

- 一、英制中三權分立不明切。
- 二、英制對於個人自由少數權利之保障不完備。

(1) 見 Masterman, The House of Commons, P. 4 et seq.

以上二點。徵之彼費拉德費亞之憲法會議中各議員之言論。殊爲易見。有葛萊(一)者。力言行政部之宜於獨立。而排由議會選舉總統之說。蓋當時之議決。總統爲行政部之長。任期七年。不得連任。由議會選舉之。(二) 審查會既已通過。其後有加羅爾(三)者。提議改議會爲人民。足以少數否決。(四) 則當時之形式。固與法蘭西今日之憲法相似。然而於各州委員會。(五) 首改七年爲四年。改議會爲選民。(六) 由此委員會報告於大會。卒無異議而通過。則美人不欲以行政部受制於立法。且尤不願英制之三權混合。蓋爲普遍之心理矣。白脫拉(七)致書於英人。其書中痛論美人創制之苦心。並列舉英制而比較評議之。(八) 則總統制之根本命意。於此可徵。不特白氏言之。且馬第孫亦爲之說明。其以爲三權分立。

(一) Gerry, Elbridge, Massachusetts 州所選出之憲法會議員。

(二) 當時審查會(Committee of detail)之草案。Art. X sect. 1. The Executive Power of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be vested in a single person. His title shall be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his title shall be "His Excellency". He shall be elected by ballot by the Legislature. He shall hold his office during the term of seven years; but shall not be elected a second time.

(三) Carroll Daniel, Maryland 州所選出者。

(四) 當時憲法會議。皆以一州爲一表決權。其結果贊成者二票。反對者九票。見 Farrand,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II, P. 337, 402

(五) 由各州一人組織之。共十一人。亦曰 Committee of eleven.

(六) 各州委員會之改正。與現行之憲法正同。不過文句未周密耳。見 Farrand, II P. 497, 8

(七) Butler Pierce, South Carolina 州所選出者。

(八) 見 Letter to Weedon Butler 1788 其間論英制之處。證以今日英倫政象。乃多不符。

非絕對不相關係。乃謂不能全部相混耳。馬氏列舉各州之憲法。其間皆有三權分立之明文。而實際上行政長官。多由立法院選舉。而司法官亦多由行政部任命。且上院亦具有審判彈劾之權。(一)故雖有三權不可混合之法文。而仍不免於部分的關聯。(二)馬氏詳論此旨意在勸告美人贊成新制之憲法。蓋當時頗有因憲法中三權之分不甚嚴密而疑之者。馬氏之言。即對此輩人士而發也。各州憲法之制定。在聯邦憲法之先。其規定分權。殊爲明切。則美人之心理。從可知矣。蒲徠士謂美之聯邦憲法。一方以英爲模範。一方以各州之憲法爲標準。(三)此言乃精切無倫。故吾人欲知其中央政制。不可不先一按察各州之政治制度。各州有所謂州長(四)者。實一縮型之總統也。在未制定憲法以前。所謂十三殖民地。其州長多由立法部選出。今則改爲由人民直接選舉矣。於此則美利堅立國之根本精神。可得而推知也。彼蓋深惡三權混合多數壓制少數之制。乃以殖民地時之經驗。與其祖國英倫政制之參證。遂毅然建立新制。其新制之成功。雖非盡屬徼倖。然實出於冒險。夫一國之政制。無論其積極方面。命意何在。而其消極方面。無不在防遏野心家之恢復專制。美人對於總統敢付以重權者。蓋早知有華盛頓其人。也。蒲徠士曰。『總統之創設。謂其模擬英憲。則不如謂其取法於本國爲多。蓋各州皆有州長。且其間亦

(1) The Federalist, No. XLVII, XLVIII, XLIX

(1) partial mixture

(三) 譯曰 American commonwealth 一時不能揭其真數

(四) Governor 並有所謂 Lieutenant Governor 者。與副總統絕同。亦爲該州之上院議長。

有以伯理璽天德名之者。此外則議會 (一) 於戰中及戰後之軟弱現象亦足有以促之。於是衆知必付託於一人。乃鑑於當時議會之無能也。雖有以權力集於一人。適滋後患爲慮者。然卒以有華盛頓其人而消。故雖辯論甚熾。而心目中則皆以爲今日之憲法會議長足爲他日之聯邦總統。預知有適當之人而爲立職 (下略) (二) 是則美人之成功實出天賜。苟無華氏其人。則危險至若何程度。誠未可逆睹。若彼墨西哥終歲騷亂。亦未始非總統制之賜也。

美人以英制爲不健全。故別建新制。夫當美洲獨立之際。英倫方在佐治第三暴政之下。其不健全。初不待論。美人當時之所見。爲帝權之過重。議會之無能。故彼以爲欲求優良之行政。必付託於英傑之一人。同時又必設以制限。定其督責。俾無恢復專制之虞。且更知足以防遏專制。消滅野心者。厥惟三權分立。彼嘗以此權力分立之理。實驗之於各州。以剛性之成文憲法爲之運用。此外彼更知人民之自由爲最足可貴。故不使一機關而握大權。以致危及自由。本此原理。演爲制度。此美制之由來也。吾人欲評其制之良劣。當先驗其民德。吾以爲美利堅當獨立之際。人才輩出。人民對於政治。確有觀念。其觀念雖不得謂若何發達。然正足以運行其當日之政治。觀乎哈密敦與馬第孫之論文。可以知矣。蓋當時人民所慮

(一) 當十三殖民地各獨立之時。即有議會 (Congress) 或譯爲公會。以其在未組織聯邦國家之前也。今仍用議會。讀者宜注意焉。

(二) Bryce, *ibid.*, I, P. 38-9 預定華氏爲總統之事。即白脫拉之書札中亦言之。"Nor, Kintre Nous, do I believe they would have been so great had

not many of the members cast their eyes towards General Washington as President; and shaped their ideas of the powers to be given to a

President, by their opinions of his "Virtue."

者。各州之權。將爲中央所侵吞。總統將爲暴虐之主。上院將成少數專制。下院將擁莫大之權。大州將壓制小州。(二)雖哈氏等所見者。適得其反。然即此亦足證國民確有政治上之見地也。間嘗論之一國之民。能知國有野心者。其害甚於猛獸洪水。則其民方有自新自拔之機。美人知專制之宜預爲防遏。野心者之宜預爲杜絕。即其所以立國之道也。哈氏等惟恐此思想趨於極端。致疑及憲法之不適而不肯贊同。故發爲言論以闡明憲法之精義。於是美人知憲法非唯不使中央侵吞各州之權。抑且於中央之權設有嚴密之制限。非唯不使總統爲暴政者。抑且於其權限爲周詳之分配。上院不足爲少數專制。下院亦不能握最後之高權。大州小州之間。權利初無分別。故憲法施行之初。尙不免懷疑。迨施行有日。衆疑冰釋。追認者乃紛至矣。彼制定憲法者。初非以所抱之理想而強其實現。乃正體驗人民之心理。知人民之所欲而利導之。人民惡野心家之思逞。一機關之專橫而喜正確之自由平等之權利。於是憲法一方以杜防野心家。他方復建立鞏固之政權。一方以阻止一部之專擅。爲嚴格之分權。他方復使各部關聯不致渙散。一方以保障人民自由。維持少數權利。而他方則樹立強有力之政府。(三)凡此皆因人民之所欲而加以意匠爲之利導也。

由是觀之。美人所以奏厥成功者。其原因一在人民有政治之觀念。一在無野心家。思利用政制。前者成於人功。後者出乎天賜。若吾中國。則人民對於政治。初無一定之情感。於有國會時。既不覺有若何之福。

(1)詳見 Bryc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jurisprudence I p.367-9 (Essay VI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as seen in the past)

(二)強有力之政府、謂政府之意思、即全體國民之意思、故爲強而有力、非謂政府之強力壓制國民、此不可不辨也、

利於無國會時。亦不覺有若何之苦痛。司法獨立之際。人民所受者。爲苦爲樂。既不之辨。迨打消獨立之後。亦復漫無感受。故非徒現行之政。不能判其良惡。卽已經之事。亦無從擇其善否。吾友丁君佛言。嘗謂吾國多數國民。一部分爲良懦。一部分爲鬼怪。除有身家溫飽之要求。而外國之執政。爲前清皇帝。可爲民國總統。可甚至爲洋人所統治。亦無不可。是則以吾國今日之狀態。與美人當時之情形相較。其不相符。抑亦明矣。若論野心家。則由一而二。由二而三。乃可推至無窮。此種野心家。既已生存。卽無法使其消滅。若得加以制限。驅入正軌。則非有極大至偉之民力。不爲功。故卽以野心家而論。吾國與美。尤不相類也。

於是消納野心家之法焉。使其擁至尊之名。而實權則有制限。此英之內閣制是也。吾人於此請論內閣制。

夫內閣制何由發生。茲暫措置勿論。先以美人當時所不愜於英制者。與今日之英制一比較之。美人以爲英之三權分立。不甚嚴密。少數權利之保障。亦不明確。然吾人據今日之英制而觀。非徒英制確有控制與平衡。之構造。且其構造之中。更有實質上之平衡與控制。美人亦知極端之平衡與控制。爲事實所不能。卽能之。亦非國家之福。故必有關聯也。吾人則見英制之關聯。乃較美制更爲周詳完善。於是吾人得於英制爲之說明。亦約有二點。

（一）消滅野心家之法。唯有革命與暗殺。然二者皆非國家之福。亦人道所不應有也。

- 一、美制以三權分立之平衡與控制。求之於法律。英則求於事實。
- 二、美人以法律爲少數權利之保障。英雖不認有此制度。而實質上少數之權利固未嘗因此而少有損害。

欲說明以上之理。不可不溯內閣制成立之歷史。夫內閣制之根柢爲議會。故論內閣。又不可不先述議會。英人有議政之風。乃傳自古初。既言之矣。蓋臚門豆之入主英倫也。凡徵收租稅。制定法律。非王所能專。非王不欲專擅。乃事實上非叩各地主之意。不能行也。於是有議會之設。又以平民與貴族不便同居一室。遂分爲上下兩院。(一)然在當時。以貴族院爲重。庶民院不過用以制限而已。(二)於乾母斯第一之世。議會中始有非政府派之發生。所謂清教徒者。有一定之主張。爲制限王權之動作。蓋當時權力乃萃於庶民院。而貴族院已早墜其勢力矣。其後王與議會之爭愈烈。幾次解散。卒以財政困窮。不得不再開議會。孰知議會既立。反抗更力。王乃不悟。致演革命。(三)雖其間經若干變化。而議會卒以此而有力。此內閣制所以發生之根本原因也。然更有一因。卽樞密院。(四)是蓋英自有歷史以來。王之施政。無不

(一)或云。當時集會之室。一在樓上。一在樓下。故有上下院之稱。

(11) "The House of Lords was once the strongest power in our Constitution and the Commons only a checking body." Mill,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h. XIII

(12) 詳述清教徒之改革者。有 Gardiner The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of the puritan revolution

(13) Privy Council

有所諮詢。凡一命令。皆須大臣爲之副署。(一)此猶前清所謂祖宗成法也。樞密院爲王之顧問機關。大臣且有兼任樞密院者。故君主不能爲惡之原則。固由事實上推演而成。而非單純之法律原則。迨乎全國之確信既定。則無敢越之矣。由樞密院中更分爲一部分之重要會議。然後迭嬗發展。遂成內閣。故內閣必爲合議制。蓋以此也。於維廉第三之時。始專任議會中占多數之黨魁爲大臣。內閣制之完成。乃自此始耳。

是以吾人於法律上。初不見有內閣。所見者惟諸大臣各掌一職而已。羅偉曰：『憲法之習尚。以國家各正當機關。於法律上諸權爲之分限及規理者。乃以中央最高之指揮駕御之權。付於一不見諸法律之機關。蓋內閣之各員。皆爲有公職之官。由法律而設。然其職則非爲內閣之一員。故彼有二重作用。自個人言之。各爲官吏。處理國事。執行部務。自綜合言之。則定一統之政策。且與各爲官吏之事無關也。』(二)然內閣之性質。不僅此也。內閣之閣員。自法律上視之。爲散立之大臣。此諸大臣各有相當之部務。若自其法律之背後觀之。則非徒各大臣互相一致。爲一合議制。且內閣總理。尤必爲下院議員。同時且必爲多數黨之首領。其他閣員之選任。乃出於總理之自裁。其對於議會。負有綜合的責任。(三)凡此雖爲內

(1) Dicey, *The Privy Council* P. 31 et seq.

(2) Lowell, *Government of England*, I, P. 34.

(3)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即所謂連帶責任。

閣之性質。然不見諸法律也。(一)

吾前已言。詳論內閣制之組織。非本篇之主旨。茲故從略。特有一事。不可不注意者。英吉利所以得確立內閣制者。雖源於下院之屢抗王議。王乃不得不擇下院中多數黨之首領爲宰相。以期政治易於運行。然出於下院民黨之力者。固多而出於王之甘心退讓者。亦復不少也。故當內閣制之初成。英王乃爲有力之要素。且王權亦未嘗如今日之虛蛻。推其所由。在議會不能不開。不開則租稅無由徵收。財政陷於困難。開則民黨屢次抗動。王乃不得已俯順輿情。以議會中多數黨之黨魁爲執政。於是政出無阻。治乃愈進。孰知此端一開。民氣愈張。內閣遂至鞏固。此英倫之內閣制所由成也。若吾國當軸。初不必有求於議會。議會雖停止。至若干年日。其於財政亦無若何之苦感。議會既可立。則內閣更有何望。於是可知英人於曩昔已早有實質上控制與平衡之制度。與我乃至不相侔矣。且以英之現制而論。內閣控制議會。而議會又控制內閣。內閣控制英王。英王又復控制內閣。總之英制。雖無法律上之控制與平衡。而事實上之控制與平衡。則未嘗有異也。

是以當時美人所觀察之英制。與今日之英制。乃至不相同。英王之實權。已漸蛻化而幾於零。所存者名而已矣。吾人得謂英美二制。正異曲同工。殊不能分其上下。判其高低。特可言者。美人於無野心家之時。預創平衡分配之制度。以防專制之復燃。英則力迫野心家讓出一部分之政權。由此而逐漸發展。得底於今日。則吾人於此。知所擇矣。

(一)學者有謂此諸性質。皆在法律之背後。故曰 Die metajuristische Natur des Kabinetts. Halschek, Englischs Staatsrecht, II 2145 (S. 85ff.)

吾論至此。暫爲綜括之詞曰。無論若何。政制凡足以樹代表政治。惟民主主義之基礎者。其消極方面。無不在防遏野心家之恢復專制。換言以明之。近世國家其創制之精神。雖在啓發民志。然同時無不爲專制復興之預防。用以消遏野心家也。蓋當民智已富。民力既豐之時。代表政治之基礎。久已鞏固。由社會事業之分化。教育之陶融。傳說之制裁。風俗之利導。則野心家自然消滅。故近世各先進國中。殆無一人欲負國家以趨者。雖爲最初創制之功。然亦其後教化之力也。若在國本飄搖之際。民力既不足。民智亦無定。一切政治制度。皆未確立。則野心家必乘機而起。乃自然之勢。而不可幸免者也。當此之時。則賴有一種平衡控制與分配之政制。使野心家無論若何。不能握全部政權。於是。由互相督責。互相抵制。互相畏懼之中。以驅入正軌。由是以觀。則總統制與內閣制。殆同一功用。特總統制不徒使野心者入乎其中。而不能恢復專制。且足令其望而退縮。若內閣制則名位既定。雖讓出大部分政權。而尊嚴無損。故前者僅足拒之。而不能消納。後者非但拒後起者之窺覷。抑且消納已存之暴主。是則以吾國之情態。論終以內閣制爲宜也。

換言以明之。良政制之積極方面。既如上述。所謂使聰明才力。得以迸發。而自用於政治。然其消極方面。則莫不爲暴者之剷除。務使全國之中。無一人敢作竊國之思。故剷除野心。亦立國之要道。苟國中野心者迭興。則其民族必無或幸。此又歷史所示吾人之鐵證也。剷除之法。莫不由政制之平衡與控制。特有時消納之由。漸而進。有時杜絕之由。頓而成。若吾國之情態。去其一。復生其二。訴之於武力。將不勝其煩。而國力必於屢次革命。消耗盡矣。故吾以爲今日。惟有消納之法。使野心者得讓出一部政權。由此而徐

徐發達焉。則最後之結果可期也。至事實上能行與否。非吾之所欲問矣。此外更有一制。足以消遏梟雄者。是爲聯邦。聯邦之制。於中央政制之平衡與控制外。更有二重之控制與平衡。本乎地方之情勢。尤足以利導政治。乃更進一步之組織也。吾將與下期論之。

紀中日交涉

詔雲

歐戰勃發。全球震撼。吾國於國際所處。關係極複雜。而地位至微弱。啟戰以來。上下惴惴。求所免禍。尤冀有保國之責者。殫智竭誠。應付鮮誤。或能徼倖。拔此難關。今則歐事方殷。危期未去。而舉國所憂慮之大。患已一部實現。於所謂中日交涉者。夫國際利害互爲因果。彼歐洲禍亂之本宗。及今尙未遽臨。而旁枝橫生。所構之國難。已若是其難堪。則未來者。大可推矣。語曰。痛定思痛。吾方恍於未來之痛苦。寧有定時。惟在今日。則所謂中日交涉。業告一段落。於是對於已往之痛苦。且不忍不記其所受之概略。暨夫所由受之途徑。蓋亦且痛且思云爾。悲夫。

中日交涉。兆自歐戰。夫固人盡言之矣。若追溯遠因。則兩大不並立。東鄰圖我。由來已漸。卽謂肇於甲午。迄役成於日俄之戰。殆無不可。茲且不具論。惟就今次事實而紀其顛末。亦當斷自昨年八月十五日。日對德發最後通牒爲始。至今年正月十八日。日使提出條件。特談判之開始耳。夫普通國際談判。尙必求所以構成之因。矧若是戕人國脈。制人死命之要挾。我卽至弱。而列強互制。未嘗少怠焉。敢唐突。或有差池。於是盤馬彎弓。勢必有百五六十日之醞釀。亭毒而吾國當茲。未雨絕無所以綢繆。逮夫成熟。而二十二條之提出。遂卒無由倖免。故起昨年八月十五日。迄今年正月十八日。是爲交涉之準備期。起正月十八日。迄五月七日。爲談判期。七日以後。至九日。爲談判之危迫期。九日以後。至二十五日。爲締約及簽字期。至六月八日。兩國全權在日本外署交換批准。而強鄰所耽耽逐逐之大部分。遂乃確定。然有所謂第

五號中之五項。尙大書特書於答覆文中。曰。日後協商。而其國加藤外相答議員質問。亦昌言俟有時機。再行提出。又其國松井外務次官。於本年六月八日衆議院委員會中。亦言欲俟適當時機。再行提議。惟議員伊東知也詢以時機何在。則答難明言耳。然則此次交涉之終了期。竟未及達。居今日而秉筆記其本末。人尙不許我有最後一葉也。

國際間之不能無裨。闔鉤拒。猶之弈然。勝負之數。類決於布局之初。逮實見諸談判。則以強遇強。互讓之度。已屬僅少。矧在弱國而欲圖功於焦頭爛額。寧有幸乎。故吾人所痛惜不置。不在乎談判以後。而在其準備伊始。人之準備卒底於成。皆吾之失敗。有以釀之。馴至非受其談判不可。則終局所屈。思過半矣。及今觀之。日人準備之功。首奏效於用兵膠澳。自有是役。遂得攫取山東權利。尙其小焉者爾。而因以闖入英俄法之聯合關係。尸保障遠東之名。收獨步東亞之效。卒鉗各國之口。而獲遂其乘間挾之私。陷吾於孤立。肆所操縱。而莫或牽制。偉哉此役。所繫至巨。顧其所以能構成之者。果誰之咎歟。方。昨。年。七。月。三。十。日。奧。塞。宣。戰。其。越。日。俄。德。法。繼。之。在。遠。東。之。吾。人。一。時。尙。未。能。遽。斷。其。影。響。何。若。也。旋。日。政。府。於。八。月。四。日。宣。示。態。度。謂。萬。一。英。國。投。入。戰。爭。於。日。英。協。約。之。目。的。或。瀕。危。殆。日。本。爲。協。約。上。義。務。應。執。必。要。之。措。置。其。翌。日。而。英。德。絕。交。卽。喧。傳。人。耳。識。者。於。是。知。所。謂。限。戰。禍。於。歐。洲。竟。成。虛。望。而。擾。東。亞。以。禍。吾。國。者。乃。不。在。西。而。在。東。顧。政。府。方。驚。愕。不。知。所。措。於。八。月。六。日。倉。皇。宣。布。中。立。日。人。乃。謂。我。以。無。準。備。無。責。任。宜。也。其。應。付。又。極。迂。緩。七。日。始。電。日。美。公。使。令。與。兩。國。政。府。協。商。防。患。之。策。駐。美。夏。使。旋。覆。美。不。反。對。而。駐。日。陸。使。則。報。告。大。隈。氏。婉。示。同。意。之。不。可。能。夫。加。入。戰。局。權。固。屬。人。而。免。禍。之。術。端。

操自我。我力果足起而糾合未戰。諸國以從事積極維持。我即微弱亦自有其消極方策。日所憑藉者惟英所尋釁者。惟德德在吾國。僅一膠澳。足供口實。惟時駐京德使亦知膠澳難守。曾提三例。願以自處。一原駐艦隊離入太平洋。二小艦卸除武裝。三膠濟路中立。暫歸我理。德使並曾告日使。日使不答。揚言中國果容此議。日決不認。且不能阻日本之行動。夫日使所言。固應爾爾。惟吾國乃遂被所恫喝而不能出奇制勝。以實見此議。將有偏於英乎。則考英德宣戰。在八月四日。而日政府亦適於是日宣布與英共行動。蓋英日秘商。遠在四日以前。英有戰德之決心。竊懼其在波印極東之利益。或真瀕於危殆。不得不假助於日。而不意日人乃利以求。所大欲於我也。八月七日。英受日合攻膠澳之提議。而爲答覆。九日日政府復商之。英使十一日。英使覆請日猶豫。十二日。英使附以交還我國之條件。且示同意。十三日日英再商。十四日始得英最後答復。十五日經御前會議。而對德之最後通牒。乃於午后發表。此中消息。固難盡明。惟英之聯日於始。拒日於繼。卒乃勉與同意之跡。則固躍躍如見。當夫既拒之後。尙未同意以前。何莫非說英以實行德使之策之機會。矧其時美之態度。已極明確。自日人示其與英共行動。美即回牒。以日本履行協約於極東所爲。實延禍亂。美難默認。須得相當之保證云云。蓋英日之議。方未帖協。德使之策業已提出。而美政府復宣言如是。當此之時。謂吾國終無術以免膠澳戰禍。恐亦未見其必然也。日人尋釁於德之秘謀。經旬日之波折。卒無有能破其成者。於是不惜以山東一隅之故。而樹百年之勁敵於德。此中得失。日人當早較量。苟非有大利可圖。幾何不類狂癩。而其大利所在。又決非逕求之於日德交戰直接之效果。何者。青島還附。既附條件於英。而南洋各島。復予美以非即永占之誓質。戰德直接

之效果。所獲如是。然則日所大欲。固別有其間接所在。間接之效果。維何。非假戰德以聯英。聯俄。聯法。而又獲與吾接觸。以爲要挾之發端者歟。方歐事初起。其國論沸騰。不外乘此機以樹立權威於我。其政府且咎在野派之言論放縱。過不負責。在吾人亦以日即無鑿。必難驟出無名之舉。誠見其於歐戰尙未結。何等關係。苟突加橫逆於我。則尙非世界大勢所許也。孰意其政府外交敏決。不出旬日。一舉而援同盟之義。結好於英。且因以闖入協商。側緩俄人。遠東之備。俾專力於西。日俄交驩。日法之好。以因乃出實力。抗鞭長莫及之德。以虛言誑戰備未修之美。而其獨占東亞之局。遂乃告成。獨步東亞云者。即肆所欲以宰制吾國之謂也。故日德戰啓。而其於我之必有交涉。遂成定勢。顧日與我之交涉。乃以強臨弱。以野心者臨。孤立勝負之數。惟決於有無之始。在勢既成。必有則內容之嚴酷。非亦已爲定數哉。

日德未戰以前。日之於我。抱要挾之志。有要挾之機。日德既戰以後。斯並其所布要挾之局。亦告厥成。繼此所求。惟力擴要挾之內容。以期不負此千載之遇也。

擴夫內容之第一步。則在九月二日日兵上陸龍口。我乃於翌日爲局。部中立之宣示。先是日牒德後尙未滿期。而美國駐日大使賈士理氏。即曾於八月二十一日訪日外相加藤氏。告以如在膠澳以外用兵。當與美人協商。其於日人肺腑。蓋已洞見機先也。顧我則知覺痺鈍。迨見日德絕交。方始惶恐一時。北京排日之論頗盛。日本代理公使小幡氏力白其非。駐日陸使旋亦電政府。謂日無領土野心。我遂信日實無他。八月二十六日。外交曹次長出席參政院。尙言不幸開戰。則中國政府應依膠州租借條約。劃出一百中里。爲自由交戰地。乃未幾而小幡氏即出其交戰區域之要素。其國人有賀長雄復建言可援千九

百零四年日俄戰爭成例。英使朱爾典從而和之。我初猶堅持百中里之說。日則劃自黃河以東。卒乃折衷以龍口萊州及接連膠州灣附近各地爲範。此議於八月三十一日。卽由駐日陸使通告日政府。越日而日兵上陸。因招德奧三次抗議。伏禍機於將來。而日人以此遂獲煙濰借款權之根據。且其足跡所及。愈廣。則開放商埠之請。愈挾以俱來矣。

其次爲占領膠濟鐵路。我國當劃定交戰區域。乃於此橫亘區域之鐵路。自始未能協定明確。僅外交當局與日使有濰縣在區域以外之口約。逮九月二十五日日兵據濰縣。翌日我提出抗議。所爭亦僅及濰縣之非交戰區域。而於鐵路未道一詞也。日使置而不答。二十八日突赴外部。爲非公式協商。謂占濰縣志在鐵路。於交戰區域爲別事。且強陳其於濰濟間有必占之理由。四。我於二十九日復提抗議。十月一日日使突告我日兵當以三日進向濟南。駐京英使聞之。急訪日使止之而無效。由是知英亦不利日。有是舉。惜我未能假其力以戢禍機先也。十月二日外交曹次長訪日使。會談極久。內容秘不得知。日使卽於是日正式覆我。列陳理由三。終歸之膠濟路乃租借地。延長占領與否。非中國所宜問。日政府且語陸使。迫我撤守備隊。以十月三日爲限。我政府陽懼無以對國人。暨各友邦。仍持抗議之態。而陰已莫如之何。密令撤張樹元所部日兵。遂於十月七日長驅直入濟南矣。膠濟全線既獲。沿線礦產相繼占有。由是而日人獲有繼承山東權利全體之資格。於日後迫我承諾之第一款。遂告成立矣。

日德宣戰。義在援英。則行動當範圍於膠澳。如英軍之所爲。乃一則擴其境於登萊。再則延其勢於濟南。皆非援英戰德必至之果。而我之外交。拙疏有以促成之者也。兩着胥敗。日人囊括全魯之勢乃成。以迄

今日乃得實現所謂山東條約者。聞當局於山東所失。尙自詡爲消極勝利。夫誠能收消極之勝利。則自始當限日人不出膠澳一步也。而顧何如哉。

日人擴大其要挾內容之經過。如上所陳。特已顯諸事實者。其他外交上祕密進行。東鱗西爪。難見全龍。惟按其跡以索之。則所偏重。乃在英俄。以其最所注意之。南滿與英利害最薄。必以解決懸案爲詞。丐其同意。次所注意之。東蒙與俄利害緊切。於是濟以軍需。供之武器。力結俄好。時俄方感日惠。高唱同盟。日人乘之事。遂以諸方日政府舉全力經營外交之際。而大阪朝日乃有中日議定書之登載。各國駭異。日政府旋於九月十六日。不惜冒不韙。而發布外務省令第一號。鉗制其國言論界。凡影響及於國交者。禁止揭載。其意豈僅懼犯怒於我。至十月下旬。其外交尙未成熟。大隈內閣至受元老詰責。交換覺書。元老始退。此說乃十二月十七日。其國議員吉植庄一。郎明揭之於豫算總會中者也。十一月七日。青島既下。其國人相繼迫以處置之方。外務次官松井氏乃宣於衆曰。對德關係。日本不能獨自了結。須視歐洲戰局之推移。然後及於青島。亦足立證其時外交尙未遽臻成熟。而其國政友會責以不乘青島陷落。卽開始談判於我者。尙爲遠於事實。過於責難之言也。其外交驟難成熟之主因。決不在俄。亦非在美。而實在其同盟之英。此時旅居我國之英人。抗日頗盛。其於青島善後。主張稅關合辦。守備加英兵一中隊。俱爲日所不容。又議收津浦煙灘兩路。津浦旋實行。而烟灘以違德原約中止。迄十一月二十六日。英使朱爾典尙勸我收回膠濟路。英日意志之相馳。有如是也。顧我未能利用。而日之外交。漸告成功。十一月十三日。召還其公使日置益氏。遲遲以迄十二月十五日。始令返任。日置氏之返任。乃其外交成熟之徵。而要

挾吾國之內容。必經準備確實者也。據最近日政府所發表公文書。則第一次提出之五號二十一條。日置氏實於十二月三日受諸其政府。其國加藤外相。並於是日交付訓令。授以方略。以時計之。距提出前實四十有六日也。然此尙得謂其內部極秘。我何由知實則。當日日人之言動。往往流露。不覺十二月十七日。其國議員小川平吉。質問有無旅大延期之交涉。外相加藤未曾否認。但言刻難答辯。不已情見乎詞哉。惟時我國尙未能執此以窺全豹。意謂日卽有求。不出山東。吾當拒以延俟。歐戰終了。其目光亦特注視山東。青島稅關吏之任命也。交戰地內之損害賠償也。乃至軍用電線之取除。交戰區域之撤銷也。爭之非不力。而日人視之蔑如。十二月十五日。首答覆賠償事。二十八日。繼解決稅關吏事。惟於撤兵問題。始固諉諸時機。尙早。逮其對我之準備已成。亟亟謀假以爲啓釁之具。適本年一月七日。我國再爲正式請求。而日人遂躍然據以爲口實矣。弱國外交。不能審度虛實。巧爲進止。卒乃於事無少濟。而授人以反詰之柄。不亦大可哀哉。

正月八日。日政府於我通牒。不屑作覆。惟致一警告曰。貴政府此次關於交戰地域撤銷之通牒。帝國政府乃不勝其驚愕。尤不禁其憤懣。帝國軍隊之行動。絲毫不因貴政府之通牒而受其拘束。且此次中國政府之通牒。尤爲違反國際之慣例。而沒却國際之信義。帝國政府應將此事永遠記憶。不能忘懷云云。蓋日政府尋釁於我之決心。已畢呈露。而其時國人尤善體此旨。持論極暴。誣我侮辱其國。武人派益甚。至議遣特使詰我。或令日使直向總統嚴談。其言中別有物在。決非僅爲反抗我通牒也。惟時日政府解散議會。未久。亟求所以示好於國人。而其國所畏爲辣腕家之駐京德使興資氏。適於正月中旬。無恙蒞

備。機。驟。集。而。談。判。之。開。始。遂。無。能。再。緩。矣。溯。自。日。德。肇。釁。以。迄。於。茲。日。人。對。我。準。備。雖。極。迂。折。而。節。節。奏。效。綜。其。大。要。不。外。兩。端。一。以。醞。釀。要。挾。之。動。機。一。以。完。成。要。挾。之。內。部。其。慘。淡。經。營。之。心。始。終。貫。徹。到。底。無。懈。方。當。歐。事。初。起。決。策。於。俄。頃。之。間。比。其。局。勢。既。定。養。之。以。數。月。之。力。而。在。吾。國。則。自。始。即。誤。機。宜。輸。人。一。著。歷。時。愈。久。活。動。之。範。圍。愈。隘。於。是。其。在。外。交。上。之。地。位。勢。不。能。不。全。陷。於。受。動。必。人。有。來。我。始。有。應。問。題。未。至。以。前。不。許。豫。有。趨。避。也。事。機。成。熟。以。後。日。人。應。時。而。起。我。惟。順。受。之。而。唯。唯。諾。諾。也。夫。以。強。日。而。乘。歐。戰。謂。其。有。要。挾。之。力。得。要。挾。之。時。此。誠。先。天。定。數。我。無。如。日。何。者。也。然。而。要。挾。之。動。機。有。遲。有。速。要。挾。之。內。部。有。廣。有。狹。此。則。儘。有。弱。者。避。重。就。輕。避。極。不。利。以。就。較。有。利。之。餘。地。然。而。吾。國。處。此。準。備。期。間。竟。不。得。見。其。所。以。為。避。就。之。道。逮。夫。談。判。開。始。則。祇。有。拒。諾。無。地。容。吾。避。就。夫。以。弱。國。外。交。不。能。收。效。於。避。就。之。間。而。欲。挽。救。於。拒。諾。之。際。尙。何。言。哉。

日。人。既。積。其。準。備。之。功。而。暴。露。於。正。月。十。八。日。繼。此。以。往。中。日。交。涉。乃。由。準。備。期。而。入。談。判。期。矣。原。國。際。談。判。之。本。旨。必。於。當。事。國。互。有。所。利。於。是。相。與。同。意。以。從。事。今。茲。談。判。讀。我。國。三。月。二。十。六。日。申。令。雖。亦。強。稱。為。協。議。案。件。而。究。其。實。則。日。人。單。獨。之。迫。議。也。何。協。之。云。質。言。之。直。日。人。本。其。準。備。之。所。內。輾。運。用。之。而。實。見。諸。約。章。者。耳。當。夫。提。出。伊。始。在。日。人。已。若。黃。河。千。里。蓄。源。極。富。而。吾。國。方。迷。夢。初。覺。驚。從。天。降。政。府。倉。皇。密。議。臨。期。易。外。交。當。局。以。應。之。其。竭。蹶。可。慨。也。

日。人。於。所。已。成。準。備。運。用。之。尤。極。詭。譎。非。不。知。吾。所。處。即。徑。情。直。索。亦。何。術。以。為。迎。拒。也。而。於。條。款。中。必

多。布。疑。兵。以。眩。吾。目。奪。吾。氣。予。吾。以。輕。減。餘。地。則。不。患。吾。之。不。允。其。所。必。欲。又。慮。秘。密。終。難。久。保。他。國。或。誤。疑。以。爲。眞。也。同。時。舉。其。所。必。欲。者。十。一。事。秘。告。英。美。俄。法。其。提。出。我。國。之。內。容。如。下。

第一號

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互願維持東亞全局之平和並期將現存兩國友好善隣之關係益加鞏固茲議定條款如左

第一款 中國政府允諾日後日本國政府擬向德國政府協定之所有德國關於山東省依據各約或其他關係對中國政府享有一切權利利益讓與等項處分概行承認

第二款 中國政府允諾凡山東省內並其沿海一帶土地各島嶼無論何項名目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

第三款 中國政府允准日本國建造由烟台或龍口接連膠濟路線之鐵路

第四款 中國政府允諾爲外國人居住貿易起見從速自開山東省內各主要城市作爲商埠其應開地方另行協定

第二號

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因中國向認日本國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享有優越地位茲議定條款如左

第一款 兩訂約國互相約定將旅順大連租借期限並南滿洲及安奉兩鐵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爲期

第二款 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爲蓋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爲耕作可得其須要土地之租借權或所有權

第三款 日本國臣民得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任便居住權並經營商工業等項生意

第四款 中國政府允將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礦開採權許與日本國臣民至於擬開各礦另行商訂

第五款 中國政府應允關於左開各項先經日本國政府同意而後辦理（一）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允准他國人建造鐵路或

爲造鐵路向他國借用款項之時(二)將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項稅課作抵由他國借款之時

第六款 中國政府允諾如中國政府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聘用政治財政軍事各顧問教習必須先向日本政府商議

第七款 中國政府允將吉長鐵路管理經營事宜委任日本國政府其年限自本約畫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爲期

第三號

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願於日本國資本家與漢冶萍公司現有密接關係且願增進兩國共通利益茲議定條款如左

第一款 兩締約國互相約定俟將來相當機會漢冶萍公司作爲兩國合辦事業並允如未經日本國政府同意所有屬於該公司

一切權利產業中國政府不得自行處分亦不得使該公司任意處分

第二款 中國政府允准所有屬於漢冶萍公司各鐵之附近礦山如未經該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該公司以外之人開採並允此外

凡欲措辦無論直接間接對該公司恐有影響之舉必須先經該公司同意

第四號

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爲確實保全中國領土之目的公訂立專條如左

中國政府允准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

第五號

(一)在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爲政治財政軍事等項顧問

(二)所有在中國內地所設日本醫院寺院學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權

(三)向來日中兩國屢起警察案件以致釀成轆轤之事不少因此須將必要地方之警察作爲日中合辦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

署須聘用多數日本人以資一面籌畫改良中國警察機關

(四)由日本採辦一定數量之軍械(譬如在中國政府所需軍械之半數以上)或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之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並採買日本材料

(五)允將接連武昌與九江南昌路線之鐵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線鐵路之建造權許與日本國

(六)在福建內籌辦鐵路礦山及整頓海口(船廠在內)如需外國資本之時先向日本國協議

(七)允認日本國人在中國有布教之權

而其秘告各國者據二月十七日路透社所電傳(一)關於德意志以條約於山東省所獲得各種權利之讓與事宜將來日德間如有協定中國應即承認(二)中國不得以山東省或其一部或其海岸附近之島嶼割讓或租借於他國(三)中國與日本以由煙台或龍口與膠濟鐵路相接之鐵路建造權(四)中國應在山東省續關商埠(五)延長關東州南滿安奉線租借之期限(六)中國許日人在南滿及東部內蒙古有居住權並土地所有權(七)中國許日本以在南滿及東部內蒙古有指定鑛山探掘權又中國如許他國以該地方之鐵路建造權或由他國借款以建造該地方鐵路須先經日本許可(八)中國如聘用政治上財政上或軍事上顧問時須先商諸日本(九)吉長鐵路之管理權及管轄權應讓與日本(十)漢冶萍公司於便宜時應改為中日合辦(十一)依完全維持中國領土之主義中國不得以沿海之河口海灣或海岸附近之島嶼割讓或租借於他國(十二)兩者互勘懸隔遠甚夫其秘告他國豈在彌縫一時而條款願簡輕如是則其真意所必欲之最小限耳夫日欲曷鑿限度何從則列國之

所能爲默允而其準備以爲要挾之內部所韞祇此耳。顧其提示於我乃不肯即所準備如量暴露而因勢乘便踵事增華以僞亂真以利操縱。恫喝之後我爲所乘。今日結果則逾此最小限矣。倘以爲臆度乎。則試取其國加藤外相於昨年十二月三日所予日使之訓令而觀之。其詞曰：『帝國政府欲圖時局之善後。且鞏固帝國將來之地位。以保持東洋永遠和平。故此際欲與中國政府締結第一號至第四號旨趣之條約及規定。』（提案別錄）第一號爲山東問題之處分。第二號大體欲使日本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地位益加明確。（中略）又第三號乃鑑於我國（日本）對漢冶萍公司之關係。並欲爲該公司將來求最善方策而有此舉。要之以上三項皆非特別新生事情。至第四號不過於帝國政府屢經闡明之保全中國領土主義更進一步而已。在帝國政府值此機會益欲確保帝國在東亞之地位。（中略）故以爲以上各項之實行爲絕對必要之事。（中略）又別紙所錄第五號與第一號至第四號所載各項全然別一問題。乃此際欲向中國勸其實行之事項。（中略）又本件交涉中中國當局必提議欲知帝國關於膠洲灣最後處分意嚮之所在。帝國政府之意若使中國政府能承諾日本要求則重保全中國領土主義爲增進中日國交親善計。即言交還該地亦所不惜。望察知此旨。如果實行交還時須附條件。如開放該地作爲商港。及設日本專管租界等事。皆絕對必要者。如聲明交還時可俟請訓再爲措置。』試爲釋讀其旨要。剝去其外交門面語而露骨以揭日人談判之真意。則其所必欲者厥惟第一二三四各號其範圍適等於路透電所傳而第五號實非所急。卒乃收效於福建問題已出所望而復允之以日後協商尤喜逾願。至膠澳可爲附加條件之還附亦早決在提案以前。然而日使最初所加於我者聲色極厲態

極頑強。迫我承諾全體。二十一條不稍懈也。逮恫喝之效已奏。強半成擒之後。乃復一縱而交還膠澳之虛餌。僅乃於四月二十六日提出新案。時一示誘我。旋咎我。回答不足。即復撤去。而第五號則直至新案提出時。尙迫我以換文。或由外交當局聲明也。我繼屈讓。五月一日交覆。而二次成擒。於是酬吾以最後通牒。而交還之說始定。日後協商之局以成。蓋溯自談判開始。日人玩吾股掌。威迫反覆。靡所不極。吾與之周旋數月。疲命奔越。究其所與以視日人。豫計抑過。或不及可覆按也。

談判期中。依日人操縱之關翕張弛。而得區爲四段落。起正月十八日。迄二月二十二日。爲要素討議全部之期。則日人操縱之第一步也。於此期間。日人首取逆勢。以利進行。蓋乘迅雷不及掩耳。令吾猝莫辨其真意所在。無精覈抉擇之餘暇。而列國亦方恃其秘告。姑袖手不贊一言。於是陷吾於惶惑。迫吾以表示對於通體之拒諾。二月二日第一次會議。所爭即此。五日第二次會議。因我又僅論列第一二號。至八日而稱奉其政府訓令。非於第三四五號亦示意見不可。九日十一日互爲非公式協議。至十二日而我周章無備之政府。遂交付修正案於日使矣。此項修正案。日政府所公布。與吾國所流傳。互有異同。據吾國所流傳者。則當日允諾之範圍尤廣。屈讓之程度愈深。茲就日政府所明示爲二月十二日交付之修正案者。譯如下。

第一號

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爲維持極東全局之平和。並期將兩國友好善鄰之關係益加鞏固。茲締結左之條款（第一

條）今後日德兩國政府間關於德國在山東省內依條約及成案辦法（除德國膠州灣租借條約第一章在外）對中國享有一切利益等而協定其處分時。中國聲明概行承認（第二項）日本國政府於中國政府承認前項利益時。應聲明還附膠州灣於中國並

承認今後日德兩國政府間爲前項協商時中國有權加入會議(第二條)今回爲日本國用兵膠州灣所生各種損害日本國政府應承諾擔任賠償膠州灣內之稅關電報郵政等各事在膠州灣還付中國以前應暫照向來辦法辦理其用兵添設之軍用鐵路電信等即行撤廢膠州灣舊有租界以外所殘留日本軍隊先行撤回膠州灣還付中國時所有租界內留兵一律撤回(第三條)中國政府允准自行建造由煙台或龍口接連膠濟路線之鐵路如需用外款德國願拋棄煙濰路借款權時可先儘日本資本家商議(第四條)中國政府承認爲外國人通商起見在山東省內自行選定適宜地方開爲商埠其章程由中國自定之**第一號**日本國政府聲明始終尊重中國在東三省有完全領土主權茲中日兩國政府爲發展彼此在東三省南部之商務起見議定條款如左(第一條)中國政府允准延長旅順大連租借期至九十九年以民國八十六年即西歷一千九百九十七年爲滿期又延長南滿洲鐵路全部交還之期至九十九年以民國九十年即西歷二千一年爲滿期其他皆照各當該原條約辦理(第二條)中國政府允俟日本國安奉鐵路經營期滿時商議期限延長辦法其他各節照中日滿洲協約附屬第六條繼續辦理(第三條)中國政府在現今東三省開放商埠以外更酌定地點自行開埠通商劃定界線許日本及各國商民任意居住貿易並經營工商業等各種業務且許日本及各國商民爲建造關於工商業所必需房廠可向各管業主公平商議租金租借土地但一律完納各種稅捐(第四條)從本協約簽字之日起一年以內日本資本團希望在東三省南部經營營業時除已經探勘及開採之鐵山外中國政府允將該地方鐵山探勘特權限以一年給予該資本團對於所調查鐵山許令選擇半數遵照中國礦業條例實行開採其他各鐵山由中國自行處置(第五條)中國政府今後在東三省南部需建造鐵路時中國自行籌款若需用外國資本時允先向日本資本家商借(第六條)中國政府聲明嗣後在東三省南部需聘用政治財政軍事各外國顧問時應儘先聘用日本人(第七條)關於東三省中日現行各條約除本協約別有規定者外一切照前實行**關於漢冶萍公司交換公文案**查漢冶萍公司爲中國商辦公

同按照中國法律原有保全財產營業管理之權故政府未便不與該公司商定逕自代爲處置惟該公司將來若有機會爲現在事業希望與日本國商人商訂合意辦法時以不違背本國法律爲限中國政府應即允許

由此觀之。卽知開議未及一句而於談判主要之第一二三號我實已允諾逾半矣。復據外交部答覆參政院文。則於第四號當日亦業允由中國自行宣布。則所未及者僅乃非所必欲之第五號矣。說者以談判開始。至於終結。歷時三月有餘。吾國不可謂不持重。而不知其初乃有以十日而承諾強半之一段事實。惟時則十九省將軍之電爭方力。政府方侈口諭國人靜俟無躁。而自示其有嚴正一定之政策也。至第五號。在我當日固尙未議及。然在日人則確已收其效用。何者。苟日人自始不潛入第五號。則無以虛張姿勢而肆其恫喝。惟既潛入以亂吾視聽。復迫吾以全部應諾。其態度又極橫強。以不允不復開議相要。故五日以後。越半月無正式會議。且語吾以過於堅持。恐生不測。而駐日陸使亦爲之疊電政府。不應所求。將肇危險。於是日人探逆勢攻入之陣法。吾惟不觸。觸卽披靡。計其戰利所獲。匪所必欲之假全部。似尙遼遠。而於所必欲之真全部。則迎刃而入矣。操縱之術。顧不善哉。雖其所秘告列國者。旋漸敗露。遂有十七日路透社之電傳。第五號之虎皮。當不復可以畏人。然而於我少濟矣。

二月二十二日開第三次會議。日人於所必欲之全部。既已迎刃而入。獲其概要。遂允我以逐條討論。繼此以迄於四月十七日。屬逐條討論期。則日人操縱之第二步也。其間計正式會議二十有一次。卽起第三次迄第二十四次。

於此期中。歷時五十餘日。問題較夥。波折極富。而操縱亦復多端。要在日人所舉措。乃不過應用其在討

議全部期所收之功效也。何以言之。彼於所必欲之全部則已奪我。先聲迎刃而入。復得就吾所覆。窺吾意旨。何重何輕。何從何違。參以所要挾之有觸於他國者之利害而定其抑揚。緩急。而此五十餘日中日使之擒縱離合。乃至於聲音笑貌之末。暨其政府所以爲之後盾者。悉一一適應其分以出之矣。

逐條開議後。首從事山東問題。卽所列第一號者。循事理固宜然也。惟山東問題曷爲列諸第一號。豈其重視。乃過滿蒙。於是益有以證此次交涉構成所由來。首在坐令日人得染指膠澳。戰端苟啓。要挾之權利。卽至。惟此最不虞他國之妒。最不患吾之不俯就也。惟議此時日使態度亦較平靜。吾於第三次會議當日承諾前次修正案所未列之第二條。由中國自行聲明。不將山東沿海或島嶼租借或讓與何國。於二十九日第五次會議。依前次修正案承認第三條。與日人以煙濰或龍濰路之借款權。於三月三日第六次會議。亦如修正案承諾第四條。自關商埠。惟地點及章程。修正文尙由中國自定。至是則允與日政府協商矣。至山東問題之第一條。當第一次會議。我已提出條件附之。允諾。卽要求其聲明交還膠澳。並允我有權加入講和大會也。同時並附以擔任賠償撤回軍隊等五事。嗣二月十二日提出修正案。亦本此編爲第一號之第一二條。夫我承諾此條。其性質爲條件。附則條件。與承諾自始爲一事。必強令分離。非我同意。會撤銷此條件。不可也。乃日人當我提出之初。要請擱置。及至逐條討論。復告我容俟緩議。不加可否。我無如何也。而此後遂若不復記憶及此。斷章取義。但謂我於第一條業經允之矣。五月一日我覆日牒。重複提出。而日人大譁。誣我反覆。謂爲既決。不應食言。其行徑幾無別於市井無賴。國際談判之謂何。日則無理。我則自誤。可慨也。

山東問題既畢。循序當議第二號。然後及於第三號。顧當日事實。則第三號之討論。乃偕第二號以並舉。山東問題告終於三月三日。而第二號第一條之承認。乃見於三月九日。則其間尙有三月六日第七次會議。其主要議題。當爲漢冶萍事。夫第二號之條款誠酷。顧其範圍。乃屬滿蒙。於他國抵觸較寡也。而第三號則不第侵入長江流域。且日人於所秘告列國者外。更復增益第二條。曰礦山附近。不許他人開採也。曰凡影響於該公司舉措。必經同意也。蓋靡不顯背機會均等之元則。竊知其爲他國所不許也。乃欲乘警議之未及。爲捷足之攫。得提前開議。意在茲乎。苟其既得。則責任已嫁於吾國。幸吾此時屈讓之度。尙未至此。而英美俄之質問。則旋於三月十三日相繼提出矣。

三月六日以後。討論始及第二號。卽滿蒙問題也。夫日之有大欲於滿蒙久矣。第二號所要素。實乃構成此次交涉之主因。其條件之嚴酷。侵吾主權。攘吾利益至巨。其必得之志至決。故討論入此。而其出鬼入神。龍搏虎躍之狀。亦至可見。其在吾國。則窘迫周章之無能。亦於此時愈莫可掩也。

第二號原案七款。區其輕重。約爲三類。強釋爲既得範圍。而或主延期。或圖潛易其權利之性質者。則於旅大南滿安奉吉長各款是也。絕無與於既得範圍。而藉詞止於發展經濟者。則如獨占採礦權。鐵路借款優先權是也。初非既得範圍。更無條約先例。而其野心昭然。超乎經濟以外者。則其他各款。如土地所有權。內地雜居權。稅課抵債優先權。乃至顧問教習等權皆是也。三類之中。其較輕。或雖重而弊害之波及較狹。暨夫發露較遲者。吾悉已絕少。更正尤之於二月十二日之修正案。此在恆例。欲獲其中。無論何項之一。鮮有不費絕大談判者。而日人顧乃強半獲之。俄頃曾無所勞。於是既有以益其覬覦。更有以觀

吾意。旨。彼知吾於劃分滿蒙。與夫土地所有內地雜居兩事。持之較力。其他則五十步百步之爭也。於是其所爲威劫勢奪之術。亦惟議至此兩事時爲最露骨。

當第二號開議伊始。而日艦游弋福州沿海之警報。乃已喧傳。三月十日。日政府遂發布命令。提前換防。其海軍亦於是日下令出動。其陸軍當局。聲稱此舉於談判進行。難保不作重要解釋。其名和海軍司令。則揚言聚支那艦隊以爲一束。亦當立碎。意固皆在使吾聞之。其政府命令既發。而軍隊行動。乃頗遲滯。陸軍之速者爲派入山東兵隊。卽其姬路師團之一部。於三月十三日。始由該團司令命令拔隊。而首途最先者。在三月十五日。其派入奉天之岡山部隊。乃相繼至。其海軍受命者。卽第二艦隊。而三月二十三日。其主腦旗艦三笠號。尙駛入佐世保。有備戰之決心者。蓋不如是其作用。止於示威。其進行正與第二號之談判相俟。以致其迂迴。逮四月上旬。各款大半備償。所欲而其第一批以後之軍隊。乃不復首途矣。顧吾國初聞此耗。倉皇詰詢日使。日使旋稱爲正當警戒。實以至者何時換撤。則言必待交涉圓滿。其無顧忌若是。夫國與國之時出爭戰。亦極故常。惟實無決戰之心。而敢昌言以侮我者。爲至可痛耳。談判云乎哉。

威劫勢奪之術。既與第二號之談判相終始。施之者悍然。惟知有強權。夫復何咎。惟受之者。乃竟令其能生効力。則吾國被辱極矣。茲記其効之所及。則三月九日第八次會議。首諾旅大南滿之延期。而並及安奉。且拋棄南滿原約二十三年後可贖回之權利。三月十一日第九次會議。將前訂安奉九十九年期滿無價交還一項。尤其削除。是日陸外交總長中途退席。赴總統府。旋出續議。狀極周章。蓋適在日政府下。

軍事命令之翌日也。三月十六日第十一次會議。允以南滿之鐵路借款權。三月二十三日第十二次會議。允將股權各半之吉長鐵路。拋棄吾國所有。並以管理權予日。所謂改爲全路借款。重訂合同也。又允以南滿稅課抵債優先權。顧問先聘權。暨指定區域以內之採礦權。於是第二號案所未定者。僅別東蒙於南滿。及第二三兩條。卽土地所有內地雜居二事矣。第二三條。日人自稱爲第二號案之主腦。其關係直可攘吾領土。當局爭之不得。力而日人持之不少讓。我亦遂歷時愈久。屈讓愈至。其討論實在各條以前。連各條粗定。而此議猶獨未決。至四月初旬。計談判已達八九次。吾國歷次屈讓之跡。卽日人示威功效所著。數其大要有可見者。我最初不許雜居。而允在南滿增闢商埠。蓋繼承二月十二日之修正案。惟加允以中日合辦農墾公司也。嗣日人堅欲雜居。我乃撤回前議。而要以放棄領事裁判權。並服從中國警章。完納各項賦稅。與中國人一律。而日本以我司法退步。不我可也。嗣允雜居。而依延吉韓民辦法。裁判由吾。而許日領事以聽審。及要求再審權。而日人亦不我可也。屈讓至此。已屬三月中旬。正日人亟亟動兵之際。我無如何。復允分別民刑訴訟。倣土耳其成例。普通案件。允歸日領事。惟土地民訴。由我審判。而日人仍不我可也。惟時所要我者。一則警章課稅。應經日領事承諾。二則土地民訴。雖按中國法律習慣。而由兩國會審。實迫我以土耳其之不若。三則易鹿爲馬。土地所有。允改永租。我無如何。遂大讓步。於第二三條原案。全與同意。惟於土地所有。改爲商借。並依三月六日日使聲明之案。擬成調和辦法。以爲附條。願尙未能鑿所欲。而四月九日我最後之第六次雜居修正案。乃出矣。日使受之無答。及二十六日提交新要求案。乃獲知其拒諾之所在。迫我承諾。逮受我屈讓。曾不屑懇切作答。惟突出其新案。見示。

耳。強者與弱者之國際談判法固如是也。而吾國尙得侈口謂之有外交哉。

自入第二號各款之討論後。歷時月餘。因迄不得其確覆如上所述。故無由明定其結束期。惟斷自四月九日我提出最後雜居修正案爲止耳。於此期間。我之屈讓最巨。受辱備至。每週會議次數。悉依日人之便。日使墮馬。則往就爲臨床會議。惟懼人之不我寬假也。而日人舉措。則不第其政府出武力以爲之後盾者。至可痛嘆。卽其談判當事者言動之微。亦復多越正軌。聞某書記官當會議時。以杖擊几。杖爲之折。三月三十日。日使竟於議席。聲言其國選舉告終。政府制勝。爲中國計。當速應諾。四月一日。提出某件。我方欲發議。而日使喝止之曰。諾否兩言決耳。類此者。傳述尙多。昔合肥李氏以戰敗國之使。臣赴議敵地。而至馬關。後談笑軒昂。氣奪伊藤。日人至。不得不斂其驕志。不識此次當事者對之作何感想也。日人盤空擊攪之態。實於此時期達其極度。而其應付之事端。亦以此時期爲最繁賾。當夫談判伊始。執一紙祕告。旣鉗各國之口。而復輔之以祕密進行。我唯唯不敢絲毫洩也。於是自其提出之初。卽詭示吾以曾得列強同意。意告吾以乞援他國之無益。備施其技倆。令吾並疑列強不復關切中國之命運。宜乎其自始卽拒吾保存會議紀錄之請。蓋其臨會所言必多不堪入第三國之耳者也。於是振其疾風迅雷之勢。劫吾詐吾及功效。強半已收。而各國乃始稍稍異其所聞。起而質疑。致問於是日人不得不分其專一對我之精力。而設策以應付他國。此蓋三月中旬以後事也。夫各國之於日。德已爲敵。所餘惟英美俄法。而日人對於英美俄法之外交。則固已收效於準備期間。始與吾開始談判。此時四國之所由起。特因日人乃越其當初準備範圍。而私迫我以第五號耳。然當此時。四國情狀亦復各異。蓋法惟俄意是從。俄

則不第竭全力以戰歐。西方將恃日於東。且於此次日所要挾至酷之滿蒙。雜居權利。尤惟慮其不獲而已。無由均霑於新疆外蒙。若是乎其或有不嫌於日者。惟一美而妄信之於前。旋稍疑之於後。者惟一英耳。美於昨年日致德牒後。卽令駐日大使賈士理氏於八月二十一日訪日外相加藤氏而致之詞曰。日本應依通牒以膠澳交還中國。其他行動要當尊重一九零八年路脫高平協約之精神。日人漫然置之也。本年談判開始。美卽不安。國務卿勃乃安氏曾屢以非公式求說明於駐美日大使。日使何答。雖不及詳聞。要其要求之符合秘密與否。在當日實未盡洩於世界也。迨三月中旬。真相漸露。日人又適於時增兵奉魯。美政府乃於十三日正式照會日大使。其詞旨大要。出以詢問而非抗議。謂日本要求之一部。雖未及蹂躪日美協約。惟有傷中國之政治獨立。與領土保全。美國因解爲侵害門戶開放主義。應求日本說明。二十一日日外相加藤氏親致說明於駐日美大使。其翌日駐美日大使珍田氏交覆美政府。大旨論稱其要求於領土保全機會均等。皆無牴觸。於第五號各款均經分辨。而於福建問題則特示強項。稱其索特別權利於該地者。實以抵制他國。如美曾有築船塢海港於三都澳之議。其意果在臺灣。則於軍事關係極大云云。蓋隱示以第五號各款雖違。秘告原非必得之數。而惟此則有要素之決心也。於是吾國終無以免於福建之宣言矣。美國務卿旋於四月一日聲稱已得日覆意見一致。說者以吾國自始未能加意聯美。而日人藉參列桑港博覽會式。特遣其海軍大將出羽氏等。秘事鈎合收效極多。彼國跋相於四月三日語路透社員。則顯稱已得美國贊可矣。自時厥後。美之輿論雖激昂。而美之政府實緘默。吾國恃美之心。遂成虛願。俟交涉確定。至五月初旬。美始兩發警告。謂無論何約。凡牴觸領土保全門戶開

放機會均等三大主義者。皆難承認。顧於日則何損。於我則何裨哉。英於日爲同盟。日之所以媚英。復加於美。當其專橫山東之始。旅華英人未嘗不仗義執言。而英政府爲戰局計。爲將來對德計。遂默讓以成日之坐大。吾國象一莫理遜。結一朱爾典。恃之以引外資。博聲氣。或稍見效。一旦對外則既誤於日。英方屬磋商之初。終遂無救於既會結合以後也。談判開始。惟英獨悉內容。三月十三日。駐日英大使曾偕俄法兩使。同時通告日政府。謂於吾國領土主權。暨各國在華利益。特別注意。惟時日人要挾之有逾秘告。喧傳已久。雖明知其出自摸稜。吾國之一策。然國際形式上。此舉固不可以已也。英政府之於中日交涉。自始鹿日。迄終無異。惟其國人。則激於遠東英商之警告。尙屢見質問於議院。最初提出者在三月十日。芝頓。英外相葛雷氏。則明言深信日本必守一九零五年英日所訂維持列強在華機會均等之盟約也。其次輿論復昂於四月中旬。下院提出質問。多至十有六件。蓋重在致疑第五號。而英外相葛雷氏於此時。聲言政府必得適宜處置。不必過懷不安。惟復云。英已通告日政府。不得侵犯英公司所已得於中國之鐵路權利。於是日人四月二十六日之新案。遂於第五號之鐵路條款。允與他國協商矣。最後則激於吾國最後答覆已去。而日人之哀的美敦。適將發送之時。其議員提出質問者十餘人。其要旨不外六事。(一)英政府能否宣布日本要求。(二)與英在華利益有無衝突。(三)與日英條約有無違背。(四)於中國獨立有無影響。(五)日本最近修改之條件。曾否通告。(六)日本果否恃兵力以強要中國。蓋英人之注意。不可謂不周。而其政府。則尙謂日後中國給予權利之文書。一旦發表。則諸誤解當可立消也。要之對日關係。英與美之國民。或無不同。而英與美之政府。則確乎有異。兩國對日之論難。皆始於三月初旬。

而盛於三四月之交。俄法亦復相繼爲形式上之詰問。其主眼皆在第五號。而其時機則適在討論第二號期內。日人處此。對我方亟而應付他國。亦復多事。或則釋疑樽俎。或則文書詭辨。或則秘使往還。或則介路透電。社以以宣言於世界。其顧盼有餘。之勇正復堪羨。而我則驚疑憂懼。忍隱曲全。竭全力以應一日之暇。於國際後援。絲毫無由以誘致之也。國之弱歟。抑外交之無能也。

四月十日以後。於第二號經告一段落。而第三四兩號亦業於三月九日第八次會議後相繼允以不反對合辦。允以自己宣言不將沿海一帶割讓。於是逐條討論之進程。遂及第五號矣。第五號原案七款。合辦警察十款。曾經日使於商議南滿洲顧問時。加入警察顧問。遂撤去之。此時所議計六款也。

夫日人提出第五號之效用。前固已反覆申言之矣。國際間所最忌在聲張過大而實利未符。故表見於條款者。恒故示其簡狹。而適用以收效。則擴大之惟恐不足。從未有虛列所不急。以招吾怨而蔑視吾弱。曾不吾稍留餘地。如日人此次提出第五號之甚者也。願日人於此。其作用乃不待條款之允。而在條款以外之恫喝。計至此時。第一二三四各號。吾國屈讓十已八九。於其第五號提出始願。蓋已大償。卽允吾不復討論。亦復何失。然而日人乘吾披靡。因勢利便。堅持不可。吾國竟復俯就。棄其拒不開議之初志。而與之周旋。以從事於逐條陳述矣。

逐條討論。開始於二月二十二日。終結於四月十七日。其在談判期中。實占主部警之戰爭。乃爲正面交敵。其間波折區之亦爲數期。要其對於全部討議之關係。則以此五十餘日成一段落也。

夫逐條討論。固國際談判之通例。卽交涉完成之主要。顧其實際。則此五十餘日。乃大半耗精力於滿蒙。

問題。其他各項。則當日人奮其迅厲之勢。迫吾以全部討議於始。吾即已強半承諾。此後特就所已諾者。再事覆勸。且持之進。一步。吾即益退一步耳。故通觀全局。有談判開始以前數月之蓄勢。吾即不能免。開始後第一着之披靡。有第一着強半之應諾。日人即可就二。三要項有餘裕。以施其專力堅持之策。談判開始以前。修軍實備。要害置偵伏之舉也。開始之初。縱先鋒以亂吾陣。奪吾氣。逮夫逐條討論。則望吾殘壘所在。坐以施其射擊耳。吾以無備之師。披靡於一擊之後。相繼退却。卒見全敗。當此之時。日人之所必欲者。實已大體確定。然而日人更能避其島國易滿之短務。爲堅忍不拔之態。以與吾大陸性之外交相迫相逐。彼知吾敗北之後。必尚有殘餘可供捕掠。於是再布其疑陣。不遽廢棄其第五號之虎皮。以威吾於最後。迫吾降服。務至於是四月二十六日。似最後而非最後。似減輕而非減輕之新要求案。旋復提出矣。此則日人操縱之。又一段落也。

四月十七日第二十四次會議終了。日使聲言討論已畢。須俟政府訓令。二十日日政府致長文之訓電於日使。二十二日我代表謂有會議。虛待迎賓館。日使不至。逡巡自去。惟時日跛相曾爲國際宣言論者。或解爲含有修正要求之意。而同時傳言英美俄法於第四五號要求。又曾質問日本日政府一一辨解。其不如傳聞之甚。逮二十六日。所謂新案者交出。則依然與原案相距無幾也。其全文如下。

第一號前文

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互願維持東亞全局之平和。並期將現在兩國友好善鄰之關係益加鞏固。茲擬定條款如左。

第一款 中國政府允諾日本國政府擬向德國政府協定之所有關於山東省依據條約或其他關係對於中國政府享有一切權

利利益讓與等項處分概行承認

第二款改爲換文 中國政府聲明凡在山東省內並其沿海一帶之地及各島嶼無論何項名目概不讓與或租與別國

第三款 中國政府允准自行建造由煙台或龍口接連膠濟路線之鐵路如德國願拋棄煙濰鐵路借款權之時可向日本資本家

商議借款

第四款 中國政府允諾爲外國人居住貿易起見從速自開山東省內合宜地方爲商埠

附屬換文 所有應開地點及章程由中國政府自擬與日本國公使預先妥商決定

第二號前文

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爲發展彼此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經濟關係起見議定各款如左

第一款 兩訂約國互相約定將旅順大連租借與期限並南滿洲及安奉兩鐵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爲期

附屬換文 旅順大連租借期至民國八十六年即西曆一千九百九十七年爲滿期南滿鐵路交還期民國九十一年即西曆二千

零二年爲滿期其原合同第十二款所載開車之日起三十六年後中國政府可給價收回一節毋庸置議安奉鐵路期限至民國九

十六年即西曆二千零七年爲滿期

第二款 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爲蓋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爲經營農業可得租賃或購買其須用地畝

第三款 日本國臣民得在南滿洲任便居住往來並經營商工業等各項生意

第三款第二項 前二款所載之日本國臣民除須將照例所領護照向地方官註冊外應服從由日本國領事官承認之警察法令

及課稅至民刑訴訟其日本人被告者歸日本國領事官其中國人被告者歸中國官吏各審判彼此均得派員到堂傍聽但關於土

地之日本人與中國人民事訴訟按照中國法律及地方慣習由兩國派員共同審判俟將來該地方司法制度完全改良之時所有關於日本國臣民之民刑一切訴訟即完全由中國法庭審理

第四款改為換文 中國政府允諾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左開各礦除業已探勘或開採各礦區外速行調查選定即准其探勘或開採在礦業條例確定以前仿照現行辦法辦理

(一)奉天省

所在地 縣名 礦種

牛心台 本溪 石炭

田什村溝 本溪 同上

杉松崗 海龍 同上

鐵廠 通化 同上

暖地塘 錦 同上

鞍車站一帶 遼陽縣起至本溪縣 鐵

(二)吉林省南部

所在地 縣名 礦種

杉松崗 和龍 石炭鐵

缸窪 吉林 石炭

夾皮溝

樺甸

金

第五款第一項改爲換文 中國政府聲明嗣後在東三省南部需造鐵路由中國自行籌款建造如需外款中國政府允諾先向日本國資商家商借。

第五款第二項改爲換文 中國政府聲明嗣後將東三省南部之各種稅課(惟除業已中央政府借款作押之關稅及鹽稅等類)作抵由外國借款之時須先向日本資商家商借。

第六款改爲換文 中國政府聲明嗣後如在東三省南部聘用政治財政軍事警察外國各顧問教官儘先聘用日本人。

第七款 中國政府允諾以向來中國與各外國資商家所訂之鐵路借款合同規定事項爲標準速行從根本上改訂吉長鐵路借款合同。

將來中國政府關於鐵路借款附與外國資商家以較現在鐵路借款合同事項爲有利之條件時依日本之希望再行改訂前項合同。

中國對案第七款 關於東三省中日現行各條約除本協約另有規定外一概規仍舊實行。

關於東部內蒙古事項

一 日政府允諾嗣後在東部內蒙古之各種稅課作抵由外國借款之時先向日本政府商議。

一 中國政府允諾嗣後在東部內蒙古需造鐵路由中國自行籌款建製如需外款須先向日本政府商議。

一 中國政府允諾爲外國人居住貿易起見從速自開東部內蒙古合宜地方爲商埠其應開地點及章程由中國自擬與日本國公使妥商決定。

一如有日本國人及中國人願在東部內蒙古合辦農業及附隨工業時中國政府應行允准

第三號

日本國與漢冶萍公司之關係極爲密接如將來該公司關係人與日本資本家商定合辦中國政府應即允准又中國政府允諾如未經日本資本家同意將該公司不歸爲國有又不充公又不准使該公司借用日本國以外之外國資本

第四號

按左開要領中國自行宣布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

換文

關於由武昌聯絡九江南昌路線之鐵路又南昌至杭州及南昌至潮州之各鐵路之借款權如經明悉他外國並無異議應將此權許與日本國

換文第二案

對於由武昌聯絡九江南昌路線之鐵路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各鐵路之借款權由日本國與向有關係此項借款權之他外國直接商妥以前中國政府應允將此權不許與何外國

換文

中國政府允諾凡在福建省沿岸地方無論何國概不允建造船廠軍用蓄煤所海軍根據地又不准其他一切軍務上施設並允諾中國政府不以外資自行建設或施設上開各事

陸外交總長言明如左

一嗣後中國政府認爲必要時應聘請多數日本顧問

二嗣後日本國民願在中國內地爲設立學校病院租賃或購買地畝中國政府應即允准

三中國政府日後在適當機會遣派陸軍武官至日本與日本軍事當局協商採買軍械或設立合辦軍械廠之事

日置公使言明如左

關於布教權問題日後應再行協議

按此次修正案除於第五號各款延期者一易爲換文者二由外交當局言明者三暨別內蒙於南滿改列四款及南滿雜居之附加案尙有異同外其他蓋列記逐條討論之成績耳夫第五號之非所必欲最初卽已確定乃至此時尙不肯逕行放輕而僅出於變易形式且詭稱爲最後最小限度之修正而同時誘吾以膠澳之虛餌謂如全部承認日本可以適當時機附加條件交還中國則其意實不僅執此以迫吾承認內蒙四款暨南滿雜居之附加案矣夫望蜀者惟其旣得隴也吾惟望風披靡俾日人及早已獲其所必欲於是有再進而索及所不必欲之機會且吾於四月十日以來過與委蛇陳說第五號於是益有以啓其野心令彼得謂其變易第五號之形式者乃原本於吾意而積勢所却益復難以自持吾乃並此第五號所列尙不得不允其一事而福建之聲明遂以定矣

五月一日我交覆日使於第五號之福建問題允爲聲明於東蒙四款應諾三款於南滿雜居裁判權復爲讓步而於第一號第一條則取二月間所提議條件重行提出卽日人所譁以爲反覆者也其全文如下。

第一號前文

日本政府及中國政府互願維持東亞全局之和平並期將現存兩國友好善鄰之關係益加鞏固茲議定條款如左

第一款 中國政府聲明日後日德兩國政府彼此協定關於德國在山東省內依據條約及成案辦法對於中國政府享有一切利益等項處分屆時概行承認日本國政府聲明中國政府承認前項利益時日本應將膠澳交還中國並承認日後日德兩政府上項協商之時中國政府有權加入會議

第二款 此次日本用兵膠澳所生各項損失之賠償日本政府概允在膠澳內之關稅電報郵政等事在膠澳交還中國以前應暫照向來辦法辦理其因用兵添設之軍用鐵路電線等即行撤廢膠澳舊有租界以外留餘日本軍隊先行撤回膠澳交還中國時所有租界內留兵一律撤回

第三款改爲換文 中國政府聲明凡在山東省內並其沿海一帶之地及各島嶼無論何項名目概不讓與或租與外國

第四款 中國政府允准自由建造由煙台或龍口接連膠濟路線之鐵路如德國願拋棄煙濰鐵路借款權之時可向日本資本家商議借款

第五款 中國政府允諾爲外國人居住貿易起見從速自開山東省內合宜地方爲商埠

第六款 以上各款將來日德政府協商讓與等項倘或未能確定此項預約作爲無效

第二號前文

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爲發展彼此在南滿洲之經濟關係起見議定條款如左

第二款 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爲蓋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爲農業可向業主商租須用之地畝

第三款 日本國臣民可在南滿洲任便居住往來並經營商工業等各項生意

第二號第三款第二項 前二項所載之日本國臣民除須將照例所領護照向地方官註冊外應服從中國違警律及違警章程完納一切賦稅與中國人一律至民刑訴訟各歸被告之本國官審判彼此均得派員傍聽但日本人與日本人之訴訟及日本人與中國之訴訟關於土地或租契之爭執均歸中國官審判日本領事官亦得派員旁聽俟將來該省司法制度完全改良之時所有日本中國臣民之民刑訴訟完全由中國法庭審理

換文

一中國政府聲明嗣後不將南滿洲及熱河道所轄之東部內蒙古除關稅鹽稅外之各種稅課抵借外債

一中國政府聲明嗣後在南滿洲及熱河道所轄之東部內蒙古需造鐵路由中國自籌款建造如需外款除與他國成約不相抵觸外先向日本國資本家商議一中國政府允諾為外人居住貿易起見從速自開南滿洲及熱河道所轄之東部內蒙古內合宜地方為商埠其章程按照中國他處已自開之商埠辦法辦理

第三號 日本國與漢冶萍公司之關係極為密接如將來該公司與日本資本家商定合辦中國政府應即允准又中國政府聲明該公司不歸為國有又不充公又不准使該公司借用日本以外之外國資本

來函

逕啓者聞中國政府在福建省沿岸地方有允外國建造船廠軍用蓄煤所海軍根據地及其他一切軍務上施設並聞中國政府有借外資建設或施設上開各事有無此項情事希即見復為荷

復函

敬啓者接准月日來示閱悉中國政府可以聲明並無在福建省沿岸地方允外國建造船廠軍用蓄煤所海軍根據地及其他一切軍務上或施設又無擬借外資建設或施設上開各事相應函復即希查照

覆文交後。日人以我曾指爲最後答覆。因誣我無誠意。舉國囂然。日政府旋於五月四日。招致其國元老山縣大山松方三氏。與其閣臣開聯合會議。山縣等勸日外相加藤氏。以大使資格。携最後通牒。親赴吾國。俟吾不允。再爲交付。加藤氏以已無餘地。拒之。其海相八代氏提議。改派他人。亦迄不果。蓋日英夙約。平和處置。由日。如事戰爭。必英同意。而英時適有勸告。致日日固未便。卽戰焉。敢輕遣特使。或難收拾。而陽爲積極之進行。下動員令。布關東戒嚴令。電日僑準備回國。而陸軍備戰。奉魯海軍相繼出發。哀的美敦計時待交。吾乃又爲所欺。倉皇失措。策無所出。亟亟又欲自食其最後答覆之語。而謀所以讓步。據其國議員大養毅氏於六月四日所聲言於衆議院者。則我國實曾於五月六日。遣外交曹次長往訪日使。示以第五號中兵器顧問兩項。請允俟日後協議。而此外三項。皆逕可應諾。適日使方將請訓。而其政府最後通牒之文。乃於是日午後三句鐘電達矣。日人至咎其政府。所以迫吾於通牒者。乃不及吾可允之量。然而爲我國民者。則將何以問責於政府哉。

七日午後三句鐘。日使致最後通牒於我。其全文如下。

今回帝國政府與中國政府所以開始交涉之故。一則欲謀因日德戰爭所發生時局之善後辦法。一則欲解決有害中日兩國親交原因之各種問題。鞏固中日兩國友好關係之基礎。以確保東亞永遠之和平。起見。於本年一月向中國政府交出提案。開誠布公。與中國政府會議。至於今日實有二十五回之多。其間帝國政府始終以妥協之精神解說。日本提案之要旨。卽中國政府之主張亦

不論鉅細傾聽無遺其欲力圖解決此提案於圓滿和平之間自信實無餘蘊其交涉全部之討論於第二十四次會議即上月十七日已大致告竣帝國政府統觀交涉之全部參酌中國政府議論之點對於最初提出之原案加以多大讓步之修正於同月二十六日更提出修正案於中國政府求其同意同時且聲明中國政府對於該案如表同意日本政府即以因多大犧牲而得之膠州灣一帶之地於適當機會附以公正至當之條件以交還於中國政府五月一日中國政府對於日本政府修正案之答覆實與帝國政府之豫期全然相反且中國政府對於該案不但毫未加以誠意之研究且將日本政府交還膠州灣之苦衷與好意亦未嘗一爲顧及查膠州灣爲東亞商業上軍事上之一要地日本帝國因取得該地所費之血與財自屬不少既爲日本取得之後毫無交還中國之義務然爲兩國交親善起見竟擬以之交還中國而中國政府不加考察且不諒帝國政府之苦心實屬遺憾中國政府不但不願帝國政府關於交還膠州灣之情誼且對於帝國政府之修正案於答覆時要求將膠州灣無條件交還並以日德戰爭之際日本國於膠州灣用兵所生之結果與不可避之各種損害要求日本擔任賠償之責其他關係於膠州灣地方又提出數項要求且聲明將來有權加入日德講和會議明知如膠州灣無條件之交還及日本擔負因日德戰爭所生不可避之損害賠償均爲日本所不能容認之要求而姑爲要求且明言該案爲中國政府最後之決答因日本不能容認此等要求則關於其他各項即使如何妥協商定終亦不覺有何等之意味其結果此次中國政府之答覆於全體全爲空漠無意義且查中國政府對於帝國政府修正案中其他條項之回答如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就地理上政治上商工利害上皆與帝國國有特別之關係爲中外所共認此種關係因帝國政府經過前後二次之戰事更爲深切然中國政府輕視此種事實不尊重帝國在該地方之地位即帝國政府以互讓精神照中國政府代表所言明之事而擬出之條項中國政府之回答亦任意改竄使代表者之陳述成爲一片空言或此方則許而他方則否致不能認中國當局者之有信義與誠意至關於顧問之件學校病院用地之件兵器兵廠之件與南方鐵道之件帝國政府之修正案或以關

係外國之同意爲條件或祇以中國政府代表者之言明存於記錄與中國主權與條約并無何等之抵觸然中國政府之答覆惟以與主權條約有關係而不應帝國政府之希望帝國政府因鑒於中國政府如此態度雖覺幾再無繼續協商之餘地然終眷眷於維持極東平和之帝國務冀圓滿了結此交涉以避時局之糾紛於無可忍之中更酌量鄰邦政府之情意將帝國政府前次提出之修正案之第五號各項除關於福建省互換公文一事業經兩國政府代表協定外其他五項可承認與此次交涉脫離日後另行協商因此中國政府亦應諒帝國政府之誼將其他各項即第一號第二號第三號第四號之各項及第五號中關於福建省公文互換之件照四月二十六日提出之修正案記載者不加以何等之更改速行應諾帝國政府茲再重行勸告對於此勸告期望中國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後六時爲止爲滿足之答覆如到期不受到滿足之答覆則帝國政府將執認爲必要之手段合併聲明另附說明書一通計七款如下

一除關於福建省交換公文一事之外所謂五項即指關於聘用顧問之件關於學校病院用地之件關於中國南方諸鐵路之件關於兵器及兵器廠之件及關於布教權之件是也

二關於福建省之件或照四月二十六日日本提出之最後修正案或照五月一日中國所提出之對案均無不可此次最後通牒應請中國對於四月二十六日日本所提出之修正案不加改定即行承諾然此係表示原則至於本項及(四)(五)兩項皆爲例外應特注意

三以此次最後通牒要求之各項中國政府倘能承認時四月二十六日對於中國政府關於交還膠州濟之聲明依然有效
四第二號第二條土地租賃或購買改爲暫租或永租亦無不可如能明白了解可以長期年限且無條件而續租之意即用商租二字亦可又第二號第四條警察法令及課稅承認之件作爲密約亦無不可

五東部內蒙古事項中關於租稅擔保借款之件及鐵道借款之件向日本國政府商議一語因其與在滿洲所定之關於同種之事項植國皆可改爲向日本國資本家商議又東部內蒙古事項中商埠一項地點及章程之事雖擬規定於條約亦可仿照山東省所定之辦法用公文互換

北六日本最後修正案第三號中之該公司關係人刪除關係人三字亦無不可

第七正約及其他一切之附屬文書以日本文爲正文或可以中日兩文皆爲正文

最後通牒出而中日談判遂入第四段落自其外形而觀則此數日爲談判危迫之期顧按其實質則日人之所要挾曾不逮其四月二十六日之修正案夫以日席積勝之後我當披靡之餘大欲所償又已什九此外殘餘彼豈無術以迫我於壇坫之間而必故出此國際所忌之武斷行爲者則有以知其用意決非舍此無以遂所求於目前而習見吾屈讓備至曾無底止遂乃奮其最後之權威墮吾聲威蔑吾體面俾知日怒固不易犯增兵絕非空吼令吾由是有所懼於中而格於現勢所不能遽獲之第五號內五項既迫善允以伏其機復奪吾氣以開異日再至之先導矣故有四月二十六日之一擒卽繼之以五月七日之一縱吾見其已不復堅持第五號之五項乃爲欣然俯就也而不知卽此一縱已復被擒以貽患將來矣四月二十六日之一擒其效乃見諸五月七日五月七日之卽縱以爲擒者其奏效當復不遠也可不懼哉

我政府受通牒後適將致覆而日使旋索閱底稿我唯唯莫敢拒也八日午后因削改覆文往返磋商於日使者三於第五號中五項日使強我加日後協商四字我唯唯復莫敢拒也迨九日午前一旬鐘我覆

始去。其文如下。

本月七日下午三點鐘中國政府准日本公使面遞日本政府最後通牒一件附交解釋七條該通牒末稱期望中國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後六時爲滿足之答覆如到期不收到滿足之答覆則日本政府將執認爲必要之手段合併聲明等語中國政府爲維持東亞和平起見對於日本國政府四月二十六日提出之修正案除第五號中五項容日後協商外其第一號第二號第三號第四號之各項及第五號中關於福建問題以公文互換之件照四月二十六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記載者並照日本政府所交最後通牒附加七件之解釋即行應諾以冀中日所有懸案就此解決俾兩國親善益加鞏固即請日本公使定期惠臨外交部修正文字從速簽字爲荷

自交覆允諾而談判期遂告終了。嗣十五日日使出其政府所擬定條約正文。交我遵用。二十五日簽字北京。六月八日。在東京交換批准。於是喪權辱國之條約二。照會十有三。遂與我國民以永痛。而貽禍患於無期矣。

吾人探索原委。推測方來。最後尙欲有一言以正告我國人曰。東鄰要挾之有無。誠決於歐戰之成否。惟要挾動機。如其其速。要挾內部。如其其酷。則因吾失敗於準備期中。之有以促之釀之。夫固既述如前矣。逮夫談判開始。吾以弱國。雖無復避就餘地。然以謂拒諾之際。豈遂無功。即極所失。當不逾日人準備所得者。庸詎知人之謀。我固無止境。前效方呈。後機即伏。當其準備既成。談判開始之日。乃即乘機再厲。越所準備以外。第五號之提出。固日人始願所不急。而各國意料所不許者也。乃吾既惑於前。倉皇強半聽從。復屈於後。尤以俟諸異日。夫國際禍機。交相倚伏。橫逆之加。難於其始。彼其初姑妄以試吾者。乃今日。

則吾已諾爲在可協商之列而遂成懸案矣。繼自今其受禍於條約之結果者已巨而覆文所許第五號中之五項禍機潛伏猝發更莫知何日要之正月十八日以後五月九日以前吾國折衝數月備受欺凌顧其結果乃一則結束其準備期間所失敗一則繼復失敗以俟他日之結束耳可不哀哉可不痛哉。

三紀歐洲戰事

(續第五號)

漸生

奧塞戰爭

創此彌天之禍。今尙不克測其終極。爲時不越一載之遙。趨勢已周地球之面。追及天空。殲窮海底。耗財無藝。殺人無算。舉世惟務於兵戎。大義無逾於軍國。國於大地者。以百數。有若不與於交戰團體。卽隱失國家資格。而將來國際團員之地位。亦將於此決有無焉。是果何景象也。以夙昔有同盟之雅。今茲亦相見以干戈。以孟羅主義。號召天下之美。今以一船之橫被沈沒。亦隱隱而見告。

吾易有云。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以文化遞演。迄二千年久之。今日乃以有國者相競。致無地以安居。觀近者德爭比塞之影。畫俄窺奧堡之寫真。草樹粘天山。河雄鬱而火煙觸野。樓船并炸。寺屋半坍。尸骸蔽地。黎市陷后。僅餘一犬。亦以吠怪。而中敵彈波。蘭荒蕪。從軍記者爲之裹足。但傳維河流域。時以積尸爲之。不流歐大陸。東西相望。以婦女奔走。流離屋傾。煙鬱而全家盡沒者。更數見不鮮矣。二萬七千里之。躑躅。乃僅以供血。濺尸橫。推演劇慘之具。天地不仁。以人爲芻狗。昔聞其語。今見其事。戰爭中所表見之。慘酷耗矣。衰哉。已如是其極也。戰后之蕭條。荒漠。殆不可思。不可議。而作始。乃在頗斯尼亞一彈。頗斯尼亞之一彈。乃奧塞作戰之張本也。吾儕立於局外觀之。耳不忍聞。目不忍睹。乃生人所有之恆情。夫固無所左右袒也。春秋無義戰。其語出於孟氏。而自吾言之。豈惟春秋哉。凡一言戰。卽未有義者也。今之。以平和爲言者。咸集矢於德奧。而有所恕於英法。是豈持平之論邪。於論次奧塞戰爭。附此導言。說明。

斯義亦違事之順序應爾也。

奧塞戰爭被動也。啓釁以後。卽靡事不俯仰於他人。匪惟無陳兵鞠旅之能。卽應敵之師亦非所許。牛從於英。俄德法已爾。殆無能爲鷄尸於萬一。故混跡大戰之中。謬以戎首被目於天下。而鉦鼓寂然。論者乃不察其終始。恆以兵法律之。甚矣其誤也。今試舉其最有力之數說。有曰。法聞德師長驅直入。而倉皇遷都於其南。塞與奧。何談判決。裂亦棄舊都而不顧。是豈軍事計畫所不得不如此耶。抑二國用慮之未精也。彼別爾克辣者。位於多惱沙俾兩河交會之際。其形勝北可戰匈。奧南可戰希土。無事則商賈輻輳。有事則一夫當關。萬夫莫前。夫固巴爾幹之函谷關也。險要如此。乃以有與敵共之之缺點。遂不戰而讓之敵。有寧非失算耶。法畢竟非還都巴黎不可。塞則時棄而時取。徵於戰爭所經過。而益瞭然始謀之不周也。

又有曰。塞爾維亞者。以頗赫二洲爲幟志者也。旣與人決鬪。則宜舉國以從。向西北進取。而不宜退守東南。塞之所缺者。海爾宜。憑藉門的內哥之軍港。張聲勢於外海。而不宜僥倖於向背靡定之布加利亞。不我侵而倚谿谷以爲固。且塞山國也。守易而攻難。居恒旣以巴爾幹勇者自居。豈臨事而可自安於苟且。前者與土對壘。十閱月。雖不克直達君堡。而人謂其能戰焉。平時有兵六萬。戰時可得三十萬。今列強方投於戰爭。夫固與塞以橫行之機也。又況與塞爲敵之奧。重要師旅盡數輸於東方。西南防禦之師。空虛可想。失此不爲。而老師費餉。其於大塞爾維亞主義之謂何耶。

其對於塞之責言如此。論奧亦有曰。疾風不終朝。暴雨不終日。始之勇猛者。恒不克繼續於其終。此兵家

所最忌。而相戒不可者也。乃者奧有責言於塞。朝野勃勃。勢將滅此朝食。有窮追而無讓步。意氣之雄。奚若也。乃若虎似狼之態。僅在哀的美敦一書紙上之兵以外。初哉首基。竟無戰事。夫與人決鬪。而袖手旁觀。蹉跎復蹉跎。竟延至二十日之久。始徐徐作戰。迨吾所損東方之軍十五萬。得達別爾克辣以北。而塞已徵集師徒。占吾先著。且爲數亦十五萬。以主待客。匪惟以禦來師已也。其別軍游弋於端麗河畔者。并聲言將以爲規。取頗赫二洲地步。先聲奪人。是無待交鋒而勝負有在矣。果爾。奧與之遇。戰五日不休。而勝利歸之塞軍。不武孰甚焉。賀戰勝者。既在塞。而易芝所發表。遂謂奧所損傷。竟達巨萬。其說不無誇張。而維也納掩飾之詞。乃不認戰敗。而繆悠其義。曰懲罰之師不在勝利。但取足表示軍容已爾。據此。則奧軍敗退。不可掩之事也。

且勝之不武。勿勝爲笑。其語非爲奧發也。而若爲奧設。奧既與德連鷄並棲。東南奔命於波蘭。而不暇西與共外海之意大利。又駸駸而欲動。始既寂然。卽宜終持不戰主義。任敵保有其舊都。乃以十五萬師。示人以虛實。梅特隄之聲威掃地。而多惱中流之艦隊。頓與人以易窺。故延及九月。塞即隔岸施其炮火。直統軍渡河。而徑取塞舊都對岸之壽林。部署甫畢。又超壽林背後。以不絕之炮彈轟浴奧境。其別軍往西北者。與門的內哥合。更得爲頗斯尼亞之侵入。奧軍之頹敗至此。勝負縱兵家之常。乃何以對於首要之敵人。始則無戰。繼則有戰。而不有勝。而東方之成績。又復缺如。更不得引見小敵怯。見大敵勇之言。以自慰也。

凡此總總之云。皆就奧塞以言。奧塞耳。今茲戰爭。吾前固言對壘之雄。爲英與德。英德之方針。誰向而重。

心。卽。隨。之。以。移。歐。東。西。固。天。然。戰。場。也。而。平。和。恢。復。之。前。歐。南。亦。在。所。不。免。土。耳。其。既。與。於。德。而。意。大。利。又。與。於。英。未。來。戰。爭。之。激。烈。及。今。已。略。具。端。倪。以。次。得。述。土。耳。其。興。師。時。奧。大。利。之。活。躍。而。意。大。利。加。入。后。塞。爾。維。亞。又。舉。國。以。從。前。者。被。指。使。於。德。后。者。被。指。使。於。英。固。非。其。所。自。動。也。解。此。而。對。於。奧。塞。之。責。備。可。以。寬。矣。

當。奧。塞。戰。事。肇。始。時。觀。戰。者。之。視。線。靡。不。集。於。別。爾。克。辣。以。謂。是。區。區。者。殆。指。日。歸。之。奧。有。也。乃。兩。軍。對。壘。中。更。數。月。而。別。爾。克。辣。如。故。人。遂。習。焉。忘。之。且。謂。奧。莫。塞。若。也。乃。以。去。冬。十。二。月。二。日。終。落。於。奧。人。之。手。其。時。侈。爲。軍。事。談。者。遂。發。生。一。二。疑。問。以。絕。防。禦。之。別。爾。克。辣。何。能。於。長。久。時。間。繼。續。抵。抗。乎。此。一。疑。問。也。相。持。不。下。數。月。於。茲。奧。若。認。爲。石。田。也。者。又。何。忽。以。爲。軍。事。所。必。要。而。汲。汲。攻。取。乎。此。又。一。疑。問。也。

干。戈。之。局。已。成。在。吾。人。當。時。所。感。想。亦。非。無。第。一。之。懷。疑。也。以。前。者。塞。竭。全。力。於。巴。爾。幹。戰。爭。瘡。痍。尙。未。復。準。備。尙。未。完。今。又。臨。以。十。倍。之。大。敵。而。所。都。爲。別。爾。克。辣。其。地。三。面。受。敵。獨。一。面。倚。谿。谷。之。險。敵。之。攻。不。必。公。輸。之。巧。而。吾。之。守。卽。百。墨。翟。亦。有。所。不。能。矣。塞。之。聞。有。奧。師。卽。不。慮。及。保。加。利。亞。之。窺。伺。而。倉。皇。遷。都。於。易。芝。亦。形。勢。之。不。得。不。爾。也。棄。之。而。敵。不。取。之。反。夷。然。得。以。支。持。數。月。是。有。故。焉。不。可。忽。也。彼。俄。者。以。出。師。遲。漫。聞。於。天。下。者。也。今。乃。反。所。豫。期。不。十。日。而。全。師。以。出。如。此。則。奧。之。嘉。里。細。亞。危。非。先。以。重。兵。引。俄。於。波。蘭。以。北。則。國。境。且。不。保。安。有。餘。力。得。與。塞。爭。且。成。師。以。出。求。致。敵。也。德。盡。域。內。之。師。與。英。戰。於。比。法。俄。自。乘。隙。以。擾。西。陲。非。合。力。以。阻。俄。師。則。德。東。西。奔。命。之。不。暇。安。能。力。征。英。法。彼。倫。敦。者。是。乃。敵。

也。別爾克辣形勝不中要害。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奚用老師爲耶。始戰時之情實如此也。而軍事一日千變。矧旣數月。形勢自異。土耳其投於戰爭矣。歐南之局面奚若。此時爲未知數。而方略所出。非先造強有力之聲威。則巴爾幹各邦靡得聯爲與國。而西以戰英法。東以扼強俄。其希望皆水泡爾寒之於奧。亦如黑子著面耳。今不能大創之。則各邦觀望。或附敵而與我爲仇。且別爾克辣者。巴爾幹之中堅。奧非得之。則維也納與君士但丁之鐵軌中斷。鐵軌不得利用。則有土耳其之應援。如無有也。故德之賓天。保氏爲土耳其籌畫軍國時。卽與之佛格蘭將軍爲奪取別爾克辣。準備之日。奧德之相應。路人所知也。而軍中發表。乃錯亂其詞。諱而不言。謂欲以別爾克辣爲老皇壽期。於舉行六十六年卽位祝典日。陷落之。夫豈其情實耶。而奧都報紙。遂誇大其詞。謂捕虜之數。乃逾巨萬。舉國歡喜若狂。以賀戰勝。吾謂非賀戰勝也。賀得此戰勝。而巴爾幹之聲威震矣。使奧非倚此以壯聲威。則佛氏奏記。老皇何以必謂一別爾克辣不足守也。易芝之圖陳之維也納。請假徵臣以二十一日保爲陛下得之。而老皇亦錫以無上之勳章。以旌其功。在奧將親歷行間。詎不知塞舊都之不可守。易芝之不可攻。而老皇臨宇六十餘年。又豈不諳軍中情實。而貿焉賞罰者。乃君若臣不。惜爲此詐僞事後。又不聞督責其必有其他軍情發生於不意。可知也。敗報達於維也納。輿論大譁。有請仿法治俾爾散故事。附佛格蘭於軍法會議者。而匈牙利首相至。宣言於奧皇前。有曰。吾匈與奧密運。奧若不能爲匈謀者。請任匈獨立。而匈自謀之。今據戰爭所經過。佛格蘭之治軍如故也。而奧匈亦不聞有所携貳。

且別爾克辣前之見棄於塞者以三面受敵也。今自塞歸之奧有三面受敵之危有轉移而無減損。奧欲收爲郡縣乎則三面之防禦不可缺。非橫陳勁旅於端利納河畔塞與門的內哥合而別爾克辣危非加增多。惱流域之艦隊塞師自東截取別爾克辣更危。雙方有備而非得重兵駐其南則自塞新都易芝輕騎一日夜可以抵別爾克辣而全功盡毀。如此非三十萬軍不能也。而奧歐南攻取之師其數既不足三十萬又以急赴俄西要塞（蒲善密胥爾）之援送遣大軍十六萬於嘉里細亞留之塞境者僅僅十二萬餘人兵力單薄可知也。使無致死之敵猶得僥倖支持而塞自啓戰以來損傷不越二萬人且時補以十九歲之兵數又達於四萬。然則塞軍乃三十二萬人也。塞皇畢塔氏又以六十老軀親出督戰以鼓舞士氣將士更一以當十靡不爲王效死。夾摩拉拂河兩岸殆只有塞師而不見奧兵也。衆寡之不敵如此而歐東勢急又不得分師於南留別爾克辣以爲後圖事固不得已也。所幸者土耳其之軍容不因塞而見損而保羅門希亦中立如故。蒲善密胥爾隨德以舉其功自有真值也。土耳其與於德而奧以三十萬師迫別爾克辣取得而復失。乃其他之關係方略所在仍無自掩也。今意大利與於英法而岑寂無行動之塞軍卽開始活躍求軍港於亞班尼且與門的內哥聯合以亞班尼北部委之門而以亞班尼南部委之意但求於中間領一海港以通地中海於塞爲已足其協約以六月十日發表於泰晤士報而明日塞軍卽占領亞班尼之典西拉哥自此阿執倫多之海峽與塞無遮而意行軍必由之路亦得所憑藉塞固聽令於聯合軍者也。惟德軍於歐東所布之戰線已超波蘭而南下而嘉里細亞一帶今又適在激戰中別爾克辣爲維也納

鐵軌所必經之路。奧師或由西以與德會。而重爲上年十二月二日之舉。亦軍事進行所應有之事也。且保加利亞之所欲在馬基頓。塞雖許之。而馬基頓之民黨。乃與於土耳其者。故宗旨不能瞭然。希臘首相雖寄同情於聯軍。而希望乃在小亞細亞領土之見。與此亦非聯軍所能遽許也。然則巴爾幹各邦之向背。亦決於達達諾海峽之攻擊。奚若耳。彼奧塞之勝負。誰屬。又豈能外此耶。

土耳其戰爭

土耳其自十字軍后。復經一八七七年之役。歐洲之土耳其。殆僅君士但丁一隅也。其他蓋非其所有。最近又以蝸角之爭。一敗於保。再敗於希。不可形容之積弱。已盡情暴露於天下。今乃背城借一。舉國投入空前無類之戰爭。與英俄法意爲敵。伐兵夷豎子之言。匪惟聯軍有此意氣。卽局外旁觀。亦靡不是認斯說。而非難其自取滅亡也。

勝負兵家之常。而於土獨否。若有敗而無勝者。故軍事計畫。人不置重。惟關於戰后處置好事者。每苦之。達達諾海峽。此英以扼俄也。今俄爲與國。若復吝以通航。協商之謂何。若徑使之管領。來日之憂。更甚。乃不計此所有者。土也。而橫生論議。有若平和亦既恢復。付於海牙裁判。以平此紛爭。然甚且謂土耳其已烏有。爾吾輩所負之責任。乃在最后之分配。得其宜。君士但丁。應取例於摩洛哥之單赦。定爲國際都市。其政治。交付永久中立。之比利時。執行而列強聯合監督之。頗頗洛與達達諾兩海峽。被火以蘇彝士之性質。各國艦隊。出入一依運河條例所規定。平時戰時。均得通行。無阻。土負天下之形勝。乃以篤戀舊汗。爲障礙於世界文化。今得藉以開放。匪惟兩洋文明之流通。九大洲中。殆靡不被其影。

響也。

夫以土陳腐無新意爲天下所共罪。吾亦無異於所云也。惟彼中有少數青年。明晰近世國家之真相。繼一蹶下野而團結有力。得時轉移。朝右於無形。歐戰發生后。土廷毅然以十月一日始停止列強在土之特權。此即從少數青年之所主張也。夫列強在土之特權。領事裁判權。關稅制。郵便設立權。三而羅馬法王所享受。則更有加焉。關稅權。非制限而免除。裁判權。不歸於領事而歸於僧侶。如此土不國矣。故青年黨請願土廷利用戰爭。除之。夫他國有特權於某國者。即不對等之表見。而可由漸以迄於亡者。在官僚安之固。然而志士則儻焉。不能以終日當青年黨執政時。即欲解此約束。而以見扼於列強。遂置以爲后圖。梁任公爲歐洲戰役史論有曰。

……使吾國稍稍具備國家之資格者。則今茲之役。寧非與我以千載一時之機會。吾將以宣告中立。故將舉凡各交戰國之租借地。悉令解除武裝。交我暫爲管理。以待戰后之談判。吾將乘彼商業消歇之時。大獎厲吾工商業。不必改正稅率。以行保護。而自莫與吾競。自茲以往。吾國勢之進。當沛乎莫之能禦。

梁之希望。不及土所停止之萬一。而以歐有戰事。爲與以千載一時之機會。則所見同也。失此不爲而坐待中日之談判。土無是也。停止特權之發表。不聞列強得有異議。惟英法報紙。偶有抨擊。略謂『安用如是之急迫改革爲也。日本經營數十年。始爲免除之。請願今土以一紙文書成之。代價太微薄。吾恐景教徒之不安枕也。』輿論如此。而政府不爲公式之抗議。但衷心以望之美。美亦不聞有所爭論焉。惟羅馬

法軍忿憤不能忍。羅馬又奚能抗土耶。夫以積弱不振。著聞天下之土耳其。今乃利用歐戰時期。剷除百數十年人民之障礙。固有德爲之後。援抑其國亦非無人。也。奚有盡如論者之所云云耶。且土之投於戰爭。非好戰也。不得已也。達達諾海峽。俄艦不得出入。國際習慣也。管領之權仍歸土。有亦國際習慣也。今英法忽遣兩艦隊封鎖之。如此則土與地中海之交通。斷頗頗。洛海峽爲土航黑海必由之路。今俄忽敷設七百水雷。是明明擯土於黑海之外也。如此則亞細亞土耳其之北危。沙爾騰阿斯滿兩戰艦。乃土與英約爲對抗希臘自美購入之。而戰艦設也。落成於歐戰發生時。而倫敦政府忽以軍事所需收爲國有。雖聲言與土相當之報酬。而巴爾幹情勢因以不克維持。豈猶可因細故耶。如此則巴爾幹者希臘之巴爾幹也。土非退歸於亞細亞不可。當此危急存亡之秋。苟有補救之術。固不問恩怨。而頓首以請也。矧德乃土之與國耶。敢秉普利司羅者。德之戰艦也。適游或於地中海。被英法襲擊。遁逃而入意大利。得二十四小時之猶豫。遂出敵不意。以無比之速度。經廿日行程。入達達諾海峽。土舉國歡迎。卽昌言已以交易行爲。改爲土艦。不令解除武裝。蓋交戰之意已萌。非僅國際成規之不適用也。而英法責言不已。且與俄艦聯絡。出入達達諾海峽。聲言非擊沈此兩艦不已。達達諾海峽有事。君府之危可知也。不布告宣戰。不通牒在外使臣。先聯合艦隊。執行達達諾之封鎖。同時使用所購入之德艦。襲黑海西北岸各都市。克里米西南。受禍尤酷。寺院銀行停車場。咸爲灰燼。又轟沈俄之砲艦。一商船。三法商船。在黑海者。亦爲所中。以休息幾四十年之黑海。而復演此隆隆雷火。乃十月二十九日事也。而十一月四日。

英俄法政府卽正式布告與土宣戰。

夫土加入戰爭。今已八閱月。而北與俄敵。南與英敵。前面向高加索進取。後面東據波斯。以扼印度。西擾蘇彝士。以迫埃及。此攻取之師也。弱小如土。而所負責任。竟等天下。莫強之德。且達達諾海峽者。爲英俄法意所必爭。以一敵四。防禦之師。更不得單薄。今被攻擊。五月有餘日。而達達諾之威嚴如故。然則聯軍側所主張。安見其足徵信耶。不寧惟是歐戰發生以來。諜報所傳。每每不得情實。海底電線。橫被殘斷。是其主因而檢閱。嚴重雙方戰爭。一方壟斷其報告。亦其重要之因也。最近波蘭戰爭。稜卑已奪於奧。影響將及俄都。而路透電報。乃侈陳俄人深信。奧終不支。如斯之例。蓋已不一而足。可掩耳目於一時。難逃判斷。於最后土耳其。其今既存在。則矧疑慮。眞情畢露矣。今將分晰以論次其戰爭。首達達諾之防禦。而以高加索與蘇彝士之攻取。殿焉。攻易而守難也。

英法艦隊。聯合爲達達諾海峽。攻擊北綏高加索之師。南固蘇彝士之防。旣俾敵疲於奔命。不幸而國都亦不保焉。是誠扼土之吭。而與德以鞭長莫及之恨也。故始之出師。其氣銳甚。君府殆將隨艦隊而交付於英法。然天險可踰也。要塞可夷也。自峽而下之水雷。在峽以外之潛航艇。出以護此。廣僅一英里之納釐朗。而堅利之英法艦隊。遂失其鋒芒焉。是非英法之所料及也。

夫英倫傳來之政策。以封鎖達達諾爲憲法者也。一八四〇年之倫敦條約。已如此。後三十七年。復又尋盟於柏林。土土得以主權。禁止外國艦隊之出入兩海峽。俄爲此扼。與日戰爭。商之於英。而見拒。乃以波羅的艦隊。迂迴航遠。致招失敗。逾年。遂傳聞於國際。英俄有協約。許俄南下。政談如此。而形式靡得證。

明。迨今茲攻擊開始。英議院質問政府外相格雷所答。遂亦無所含默。謂「俄出地中海爲所久諾。至取何形式。則待之議和條件。而非吾英所能處決。」云云。然則達達諾之攻擊英之所拂代價。獨多匪惟莫大之軍費也。貶損控制地中海之威嚴而了無顧惜。其致死於敵也可知。

故成師以出。軍容甚盛。能戰之艦。合法所有。號稱百二十艘。咸統於英將賀的。賀又以習於水爲敵所嚴憚也。就中如江麗沙俾者。最新式之一等巨艦也。排水量二萬七千噸。速力一時二十五海里。上備十五英寸大砲八座。砲力所及。克達十二英里外之地點。例如自加利坡里灣。得飛送巨彈於亞細亞土耳其之砲臺是也。若事急時。所擁八座之大砲。同時迸發。其鋒尤不可當。惟斯時也。消費甚夥。使用彈丸重量在六噸餘。火藥代價亦萬元以上。且其他之曰威斯擺。曰巴爾漢。曰威利晏。曰馬納雅。皆與江麗沙俾爲姊妹行。艙艙千里。盛極一時。而飛行機翱翔空中。視察敵狀。時時又得以無線電信指示距離。夫君士但丁。雖天下之形勢固非必不可取之物也。在昔拿翁行軍。通過君府。顧謂從臣曰。使吾領有君府者。吾其世界王矣。拿翁距今百年前。殺敵制勝。強半倚天然之形勝。方得無敵於天下。且達達諾海峽。自地中以迄馬莫拉。爲長四十二英里。而紆徐曲折。廣不越四英里。狹亦有一英里。舟船溯洄。儘有餘裕。納賀朗其最著也。兩岸復丘陵起伏。人不易窺。又經護罕默特四世修築要塞。有如林立。號稱難攻不拔。百年前之拿翁一見傾心。乃應有之感觸也。

今非其時矣。兩岸砲臺舊式也。自德輸入之格爾薄砲。小僅六英寸。大亦不越十一英寸。及遠之力終不敵英法。又況君府空虛。土所有精銳大半。遣調於亞西。故以二月二十一日從事掃海之役。不五日即聞。

以。砲。擊。之。聲。地。中。海。入。口。四。要。塞。據。倫。敦。所。發。表。殆。幾。盡。爲。灰。燼。雖。君。府。斥。爲。非。是。謂。所。費。砲。彈。悉。陷。岩。石。而。聯。合。艦。隊。繼。茲。卽。爲。峽。內。掃。海。之。豫。備。入。口。四。要。塞。之。失。其。戰。鬪。力。夫。固。不。可。掩。之。事。實。也。其。時。英。法。艦。隊。氣。銳。甚。以。無。間。斷。從。續。之。砲。擊。勢。將。指。日。上。陸。並。發。布。通。牒。與。以。二。十。四。時。間。之。猶。豫。交。什。英。法。管。領。而。塞。旁。土。吏。亦。發。命。令。凡。非。戰。鬪。員。者。得。卽。時。退。去。掃。海。船。舶。號。稱。七。十。艘。江。麗。沙。俾。等。艦。廿。日。所。送。巨。彈。約。三。十。回。同。時。迸。發。者。亦。不。一。而。足。賀。的。英。將。且。期。於。景。教。祭。日。以。前。爲。通。過。達。達。諾。之。豫。備。婚。此。則。君。府。之。生。命。至。久。亦。不。越。四。月。五。日。也。

英。法。艦。隊。遂。以。三。月。十。八。日。開。始。大。攻。擊。江。麗。沙。俾。艦。立。於。陣。前。繼。之。以。戰。鬪。艦。三。艘。自。亞。士。送。巨。彈。於。歐。馬。納。雅。艦。亦。率。戰。鬪。艦。三。艘。則。自。加。利。玻。里。灣。爲。亞。細。亞。土。耳。其。之。攻。擊。法。艦。又。與。之。合。以。世。界。無。比。之。海。軍。鳩。聚。一。隅。咄。嗟。土。耳。其。奚。足。當。其。一。擊。耶。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以。積。弱。聞。於。鄰。右。之。土。今。以。運。籌。帷。幄。悉。仰。於。德。乃。取。高。屋。建。瓴。之。勢。仿。吾。兵。法。儲。有。囊。沙。復。利。用。潮。流。得。急。激。以。澎。湃。拋。擲。無。藝。之。水。雷。混。峽。流。而。南。下。不。折。一。兵。不。費。一。矢。而。彼。七。十。艘。掃。海。之。成。功。頓。毀。於。一。旦。又。海。峽。之。旁。地。小。無。自。回。旋。縱。有。水。雷。驅。逐。艦。以。一。時。間。二。十。八。海。里。之。速。力。亦。復。失。其。技。能。故。一。萬。噸。之。法。艦。日。普。悠。者。以。三。分。時。間。先。被。沈。沒。六。百。船。員。同。爲。魚。餌。日。伊。內。洗。日。阿。停。者。噸。數。無。減。普。悠。亦。繼。沈。於。水。底。惟。以。沒。入。徐。緩。少。數。船。員。得。免。於。難。外。此。尙。有。戰。艦。二。艘。雖。自。海。底。救。出。已。無。進。退。之。自。由。歐。戰。發。生。以。來。此。殆。爲。空。前。之。損。失。故。愛。斯。葵。斯。內。閣。亦。甚。被。其。影。響。所。幸。者。江。麗。沙。俾。等。艦。得。屹。然。不。動。而。法。將。復。能。於。倉。卒。之。間。得。廻。航。所。泊。於。敘。科。亞。之。艦。隊。成。軍。以。退。

俾土不克追擊。自此而達達諾之攻擊。殆無關於勝負。土復沈埋廢船於極狹之納賀朗。以絕英法之希望。且埋藏潛航艇於地中海。近爲意大利所發見者。爲艘已十有二。而英艦曰多納晏。曰馬徐格者。以泊於達達諾海峽。被擊沈於潛航艇。此固前月事也。有此證明。而地中海遂以恐慌。有謂於未戰前。德儲材料於土。今始落成入水。又有謂自德製造之自奧入之意大利之外海。且有謂自直布羅陀得西班牙之保護。此英法所不意。以出沒於地中海。其事言人人殊。使英無術抵制。則數十年之制海權。喪盡無餘矣。英與俄法合力以戰土。亦既如前所陳。土被德動以戰英俄。其事實吾請試言之。土之加入戰爭。乃聽命於德。此有識者所知也。北出師以擾高加索。南出師以擾波斯灣。與蘇彝士自軍事言之。在分英俄之兵力。自經濟言之。在阻石油之輸出。亦有識者所知也。彼高加索者。橫於裏黑兩海間。南鄰亞細亞。土耳其。以暨波斯。北爲默捏起。世所稱爲凹地帶。以證明往古裏黑流通之跡者。其位置爲俄土有費所必爭之地也。三十八年前。俄以之自北而南。今一九一五年。土亦欲以之自南而北。但三十八年前。聖彼德之鐵路不能抵高加索。今黑海之東岸曰薄芝。謨者爲聖彼德鐵路西向之終點。自此復迤南而東。與此線平行。達裏海西岸之白肯。而中間復有分道。自富利南下。迄亞律商耿。又西走加斯。東走衣黎威。以達土耳其國境。歐戰若遲緩數年。高加索鐵道更得延長。向南與西而進。則近得以通蜿蜒土耳其國中。以達白達之鐵路。遠得以通自波斯往印度之鐵路。反之而土亦非昔比。始君府對岸之伊斯密頓。終美索不達米之白達。軌道有若盤龍。延長數千里。此世所稱白達鐵道也。雖工程未抵白達。戰事以起。而自伊斯密頓迄加撒里。更自加撒里迤南而西。以達多島海旁岸。此固一九〇八年已落成者。故陳師鞠旅。其勢易

易以一土耳其而南戰俄。北戰英。雖得德之指揮。使無此利便之鐵道。亦疲於奔命已爾。水有黑海艦隊。陸有白達鐵道。土之所以戰俄也。故作戰高加索。土得分爲兩軍。以一軍自君府出發。向黑海東南上陸。侵入俄領。如此則高加索鐵道之薄芝謨危。而石油輸送之咽喉爲土所扼。薄芝謨者。黑海唯一之港灣。又自白肯輸送石油唯一之要路。今茲戰爭。美墨石油之供給。以戰時禁制品。既已杜絕。且產生之額不暨高加索萬一。遭此空前戰爭。求過於供。亦非高加索莫屬。彼石油者。殆英法之生命也。其他之一軍。以攻取加斯爲幟。志者也。平時亞細亞土耳其。其東北有兵六萬。當歐戰開始時。此方兵力日漸加增。迨入戰爭。后已十二萬人。且號稱土軍之精強。使加斯爲土所據。則高加索鐵道中斷。而南部與波斯之交通亦絕。彼石油之出口水道。賴黑海以出。達達諾陸道。賴加斯以出。波斯灣。今殆盡爲土所杜絕也。

土以干戈與俄相見。以十一月始。彼勝於此。同時此又勝於彼。其初殆無勝負之可言。惟延及一月三日。海軍自黑海東南上陸。得入薄芝謨。其時雪與山齊。溫度乃在冰點下六度。非越此出海。一萬呎之險。則俄領不可侵入。既侵入矣。而三面受敵。獨以一面爲土軍出路。又山岳重疊。倉卒不易收師。故亘數日之戰爭。有死而無退。據俄所報告。土師已以一萬五千葬之冰雪中。其別軍之向加斯者。亦爲俄所包圍。其慘澹之戰爭。亦與薄芝謨。背後之狀態無異。土師之脆弱如此。而俄乃聯英法爲達達諾之攻擊者。彼其冒險肯深入。而高加索終將爲其所危。且氣候日就溫和。侵入又自易。易有以俾俄寒膽也。此外而波斯灣之戰。蘇彝士之戰。以暨埃及之遠征。其聲勢足以困英。而可紀述之戰爭甚少。茲故略焉。

戰爭與財力

(續第六號)

端六

六 金貨吸收與信用制度

愚前於報告英國戰時財政經濟文內特闢一章。記載各國吸收金貨狀況。今時勢又歷三月。更覺吸收金貨一事爲二十世紀財政經濟上一大問題。不辭煩冗。欲詳爲讀者一陳之。

英國用金本位制最古。自普法戰後。德以提議萬國複本位制爲英所反對。遂決計改用金本位。嗣後拉丁同盟美利堅日本諸國陸續採用英制。印度亦於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改金匯兌本位。並停鑄銀幣。美國以實行兩本位制失敗。而金本位之風。遂徧於全球。羣以爲莫可訾議。經濟學者雖常主張萬國複本位制。而因時勢所趨。發言無效。準理以論。萬國複本位制。雖未必不可行。然近數十年內。恐非吾人所望。我國幣制紊亂。歷數千年。從未有良法。美意足垂數百十年之範者。近寰海交通已久。國際競爭日烈。而我國財政上第一大問題。至今不齒。幣制借款。消費無迹。調查有局。成績無聞。號稱有識之時賢。不明大勢所趨。猶斷斷然於首採用銀。繼改金匯兌。再循序進於金本位。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蠅營狗苟。吾國政治界之通病。良可慨已。

金本位、銀本位、或複本位、或萬國複本位。是非得失。茲且不論。但各國既均採金本位。則金貨爲清償國際債務不可缺之要素。前言國際貿易。以匯票爲之媒介。而匯票又全恃貨物爲之後援。似金貨無甚關

繫。然貨物之交換。或盈或絀。迥無定軌。更加其他各種條件。則匯兌率之變動。無有已時。且當此戰時。信用之範圍。大為收縮。國際貿易。恒非即時清算。不可。欲即時清算。不過數法。一輸出貨物。以與輸入貨物。相交換。二債權國。則在外國市場發賣證券。三債務國。則在外國市場募集公債。此數者。若均不行。則惟有輸出現金之一法。故現金在戰時。尤為切要之物。各國平時保存金貨。或依賴中央銀行。或貯之國庫。其趨勢。至近三二年。而益烈。歐戰發生後。英法俄德。或擊擊於吸收。或惴惴於失散。讀雷德氏之演說。而其故可睹矣。茲將開戰前及現在之各銀行營業報告比較如左。

立儲而因和發現。法蘭西銀行。一九一四年七月十六日。一九一五年二月十七日。增加。

丁創。美時。日本。一九一四年七月十六日。一九一五年二月十七日。增加。

英。德。日。金。本。自。開。戰。前。至。一。九。一。四。年。七。月。十。六。日。一。九。一。五。年。二。月。十。七。日。增加。

金幣流通額。二。一。四。一。七。八。九。一。八。八。一。九。七。

德意志帝國銀行。一九一四年七月十五日。一九一五年二月十五日。增加。

金貨。六。七。二。〇。四。千。鎊。一。一。一。四。二。八。千。鎊。四。四。二。三。四。

銀貨。一。六。三。三。八。二。三。三。七。四。減。一。三。八。六。四。

紙幣流通額。九。九。七。二。八。二。三。一。八。七。〇。一。三。三。二。四。六。

俄羅斯帝國銀行。

一九一四年七月十四日
一九一五年二月五日
增加

金貨 一七四三·五一〇千盧布

銀貨 七三·三九〇

紙幣流通額 一·六三〇·三七〇

奧大利匈牙利銀行

一九一四年七月十五日

金貨 五一·九六六千鎊

銀貨 一二·〇六六

紙幣流通額 九〇·五二七

英倫銀行

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金貨 三八·五六四千鎊

紙幣發行額 五七·〇一四

紙幣流通額 一九·三二七

政府紙幣流通額

政府紙幣準備金

一七七一·五一一千盧布

三·一二五·〇〇〇

一·四九四·六三〇

減九五·三八九

開戰以後無報告

一九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六五·五四五千鎊

八二·六一四

三四·一六七

增加

二六·九八一

二五·六〇〇

四·八五〇

綜觀此半年內五國中央銀行金貨之變動。英倫銀行增加約五千二百萬鎊。德帝國銀行增加約四千四百萬鎊。法蘭西銀行增加約五百六十萬鎊。俄帝國銀行減少約九百五十萬鎊。(以十盧布等於一鎊)

計之)奧國則以無報告不知其增減之狀。今將增減之理由縷列於左。英倫銀行之增加。一係由俄國運來八百萬鎊。二係坎拿大南非洲澳洲紐西綸印度等處代收金貨。三係吸自民間。德帝國銀行之增加。一係政府以「斯攀道」金庫。二係之軍用準備金一千萬鎊移交銀行管理。三係自奧匈銀行得來。三係吸自民間。法蘭西銀行之增加。一係開戰時由英國輸入三百萬鎊。二係吸自民間。俄之減少。殆全為運往倫敦八百萬鎊之故。吸收金貨。不僅此五國為然。今將最近三年間歐國各國中央銀行保存金貨之額。列左(單位為鎊)

	一九一二年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四年
英吉利	二九.二九四.四五五	三三.八四七.五三五	六九.〇三二.一三五
奧大利匈牙利	五〇.三八〇.〇〇〇	五一.六六六.〇〇〇	五一.五七八.〇〇〇
比利時	八.五五九.〇〇〇	九.九六〇.〇〇〇	一〇.九七七.〇〇〇
丁抹	四.三〇五.〇〇〇	四.二六〇.〇〇〇	四.五二〇.〇〇〇

(一)參閱「英國戰時財政經濟概觀」第五章

(二)Spindau, 普法之役, 德得法賠款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以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之金貨存於「斯攀道」庫內,以備戰時之用。

(三)倫敦經濟週報,以奧匈銀行不發表營業報告,為金貨運往柏林之証,見 The Economist, No. 3727, Jan. 30, 1915, p. 190.

(四) London Bankers' Magazine, No. 951, Feb. 1915, p. 288.

當亦不少。然此僅英國為然。其他各國自中央銀行所保存者外。殆不見金貨之踪跡也。

最近三年世界產金額(一)如左(單位為鎊千九百十四年未確)

	一九一二年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四年
杜蘭斯窪	三七.七一九.八五二	三六.三七七.八〇二	三四.六五五.一二二
羅迭西亞	二.六三三.二四六	二.七八七.一三六	三.五四九.六五五
西非洲	一.四七七.二〇五	一.五六九.三一二	一.七六一.〇〇〇
馬達加斯加島	五八五.〇〇〇	四〇八.九二〇	三九六.〇〇〇
美國	一八.六九〇.三〇〇	二七.七七六.八八〇	一八.五六四.〇〇〇
墨西哥	四.五〇〇.〇〇〇	四.一〇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〇
加拿大	二.五一一.八五八	三.三三三.二二六	三.三三三.〇〇〇
中美洲	七二六.五〇〇	六〇六.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〇
歐洲(並西伯利亞)	六.六一九.五〇〇	六.八五二.四二〇	六.六一〇.〇〇〇
東南亞印度	三.四〇八.〇三二	三.三八三.一七七	三.三八九.六〇〇
中國及日本	二.一八三.〇〇〇	二.二一〇.六四〇	二.二三五.〇〇〇
南美洲	二.四八五.〇〇〇	二.六一一.六八〇	二.六五〇.〇〇〇
澳洲	一一.三二七.一六〇	一〇.六〇六.六七八	一〇.三五〇.〇〇〇
合計	九四.八六六.六五三	九二.五三三.九五二	九二.〇六二.〇七七

(The Economist, No. 3728, Feb. 6, 1915, p. 229.)

上表內英殖民地、一杜蘭斯窪、二羅迭西亞、三西非州、四坎拿大、五東西兩印度、六澳洲、合計每年產金約占全世界百分之六十。其次為美國、約占全世界百分之二十。又其次為俄國、約占百分之五。更其次為墨西哥、約占百分之四。其餘諸國不足數也。然產金之國未必即保存金貨之國。觀下表則可知矣。

(單位為鎊)

國名	一九一二年產金額	一九一二年末貯金額
英帝國	五九,九〇〇,〇〇〇	二九,三〇〇,〇〇〇
美國	一九,七〇〇,〇〇〇	二五八,〇〇〇,〇〇〇
俄國	四,六〇〇,〇〇〇	一五五,八〇〇,〇〇〇
法國	三五〇,〇〇〇	一二八,三〇〇,〇〇〇
德國	一六,〇〇〇	三八,五〇〇,〇〇〇
奧國	四二〇,〇〇〇	五〇,四〇〇,〇〇〇
意大利	一〇〇,〇〇〇	四六,〇〇〇,〇〇〇

雖然、在當時戰時、與平時異、使貯金為無用而有害也。吾無說焉矣。苟有貯金之必要、則英倫銀行不

(15) London Tankers' Magazine, No. 561, Feb. 1915, p. 287.

(16) The Economist Journal 主筆 W. Keene 論英倫銀行將來不久所遭之危險、不在準備金之不足、而在其反對之方面、金貨如此屯積、其結果足使當事者不身維持其適當之利率、當事者倘能見及此、則此後不應再獎勵海外金貨之流入、而當設法拒絕

降、而適在其反對之方面、金貨如此屯積、其結果足使當事者不身維持其適當之利率、當事者倘能見及此、則此後不應再獎勵海外金貨之流入、而當設法拒絕

(17) The Economic Journal, No. 96, p. 628.

患無來源矣。

「保存金貨之目的有二。一維持兌換制度。當外國匯兌緊逼之時。則散之。俾國內通貨不失其均衡。二如欲在外国購貨。而非現金則彼不受者。則此項基金之準備為不可少。」(一)英法為債權國。且以海軍之強盛。得自由與海外貿易如故。第二條件隱於無形。至言兌換制度。英夙自稱倫敦為世界惟一自由市場。自一八四四年發布銀行條例後。英倫銀行未曾停止兌換。匯兌率之高下。原因甚多。貨幣之良否。亦為其一。然不得兌換不停。即足維持匯兌也。自俄之食物不能出口。而美之食物輸入英國者驟增。二月十一日以後。坎拿大為英倫銀行所收存之金貨。漸又運往紐約。於是英美匯兌率。於旬日內由四元八三降至四元七九。(四元八三者謂英金一鎊可電匯美金四元八十三仙也)是非英幣之實值下落。乃金貨流出時匯水上升之常態也。德以商船被捕或趨避中立國。海外貿易全然杜絕。故不得不在接近各中立國如荷蘭丁抹瑞典那威瑞士等間接輸入。於是金貨之第二作用始顯。開戰五月。已實運金貨五百萬鎊往荷蘭諸國以為購貨之資。(二)是與俄國運往倫敦之八百萬鎊同一作用。德帝國銀行於半年間吸收金貨四千四百萬鎊。非如英國之擁有多數產金殖民地。得隨時代收金貨於海外。則其事良不易。今除所已知之斯攀道金庫一千萬鎊外。餘仍三千四百萬鎊。縱如倫敦經濟週報所主張。謂得自奧匈銀行者不少。然愚料奧匈銀行決不能竭全力之大半奉之鄰國也。然則三千四百萬鎊中。

(1) J. W. Keynes, "The Prospects of Money," November, 1914, "The Economic Journal," No. 96, p. 622.

(2) 見查爾萊氏演說。

大都來自民間無疑。德之紙幣既成爲不換紙幣。又加以政府禁止現金出口。故德帝國銀行之紙幣。價值在荷蘭已低落百分之七八。現紐約對伯林之匯水已騰貴百分之十。此等現象。與上述英美間匯兌之變動不同。後者爲一時的現象。前者爲永久的現象。（自非復興兌換弛禁出口）是即第一作用之發現也。紙幣價落已及三月。未聞德政府講維持之法。而竭力吸收金貨如故。何哉。掘江博士（一）謂停止兌換爲保留金貨。是也。謂以防兌換停止後紙幣流通價格之低落。則不盡然。蓋準備金貨之目的。原爲兌換。今有金貨而不兌換。與無金貨奚擇。欲不低落。又安能得。是欲防之。乃反促之也。博士又謂停止兌換爲將來易於復興兌換制度。是或當局者之苦衷。然今日不計。安問將來。是等政策。決不能謂之至善。察當局者之意。殆置重國內貨幣之流通。而不顧對外匯兌之影響。彼以爲帝國銀行既有如許巨金。足使一般人民信用紙幣之價值。庶市場不致擾亂。至於對外購貨。或以收回海外投資充之。或竟送出金貨以爲一時權宜之計。其事之重要。不及內國紙幣之流通歟。平情論之。兌換制度之確實。世界各國無有出英倫銀行之右者。

雖然。吾人須知英美信用制度與歐洲大陸迥異。大陸中央銀行之業務。首在發行紙幣。故存款不甚發達。英美重在存款。故紙幣之發行爲數至微。紙幣與存款。二物而一。銀行學者所公認者也。蓋英美銀行所收公衆之存款。多係隨時支取。銀行備有支條簿（二）存款者領得此簿後。可隨時發出支條。以償債

（一）法學博士掘江博士著有「歐洲戰時戰後之財政策」一文。載太極第二十四號。（大正三年十二月發行）
（二）支條（Cheque）及支條簿（Cheque Book）悉於「英國戰時財政經濟概觀」文內。會詳作現匯票及匯票賬簿譯名殊不妥。茲得候官嚴氏原富。譯作支條。較爲適當。特改正於此。請見嚴譯原富部乙篇二論泉幣註中。

務。此票發出後。常輾轉流通。不異紙幣。及至承受此票之銀行。又多記入最後所有者之存款賬內。實際領取現金者絕少。是則利權之移轉。與紙幣無不同。惟紙幣一經移轉。如發行此紙幣之銀行或破產或停止兌換。致紙幣價格下落者。前所有紙幣之人。即轉讓紙幣之人。不負絲毫責任。而支條之經過。各事均不能脫此干係。此其所異也。夫英美信用制度。何以異於大陸。白芝浩White謂信用之所以發達於英。以英不受外國侵襲及國內承平無事之故。黨霸Party非之。謂美制緣於英。英信用制之發達。因於需要。不因於選擇。國民性之差異。不足為存款制度發達之惟一條件。人口稠密。交通便利。工商業之發展。皆所以助長此制。季爾伯Quilber謂原因非一。第一。政治平靜。財產安全。故人樂出其寶藏之金。付之銀行。俾代為管理。第二。一千八百三十三年條例。股份銀行不許發行紙幣。因此誘導人民之存款。第三。英人口稠密。都市彼此接近。故銀行或其支店。得以支條代紙幣。三子之論。愚於季氏殆無遺恨。惟於第二條中。欲以二事補充之。其一。即一千八百四十四年之銀行條例。限制英倫銀行發行紙幣。其二。則一千八百五十四年清算所完全成立。一千八百六十四年英倫銀行加入清算所。皆足以滋長支條制度者也。

(一) 普通信用條項。常有保證三日之事。條項。包假不包倒。其保證範圍。固不若支條之大。然總之。皆明來手。儻若支條作用。惟目下銀行紙幣未開有此。

(119) Walter Jackson, Lombard Street, p. 90.

(120) Charles F. Lindsey, The History and History of Banking, 2nd edition, pp. 49-51.

(121) W. A. Howard, The Histor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Banking, revised ed. N. York, Vol. I, p. 158-9.

英國支條制度（粗忽言之即存款制度）既如此發達。則兌換自毋庸停止。美國銀行制素稱紊亂。然此次國庫兌換亦未停止。（一）而歐陸中央銀行無不停止兌換者。可見兌換制度與信用制度大有關係。蓋兌換紙幣之流通額少。兌換自易爲力。人民亦無要求兌換之必要故也。然存款之性質。實與紙幣無殊。其及於社會之影響。決非有輕重之別。各國屢定發行紙幣之限制。而略於存款之責任。未爲允也。英制既去紙幣而就支條。故有償還延期令。而德無之。（二）然英之償還延期業已終止。德之停止兌換。仍若初時。則英之金融組織與信用制度。實超乎德國之上。無容疑者也。

七 財力均衡與食物問題

雖然前所比較。乃彼善於此之謂。非有天壤之判也。以德國學術之進步。人民之勤奮。休養生息。逾四十年。一旦毅然宣戰。必非絕無把握茫然一逞者也。財政雖窘。（三）苟人民竭誠愛國。踴躍輸將。（四）二三年之軍費不足籌也。紙幣對外價格雖落。苟帝國銀行始終保存已有之金貨。爲將來復興兌換之資。則

(1) The Economic Journal, No. 96, p. 623.

(2) *Ibid.*, No. 95, Sep. 1914, p. 506.

(3) 參閱羅江博士「歐洲戰時戰後之財政策」見太陽第二十卷第十四號。

(4) 英財政大臣雷德氏在議會報告。謂三億五千萬鎊之戰時公債。應募者十萬人。爲自古以來英國募債所未見。而德國第一次公債二億五千萬鎊。應募者乃爲百

十五萬人。其中九十萬人所購公債之額。各在百鎊以下。二十萬人各在五鎊與十鎊之間。各儲蓄銀行之存款者。應募至四千五百萬鎊。

信用制度之維持終有可言也。茲篇材料得諸英籍。寧無夸詞。即彼都人亦不乏公正賢明之士。今且略舉一二以爲愚財力均衡之證。

Round Table 記者曰：「苟彼政府有印刷機。即可以製幣。苟彼人民信其政府。即可以此幣爲久戰之資。其他問題。如得食之艱。失業之苦。物價之騰貴。皆不足迫其息戈修好……自財政經濟上察之。最要問題。在日耳曼人之心理奚若。及其所擬犧牲之程度。吾人遠矚時局。覺此程度頗高。恐戰爭之結果。不待此犧牲之過重難堪。而已決定於戰場彼此之勝負矣。」(一) 結論中一節云：「吾輩固當竭其力之所能及。從經濟財政上摧壓敵人。然謂此即足制勝。愚矣。今茲事業。在提三尺劍殺敵曠場。經濟勢力。不過當其一面耳。……制海權爲帝國存亡之鍵。勝敗之分決於此。權在我海軍下。則帝國可立於不敗之地。否則勝云乎哉。」(二)

泰晤士記者曰：「適論『銀彈』及吾英人富饒自負。覺事實之來告。於吾英無不利。實則吾人所應曉之事。即專門財政之士。今亦茫然。戰經五月。局正發展。猶憶十七年前。俄國銀行家兼經濟學者蒲洛棲曾有言曰：『如彼戰事。實不可能。蓋交戰國財政。無論其國若何富庶。必且陷於麻木不仁之苦境。故』是等似是而非之論。今人猶樂道之。讀本期經濟週報而得一例。該報載雷德君演說辭有曰：『每

(1) "The Round Table," The Round Table, No. 17, Dec. 1914, p. 159.

(2) Ibid., p. 163.

(3) Ibid., p. 163.

月戰費。既達四千五百萬鎊。彼謂財政計劃。無論若何完善。不足支持戰局者。實確有所見。雷德氏之意。蓋謂費用之巨。足以弭戰於無形也。類此議論。滿於國中。羣謂戰場勝負。可置勿論。僅此財政經濟之疲竭。足以降敵而有餘。是等訛言。絕鮮價值。今茲戰事。範圍情節。世所未經。吾以爲休戰以前。經濟舊說。必多所釐訂。翻閱史乘。從未見能制勝疆場之國。因費絀而不戰。或戰而不支者。國如英德。爭衡將來。財政上之犧牲。經濟上之困阨。其有待於許多難題之解決。以爲解決。有斷然者。」

霍爾敦氏演說德國財政。斷之曰。『德之軍費。每日約需二百萬鎊。一年以後。其吸收人民之流資。或證券。或家財。或物產。必不下七萬萬鎊。……吾人須知此一年內（或不止此）就敵人金況而論。決無休戰之事。』

綜上各章。兩方之現狀。可略睹矣。武力均勢矣。財力均衡矣。戰爭之結局。可得言乎。猶未也。今且更進一步而研究食物問題。

以食物論。三同盟國頗占優勢。俄供給食物之國也。其不患乏食明甚。英法得自由貿易。其仰給於海外也。甚易。德奧逼處大陸之中。平時生貨之最大輸入國。東爲俄。西爲美。俄源既絕。美貨難輸。食物供給問題。仍爲德人一主要課目。決句以往。德人思得一破除英人遏糴之法。大聲宣布於二月十九日以後。將英王國四周海面。全然封鎖。無論何國商船。航行此封鎖境域內者。德軍艦將不預加警告。即行攻擊。德之駐美大使。諷美政府。如美能令英不遏糴。則德亦不封鎖英之四海。此所謂封鎖。自非絕對之稱。其不

能禁英之自由輸運。顯然易睹。但既不先警告。即行攻擊。且無論何國商船。一律如此待遇。則此宣言之影響。不僅及於英之商界。且及於中立國明矣。頃閱英報。知英商船及中立國商船。為德潛航艇所擊沉者。已數見不鮮。夫德之食物供給。狀果奚若。此吾人所亟欲聞者也。德自普法戰後。由農業國一躍而為世界三大工商業國之一。近且欲摩英肩而過之。「一千八百十六年。德之業農者千八百五十萬人。餘僅六百三十一萬。一千九百零五年。業農者數如前。而其餘為四千一百八十萬。」(一)自經濟學言之。土地之報酬率以漸而減。德人口增加而土地面積如故。毋惑乎供給之不足。然以近世科學之魔力。足以改良土宜。增加收穫。以三十人耕供百人食。未見其不足也。藉曰從軍者衆。南畝荒蕪。然中立國之間接輸入。既不能完全禁絕。占領地之敵國倉廩。亦可以稍助軍需。未見其十分不足也。雖然。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德人知食物問題之足為後患也。早已殫精竭思。熟籌自給自足之方矣。伯林高等學校長愛茲霸赫博士(二)刊行一論文。(三)題曰「德之食物與英之遏糶策」。(四)文為十六學者共纂。四月成書。年終出版。書中歷敘英之政策。德人業已於數月前料及。並假定德已全被封鎖。而目下食物。不患缺乏。又須如何設法維持將來。著者從科學上評加研究。知德人現在「食量」(五)濫費者百分之五十九。蛋

(一)新日本第五卷第一號(大正四年一月)一三七頁河津運博士之「最近世界商業之發達」。

(二)Dr. Paul Fitzhacker.

(三)見太晤士二月二十三日社論「Are the Germans Starving?」

(四)四原文未詳。譯為「The Feeding of the German People and the English Starving—our Plan」。

(五)Carotie's 此字由物理學上之熱量用來。蓋自物質上言之。則為食物。自能力(Energy)上言之。則為Carotie也。

白質濫費者百分之四十四。其原因則歸之富豪之消費過度及使用食物之不適當。至於今日。實際養身之食量。可由六十七減至五十六。蛋白質則由一五半增至十六。易辭言之。食量有餘。而蛋白質不足百分之三也。其理由則因肉類牛乳等多含蛋白質物不能入口。而國內砂糖之供給。足以增多食量故也。著者又進陳補救之法三。一節用牲畜。二調置農產。三改變生活習慣。循序漸進。不圖近功。雖不能使人民度日如前。然其差不遠。且必在生理必需之上。依此計畫。食物當較從前標準減少百分之十。蛋白質減少百分之十三。如此則可支持於永久云。

本篇於列強形勢。略已陳述盡致。今將歸結全文。更贅數言於此。就武力言之。德之陸軍似強於俄法。然合德奧土耳其之兵數。不敵英法俄之多。海軍之技能。英德約足相抗。而英之質量多於德。自財力言之。俄雖不及德奧。而英法則過之。即以中央銀行貯金論之。德奧不過一億餘萬鎊。三同盟國則逾四億萬鎊。更自食物言之。則德之此後供給。頗費研究。三國之需求。似易滿足。準情論事。三同盟國其將贏得最後之勝利乎。雖然。事變之來。決無常軌。今後之事。拭目俟之可也。

(完)

民國四年二月草於倫敦

論壇

集權平權之討論與行省制度

汪馥炎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此吾邦之古訓也。顧欲進求所立之道。則條理萬端。言各有當。而以吾人常識察之。要不外定一憲法而納政權於分配調劑之域。立一制度而令社會有歧途發展之機。近來談法之士。論治之家。或以抵抗為政治之作用。或以調和為立國之大經。誠以政體分類。無論總統與內閣。統一與聯邦。皆各有其集權分權之趨勢。錯綜其間。究之何者宜於集。何者宜於分。何者此宜集而彼宜分。何者此宜分而彼宜集。何者集之可受操縱指揮之利。何者分之能盡泛應曲當之宜。何者集而不成獨裁。何者分而不釀割裂。曲折千變。舉莫外於抵抗調和之軌。軼越以行。柏哲士嘗舉世界政體分別而評騭之。而獨歸宗於平權制。(Co-ordinated government) (1) 並謂「此制通行於世界之諸大國。能使政治社會維持助長。得自然之發達。而無偏頗狹隘之虞。世界進步。苟非至於不能想像之境。此制必與相為終始。」(2) 夫所稱為平權制者。謂能平衡權力之增減。而不使偏倚者耳。如權所以衡輕重。度所以測長短。欲使輕重長短相斲平均。固舍權與度。莫能致力。欲使政制適合。不陷偏頗。則舍平權制。亦莫奏效。柏氏所稱之平權制。非謂平權制為別具一種之政體。而實各種政體所含之作用。故柏氏既舉一平權制。反面即標一集權制。Consolidated government (3) 以與對峙。蓋集權制悉舉其權於單一之體。則羣衆意思與權利束縛馳驟。自難發舒。是以柏氏斷為粗惡專擅之政制。謂在任何社會。均感不通。然則集權制

亦非別具一種之政體。而實各種政體所呈之變象。余以爲世界政體。無論若何類別。苟能分配政權。以盡調劑之利。皆可稱爲平權制。若徒專擅權勢。以逞一己之私。終必形成集權制。如有疑吾言者。取證正不在遠。今者吾國政體。非號稱爲總統制乎。何以稍具常識者。皆嗤其爲不類。無他。未能平衡政權。徒知吸取權勢也。以如此之專擅政治。柏氏譏爲任何社會不適者。而偏適於吾國。實爲大惑不解者矣。雖然。現今政制之不洽於人心。又非總統制自身之弊。而實名是實非總統制之弊也。以是吾人所欲討論者。亦非品評政制之得失。實在探察運政之樞機。儻吾不能窺測政治之中樞。以發展其支配政權之作用。則存總統制。不足以善治者。卽革總統制。又何救於時政。以人舉。亦以人廢。質之政體本身。固無絕對善惡之可言也。

夫政體本無絕對之善惡。而運行政治之樞機。則必依據平權之原理。吾知世界立國。殆無人敢否認此公例者矣。乃反觀近日吾國政象。則何如者。內而自政事堂成立。各部總長。悉同虛設。而機要主計各局。迭牀架屋。增設類仍。外則巡按使握一省之全權。事無鉅細。必由歸納。甚則本隸中央之財政廳。亦將爲其屬署。義當獨立之司法官。亦爭歸其任用。至於代議機關。盡成假設。自治基礎。雖有若無。一國權力。內集於政事堂。外集於巡按使。名爲集權。中央不啻二重政府。Dual government。政象離奇。莫可究詰。顧何由致此耶。吾人試觀現時政局。推索真相。而證以內籀歸納之術。蓋亦大有其因存焉。其一。則倡導復古也。此派倡導復古者。吾姑不問其目的何在。亦不暇推其心理何若。惟泛覽史籍。何代又無良治。苟能折衷因應。施權得宜。夫何古之不能復。若僅以復古爲不適世界潮流。似尙不足折復古者之心。故人謂

古之不宜復。余則謂其不善復。試觀今之政治。何一不欲循清季辛亥以前之舊。又何一能肖清季辛亥以前之舊。卽如肅政廳。誰非謂其模倣都察院之制度來乎。而在清末臺諫。猶有江春霖胡思敬之流。抗言立朝。以氣節聞。視今肅政史之唯唯否否。無所表見。當必有所軒輊者。况清至垂亡。各省尙有諮議局。各省行政。所賴監督之力實多。今則行省求有類於諮議局者。亦不可得。更何論有省議會也。此而號稱復古。抑何古之不類。今所爲。是又言復古者之羞矣。其二則迷信官治也。官僚政治。至今日亦可稱臻其極矣。在昔國會省議會跡近操切。政府行事動爲掣肘。乃自國會打消。以次殃及省議會。迄今代議機關固已虛劉淨盡。遂不惜舉民治所有之事。而悉代以官治。故一議員之資格。必經官吏之鑒定。一自治之事件。必經官吏之督程。詎意官權益恣。而官方益壞。道尹知事大半存記保免。獵取一官。殆銅符在握。使貪使詐。控告迭聞。當局者固亦未嘗不思澄清吏治也。故出巡之典。見於令甲。枉贓之律。罰重前清。然而法令弁髦。犯者依然。卒之民氣潛銷。官常不整。雖再多增治官之官。其又何裨於治道哉。英儒穆勒。闢官治最有力者。其言頗多。發人深省。請以其說進。

蓋欲爲文明之國。持既盛不可復衰之勢。則所謂自由之民。必得此以爲繕性操心之用。而後能自拔於一身一家之私。與其國之公。利害情相習。其身常出以與國人相見。而致力於公事之林。而其民有以常卽於和。不致分處於獨也。假其無此。則其國今者雖治矣。其民習歷久而日臭。其民才亦以不用而日窳。雖有自由至美之國憲。勢將扞格而不操。桀者長而乘之。斯其治復返於專制。觀於國無地方自治之制。而勉爲立憲者。其轉瞬消滅。可以悟其所以然矣。

且文敵之國。國民之事。待官而辦。習以爲常。卽民欲有爲。亦必奉命朝廷。而以官爲之程督。是故國有災害。民責言繁興。以爲斯皆師

尹之辟。致如此耳。使其可忍。則賄議作惡之意。與使不可忍。則豈然羣起而挺之。於是乎有革命之事。（五）

讀穆勒此論。可知盛行官治之國。必致釀成兩層惡果。而此兩層惡果。又隨民性上下。盡量以呈。蓋民力。偷惰。則政治任其專制。民怨潰發。則草間崛起。革命嗚呼。苟吾國民終非舍專制革命二者以外。不能討生活。則又何必迷信官治之萬能耶。其三則崇尚國情也。國情者。實隨時代遷流。而變易不居者也。故善察國情者。必因時以制宜。不立法以泥俗。乃今倡言國情之輩。彷彿一言國情。而國民程度低下六字。卽足爲國情表徵之符號。是以代議之機關。自治之制度。乃至一切憲政之萌芽。均諉爲民智幼稚。勿適宜於運用。不惜摧陷廓清。一掃無跡。更別創立所謂特別之法與制。蒙頭蓋面。而強指之曰。惟此始適國情也。此其設想之謬。黃君遠庸曾有最痛之語以闢之曰。『斯言果信。卽等於謂吾中國人在天演上。當永劫爲奴。惟治奴當永以特別法耳。』（六）夫至以治奴之法。治中國。姑無論吾民之果爲奴與否。卽誠民智低下。有若奴矣。試問斯時政府。又甯能獨善。穆勒推求至此。復有數言。可代吾說。請摘引之。

處今物競之世。國之能事。終視其民之能事爲等差。彼爲國家而陰求民才之燧弱。以爲必如是。而後吾政舉。吾法行。而國可治也。則不悟國多愚闇。選賢之民者。其通國之政令教化。未有能離庸稚。而卽明盛者也。就令法行治定矣。而置其國於競爭之衝。未或不廢。是故自由之國。欲政府常有與時偕進之機道。在使居政府以外之人。爲之指摘。而論議。今欲政府以外。有如是之人才。則政府所收。不可盡一國之豪傑。又必有地方自治之制。以摩厲其治國之才。此其事固相須。而不可偏廢者也。彼專制之國。方其創業立法。莫不至精。然數傳之後。常至於腐敗。不可收拾者。正坐政府而外。無反對耳。（七）

穆勒此段所陳。乃指政府專尚官治。雖有賢明法度。曾不數稔。尙仍趨於腐敗。況現所稱之法度。適得賢

明之反。則官治爲效。幾何能存。彼以國情二字。爲弊政之廻護者。其亦不思之甚矣。凡上所述各派人之心理。均爲現時政象產出之助。因吾人以論政之眼光。爲政象之評議。勢不得不先取國中最流行之論調。辭而闢之。俾知以若所爲。行若之政。匪徒善治不可期。浸假釀成專制。激起革命。甚則下伍爲奴。讀者勿以余言爲過激。是則明哲之士。已先不佞言之也。夫盛倡集權者。本欲以善治。而乃以專制革命爲奴。收其效。嗚呼。我國民苟不至毫無政治上之自覺心。則必有感集權之縛束太甚。而始徐徐悟及平權制之不容緩圖者也。

平權制固善矣。政權果以如何分配而能平。則繼起之問題也。欲答此問。敢以一言斷之曰。必求之於省制。夫吾行省之性質。既不可稱完全行政區域。而又非屬自治團體。不佞曩亦詳言之矣。今更就省之關係而詳察之。益覺其與政權分配。竟有舉足重輕之概。蓋吾省之位置。立於其上者。有中央政府。在於其下者。有無數州縣。因之省權若倚重於中央。則地方有束縛之慮。若倚重於地方。而中央有尾大之虞。故分配善。則交相助益。分配不善。則兩蒙弊害。省制一有輕重。而政之清濁形焉。可不慎哉。省制之關乎治理。既如此其重要。設今有人忽以吾國行省之現制。爲探何種原則。其區域含有若何性質。來相質問。吾知國人能解答者。十不得二。間有能本政治常識。以下懸斷者。則必指省屬國家行政區域。而爲中央集權制度無疑也。但省既屬國家行政區域。而爲中央集權制度。則地方行政。自以直轄中央。方稱其實。而何以事無鉅細。各省巡按使。必與京曹盡力爭衡。未甘屈伏。最近如財政司法二事。固明明應屬中央行政也。然而疆吏屢與部曹文電爭持。攬歸地方。結果縱部曹制勝。權勢已下移之行省矣。嘗考

疆吏所敢與部曹爭衡權力。必有二因。一則地方本有特殊之情狀。藉以挾持中央。二則在位握有龐大之政柄。因以扶植勢力。前者因勢利導。不難圖治。後則侵國病民。爲害正烈。乃今應利導者而反加以壓迫。應防制者而反任其放恣。毋怪丁君佛言。謂中央求便宜而不得。適與官吏以活動之自由。而地方不得發展。且勢必日就萎縮腐敗而不可支也。良可慨已。且今之省議會。消滅已久而徒虛懸一無法人資格之行省。爲政治累。持廢省論者。固必以省之早廢爲愈。不知就令廢省。而省廢道存。道之區域固較省爲狹。而方之各國地方區域。猶覺碩大無朋。使廢省後。而仍不認道爲法人。則道之爲害。未必不較省爲更厲。使果認道爲法人也。則又何獨於省而不認爲法人哉。吾知廢省者。必又有說。謂省之民衆地廣。不知道之易於鞫勒。故道可存而省必廢。昔者柳子厚作封建論。以爲周之喪。在諸侯強盛。尾大不掉。其後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周之敗端。其在乎此。子厚既言封建之弊。而以秦之裂都會而爲郡縣。謂其所以爲得。乃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子厚推其所由。乃歸咎於人怨。而非郡邑制之失。此其含理甚非。允當。秋桐君會駁之。謂強者之深惡。亦叛耳。初不論叛於何起。苟吾不能以此絕天下之叛。徒使其叛由甲點移於乙點。則挖肉補創之道。未見其爲得。斯言誠信然也。余謂柳子厚之闢封建。卽無異今人之議廢省。苟吾不能取省制以調和中央與地方之政權。以納於平衡之軌。則不廢省固何救於時。卽廢省又何以善其治。今不務權力之平衡。而徒沾沾於省之存廢。是亦秋桐所謂不能自絕天下之叛。徒使其叛由甲以移於乙之類也。不亦朝三暮四之說乎。

且夫省之無論廢與不廢。以及將來或廢而現暫不廢。然省旣一日猶存。卽不可不一日確定其有法人

之資格。此理即質之夙持廢省者。當亦不厚非也。吳君貫因向曾主張廢省者。特以爲省既暫存而不爭。以法人資格必多窒礙難行。余以其言頗多可稱。請特錄之。

今之行省。既已設有議會矣。苟釐正地方制度。不廢去省之區域。而僅欲廢去其議會。在勢未必能行。即能行矣。亦未必果爲地方之福也。而既有議會。使不予以法人之資格。則省議會議決之事。安能發生效力耶。此其障礙一也。行省區域。既有特別之職務。必不可無獨立之財政。質言之。即得自有財產。及徵收租稅是也。然苟不予以法人之資格。安得徵收租稅耶。此其障礙二也。不特此也。直省對於他團體或個人。苟遇有民法上之爭議。必具地方團體之資格。乃能自主張其權利。若國家不承認其爲法人。將不得爲訴訟之原被告矣。其所有之權利。安所得保障耶。此其障礙三也。(二三)

吳君所列三層障礙。除第三尙未發見爭議外。第二則地方稅制。現已混亂不清。尤以第一爲陷於絕地。而不可通。乃今立法行政諸當局。漠然無所動於心。一任省之行政魯莽滅裂。弗加治理。不徒政治大壞。國家形體。且未具備。然則不認省爲法人。則萬萬不可行也。

省之必認爲法人。固矣。顧省當爲何種之法人耶。國家亦法人也。地方自治團體亦法人也。若認省爲國家之法人。是認省之區域。無異聯邦。此在中國。必不能行。故省爲法人。必屬地方自治團體無疑。然地方自治團體。有兩大別。一行於英美。一屬之大陸。然吾國人之談地方自治。則每宗大陸。而與英美之制。相去固甚遠也。茲欲抉擇兩制。以爲取法。首宜標其區異之點。此則美人黎喀克已先析言之矣。其說曰。

地方政治團體之組織。可分爲二種大相反對之制。其一爲地方分權制度。或地方自治制度。用地方分權制度者。地方事務之管轄。權付之一曹官吏。由其地之人民自行選舉者也。而此等官吏。則須服從中央所發出之普通法規。或憲法的權力所發出之普通法

規。大成文憲法所表示者。憲法的權力所發出之普通法規者。即所以監督中央及地方者也。而當處理公共事務時。操最完全之權者。即其地之國民。其二為中央集權制度。用中央集權制度者。地方事務之處理。大部分為中央政府所任命之一曹官吏管轄之。地方分權制度。合衆國全然採用之。英國亦然。惟較合衆國則稍減。中央集權制度。法國採用之。普魯士王國則並此二種制度而實行之。三。觀黎氏所述。可知英美大陸兩派之地方政治。含有二異。一則地方官吏。全由當地居民自行選舉。一則地方官吏。必由中央政府循資任用。一則官吏處理公務。雖可相度地方需要。隨機因應。但必服從憲法權力所發出之普通法規。毋使叛越。所謂受立法上之監督權是。一則官吏黜陟臧否。權操自上。所有地方政務。均不啻為國家行政之分部。而地方意志。嘗屈伏於中央意志之下。所謂受行政上之監督權是。兩種地方政制。橫亘於前。以聽吾人之採擇。不佞曩著省制私議。已從國基上。法理上。民權上。推言大陸制之種種不適宜於吾國。反以證之。可知矯其弊者。自舍英美制莫屬也。惟吾地方政治。所以必當提倡英美制之故。除曩述三種理由外。尚有一大特別情形。為吾省制所不得不參究而應用者。故特補之以廣前篇之意。

近世談地方政治者。每先計畫政治所及之區域。泛稽各國制度。有所謂官治區域者。有所謂自治區域者。又有所謂官治自治同一之區域者。英美則自治區域以上。或為殖民屬地。或為中央政府。或為聯邦。而無所謂官治區域。法則邑為基本自治區。郡為官治區。縣為官治自治合區。普則市町村為基本自治區。縣為官治區。而州與郡均為官治自治合區。此世界地方政治畫區之大概也。若以吾省與之比較。則

區域寥廓。無可爲例。然而地方制度。余則祇認其有省縣兩級。縣應屬基本自治區。而省應屬官治自治合區。至於純屬官治區。則爲吾所不應有者。且吾之省雖屬官治自治合區。但就自治一方面言。又不可以基本自治區之制度視同一律。蓋基本自治區。不妨按合自治範圍。施行政治。省則不過合各縣之自治事務。而集其大成。又上接中央。旁鄰各省。自不得不另有一番組織。而非可以基本自治區之制度。削足適履也。聞之自治行政。有一反比例焉。卽地方之區域愈大。則自治之範圍愈狹。地方之區域愈小。則自治之範圍愈廣。此因普通自治之性質。實以其地方常有特別之利害關係。僅限於社會之一部。而不及於國家之全體。國家因不能處理此等瑣屑事件。不如委之特別區域。而使其與區域內之人特別治之。如市鎮橋梁之建設。街車之布置。此其利害關係。一市一鎮。卽優爲之。無勞省之瑣瑣代謀。甚明。試觀法普自治畫區。此等事件。亦僅見之邑與市町村。至縣與州郡。則區域較大。而自治事件。幾全吸收於官治機關之內。若英美固同屬地方分權制度。然觀其殖民屬地之政治。與各團體區域之自治。倘不相侔矣。吾國之省。官治自治。雖同現於一區。而以自治事件。全吸收於官治機關。此固余之絕端反對。特如英美團體區域之自治。亦非吾省所當效法。況省既總集各縣之自治。則事權龐大。必當提綱挈領。規畫全局。如劃定自治區域之廣狹。分配地方事務之大小。均省政府立法所有事也。更有進者。凡低級自治團體之吏員。大抵屬於名譽職。以不受俸給爲原則。故從事於自治事務之吏員。必其生計先本充裕。而爲義務心所迫。始肯出兼行政事務。且職務僅屬名譽。而地位亦不示人以可歆。則斯職決無有趨之如鶩者。然後自治制度。方可收弊絕風清之效也。儻吾省之行政。亦盡模倣此制。則擔任公職之吏員。職務

繁劇。必且百倍於縣之自治。安有餘暇。可以兼營私人生活。而又責以不受俸給。恐無一人敢承斯乏。況省行政條理之密。責任之重。有非專門學識技術之人。決不足以勝任愉快。是在位者。而不限於專務之吏。更安足語治道。此在大陸諸國。優級自治體之公吏。尙多出於專務職。矧在吾省之位置。方高出於大陸之優級自治體哉。本上所述原理。可知吾行省之自治制度。斷不能做大陸之地方政治。必取英美殖民地。與聯邦各州之政制。斟酌而變通之。庶幾可近。今欲取吾省與世界之行政區域。一爲比較。吾則認定。非美之州。德之邦。又非英美普法各地方。基本自治之區域。實宜取加拿大澳洲諸州之政制。而復以英美地方自治之精神。揉合而參酌之。以適成爲吾中國之省制。斯得之矣。張君東蓀近謂吾省當爲一自政體。而所謂自政者。適當英字 Self government (一四) 此固與所提倡英美之自治。初無殊異。特吾未暇爲自政與自治。在學理上細作區別。(一五) 東蓀則取二者而詳析之。自較吾說精密有加。惟依吾理想上之省制組織。僅就地方政務。可由行省全權處理者爲限。至於官治一面。並未涉及。東蓀似頗不認省有中央直轄之官治。比較吾說。略有權限廣狹之不同。要之均不以大陸派視吾省制。則宗旨固相符合也。

曩者吾國論政。視統一與聯邦界限太清。而仇視聯邦。更覺過情。往往以吾行省組織。稍涉聯邦之跡。遂不惜加以大逆之名。今吾主張以加拿大澳洲之政制。移植於吾行省。則加拿大與澳洲。人方有自爲聯邦者。保不誤會吾說。亦近於聯邦乎。是又不可不爲聯邦與省制更作一辨別也。查聯邦第一要義。首在立法分權。蓋聯邦對於中央政府。儼有獨立之資格。邦各自定其憲法。而與中央平分立法之權。學者所

稱爲制憲體是也。若吾省之行政權限。一切皆由中央憲法列舉。省議會不得意爲增減。且所立之法。必限於省內特別情狀。而不抵觸中央法規者。始克爲之。是省制決非聯邦者。一聯邦對於中央之權限。與省制對於中央之權限。一爲概括。一爲列舉。故聯邦除某某事件。應屬中央。餘則中央權力。絲毫不能行於邦之區域。省制則官治自治。合行一區。中央權力。固可達於地方。而地方有時且受中央行政上之委託。是省制決非聯邦者。三國家形體之構造。在聯邦政體。則中央政府。每成於各聯邦之擁戴。是以各聯邦中之行政。各保有其原動力。而中央不能有法齊之也。然在統一政體。則地方離立。視爲分崩。地方必聽中央之宰制。非若聯邦之先既有邦。而後結合爲國可比。此省制決非聯邦者。三省制與聯邦。既有如上所述各項之區別。祇須認定以上之界限。則吾行省制度。縱使組織有類於聯邦。實非聯邦。而爲地方政府也。夫地方政府者。生息於統一政體之下者也。吾今既認定省之性質。確爲地方政府。省之組織。不肯單一政制矣。聯邦云耳哉。

余說既竟。覺所懷意見。尙多未罄。茲特舉其積抱。列爲附帶問題於左。他日有隙。當再細論。世不乏留心政治之士。苟能先不佞而討究者。固不僅不佞一人所樂聞也。

憲法中列舉省權之範圍

區分中央政務與地方政務之科目

省行政機關之組織

省議會之權限及監督地方行政之方法

中央行政委託省政府便宜管理之條例

行省互相協助之方法

省縣兩級自治行政之統系

裁判省行政與中央行政權限爭議之機關及其方法

各省區正省議會之方法

余備論廣興選舉官吏之種類及其章制

不皆軍事區域與行政區域之分合

邊遠省分之二特別制度

按此文備於一月二十間因事稽延今始印出故篇中所論難免明日黃花之語現見國人討究此問題者益覺蔚起如谷君鍾秀之

地方制度答客難(正證六號)劉君少少之各省自治無害於中央統(中華二卷一號)而佛言東孫秋桐三君且因此題大相辨

難議論正如泉湧此皆發表在吾友之後者也雖所持意見未能盡同一轍然如省國之不廢行政之分治立法之集權則均趨相冥

亦合道同與識是不特見風道之相向益幸此學愈不孤也

平權二字 鍾張君東孫所譯商務印書館譯作對當政府余以對當二字殊欠雅馴故從張譯

見所著政治學及比較憲法論

此與前論印書館譯作集權政府有別蓋該館所譯集權政府實係統一制也統一制須與平置制相對而言並非如集權制之類也

官權政治非必惡名詞也蓋國且以行官權政治而興其功但與善之官權政治太異其趣也

我國歷代之變。其公卿將相。率皆崛起田間。少有前代之臣者。即採用一二。亦置之閒散之地。不令其盤據要津也。夫豈必其存畛域之見。謂先朝乃其讐敵。故其遺臣亦爲其讐敵。因擯而不用。實則用之。將大不利於國家。故對於勝國舊老。甯從割愛。而不敢輕於拔擢也。謂余不信。試言其理。一則其才無可用。一代之亡。非謂其無人才也。特以既亡而後。或則盡節以死矣。或則遯荒以逃矣。有用之才。或死或逃。既不爲新朝用。其尙發做官思想者。大半庸惡陋劣之輩。望博升斗之祿而已。實無才之可言。所謂亡國大夫不足與圖存也。試視漢唐宋明之興。除少數小官。酌用前代官吏外。其舉朝大臣。何嘗充以勝國之遺老。良以此輩實才無可用。雖欲博優待。勝國者老之名。拔之以在高位。無奈彼輩之不能勝任也。今則舉國達官。皆爲前清之遺老。謂彼之才可用耶。則前清何以亡。夫前清之亡。非由其元首亡之也。當時宣統帝沖齡典學。不親政事。雖未知其性質之如何。然實未有桀紂之罪惡。其以虐政激起人民之怨叛者。皆大臣爲之耳。故前清之亡。非其君亡之。乃其臣亡之也。彼輩既亡人之國矣。今乃使之遍布要津。苟恨中華民國運命之短。欲使其以亡前清者。亡我民國。則亦自有目的在。我固不欲與幸災樂禍者言。而不然者。違反前代新朝用人之方針。遍拔善亡人國之臣。而期以制治保邦。此正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天下險象。甯有過此。而當局者竟採此方針。國民亦承認其採此方針焉。此吾所未解者一也。

二則其心不可信。亡國之臣。其有氣節者。或死或逃。皆不肯爲新朝用。吾上既已言之矣。其餘之覘顏望作新朝之官者。皆不知天壤間有廉恥事。彼其進退。特視利害爲從違耳。甲朝不利。彼既可賣甲朝以

降於乙國。乙國不利。彼又何不可賣乙國以降於丙邦。蓋習慣成自然。欺君賣國之事。可一而即可再也。故歷代創業之君。對於勝朝死節之臣。必褒賞之。對於勝朝失節之臣。必貶辱之。誠知亡國大夫。其敢搖尾乞憐於新朝者。其心必不可問。故必加以惡名。以爲天下後世戒也。遠者且勿論。卽如前清之代。明而興。其力與之抗者。莫如史可法。而賜諡忠正。以褒其忠。其爲之走狗而盡力最多者。莫如洪承疇。而列之貳臣傳。以辱之。彼豈不念恩怨。誠知節義之可貴。而二三其德之人。斷不可恃也。譬之婦女。必其未失身於他人者。乃可望其守節。若在妓女。既可薦枕席於二三人。卽可薦枕席於千百人。望貳臣之能盡忠。與望妓女之能守節。皆如航斷港絕潢。未有能至焉者也。今舉國達官。無一而非前清之遺臣。清帝所以待之者。不爲不厚矣。乃一朝變起。卽反噬焉。彼輩何嘗解事。人君何嘗解從民意。所知者。則勢利已耳。以廉恥道。喪利祿。癡深之人。而悉使爲顯官。其何能國。邇者中日交涉。當道者曲徇日本之要求。國民多責其懦弱。不知果持強勁之態度。激而至於開戰。吾知全國達官。或且皆樹降旗。以求作日本之臣僕。殷鑒不遠。固在前清。庚子順民。思之尤悖。夫此等貳心之臣。其所以厚用之者。樂乎惟其言而莫予違耳。不知彼輩對於士方之強者。固惟其言而莫敢違。而對於他方之強者。亦惟其言而莫敢違。今通用惟強是崇之人。使筭太政。以是立國。何異冰山。其類崩也。可立而待。而舉國之人。竟樂托國命於此輩焉。此我所未解者。五也。

三則阻人才之仕進。小人道長。則君子道消。此中實有因果相關之理。旣以善亡人國之人。使之遍作高官。則潔身自愛者。必皆萌退志。而不樂與之相周旋。韓信武夫。猶羞與僧等伍。矧在積德修行之士也。

歷觀往代。凡羣奸當國。則清名之士。必皆乞退。彼豈必以去官爲名高。誠知薰蕕異器。強與共事。不獨自汗。盛名抑亦何能爲福國利民之事也。故甯棲谷枕山。讓豺狼之當道。而不作出世之想焉。歷代創業之君。惟知此理。故對於亡國大夫。多不敢拔用。非有所致憾焉。誠知彼輩寡廉少恥。使在高位。將阻賢者出山之志。滿天下之士。將相率裹足不前。故不敢輕於攀引也。今則舉國違官。其爲亡國之臣者。殆居百老。九十九焉。坐是之故。清流之士。或則被其戮辱。或則躬自引退。其有一二尙留於政界者。特無術自脫。置之閒散之地已耳。而有權有勢者。孰非前清之遺老。夫用人方針。在於引惡類以排善類。其在謹飭之士。固能閉門不出。置理亂於不聞也。若稍有血性者。憤政象之濁。其太息隴吟。坐嘯東門。將爲勝廣劉項之舉者。甯得云少。而在平時。濁流固能排清流。若在變時。亂臣豈能定亂事。而以退賢進不肖爲方針。雖能偷安一時。豈能維持永久。而我國民竟承認其政策。與之同其臭味焉。此我所未解者三也。

四則招外國之欺侮。一國官吏之人格。不第民具爾瞻已也。卽在外國。亦將以是覘其國之程度焉。蓋國民之對於執政者。知推崇賢能者以爲之。則其程度必高。竟推崇凶惡者以爲之。則其程度必低。而外國之敢侵略與不敢侵略。恒卽視是以爲進退也。今且勿徒事理論。調諸歷史。則固有明徵矣。唐人詩云。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有龍城飛將。北方胡馬何以不敢南渡陰山。誠以一國能舉用名將以作干城。不獨此一人之可畏也。而其國上下有知人之明。則同讐敵愾之風。必家喻戶曉。此所以不敢輕於窺邊也。又非獨李廣而已。宋史稱司馬光相。遼夏使至。必問起居。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毋輕生事。開邊釁。則在位者而得人。其見重於外國。果何如耶。若夫燕罷樂毅而用騎劫。遂爲齊所敗。趙殺李牧。

而用趙蔥顏聚。遂爲秦所破。令庸惡陋劣者用事。則外侮必至。歷觀古今。莫之或爽也。今再以近事論之。武昌起義之際。歐美各國皆動色相視。而日本人亦紛來相助。其國中輿論。謂中國或自此轉弱爲強。其時之日本。因未聞敢欺侮中國也。及此二三年來。以寡廉鮮恥之亡國大夫。遍布當路。於是日本人之心理。謂我國民聽豺狼之當道。而認作聖賢。不獨其識之低抑。且其心已死。於是侵略之野心從而生矣。敵金陵獨立之役。張勳因誤殺二日本理髮匠。彼遂昌言出師。首持出若干之要求。逼我承認焉。歐洲戰起。日本藉攻青島爲名。進兵至龍口濰縣。且侵及於濟南焉。最近藉撤消軍區問題。更提出五十餘苛酷之條件。逼我承認。且下其的美敦書以相威嚇焉。問日本對我之態度。何以與三年前大異。則以彼了然於我國民托國命於誰何之人。不獨以誰何之人爲易與。抑亦以我國民已無是非之心。惟強是乘。前且雖加以極端之逼壓。而亦莫能如之何也。我國民母以爲託命於此輩之手。此僅屬內政問題已也。而不知外患之深。世國之因。卽種於是。而全國人乃熟視無睹。聽其以壞內政者。陷外侮焉。此我所以解者。四也。夫國之立。其於禮義。禮義者。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我國數千年世國之根本。在此四維而已。苟其無之。國必不競。故經國之道。不能不謀培養此四維也。今亡清遺老。當清也。宋亡也。既不能守忠君之義。陳閭閻之疾苦。謀政體之改革。以順民心而固清祚。惟欺彼幼主。盜竊其權。以鞭笞百姓。是極無禮無義之人也。故清亡之後。彼輩苟稍有天良。當求所以謝清帝之道。或則遜之山林。以避清議。庶可以存廉恥於幾希。今則競發官輿。自誇在前清閱歷之深。羣欲於政治舞臺。占右崇高之位置。

遂使今日之士夫不知名節二字作何寫法。則管子之所謂四維。今乃全斷喪而無餘也。夫國家之用人。以破壞名節爲事。其在外競不烈之世。猶難長治久安。試觀六朝五季。爲君者喜用貳臣。以其善承意旨。卒之藩籬盡撤。名教掃地。其結果也。篡弒相仍。彼喜用貳臣者。其子孫率無遺類。或並其自身而不能保焉。則彼好破壞名節者。其利安在。蓋國家之元氣。旣已斷喪。則其一姓之統緒。自亦不能久延也。況今者外侮之亟。爲前古所未有。彼寡廉少恥之徒。旣可周旋二姓。又何不可周旋三國。粹有外侮。則不堪設想矣。夫國家之元氣。旣斷喪。彼以此爲得計者。將來結果。此無俟論。獨計國家何辜。亦因是而遭其摧折焉。安得不一爲痛哭也。夫彼輩欲以敗壞名教之大坊。而摧殘國家之元氣。苟國民而能自覺。豈無術可以補救之。而竟大夢沉沉。暝不加察焉。此我所未解者。五也。

六則腐敗國民之道德。民德之隆。汗與政治有密切之關係。中國之民德。以戰國三國六朝五季爲最壞。以東漢爲最美。顧亭林嘗詳論之。而亭林謂東涼風俗之美。其原由於光武之尊崇節義。夫民德之美。固非僅由在上者之力。而在上者之提倡。能與以莫大之影響。則固彰彰不可掩矣。試觀光武能尊崇節義。新莽之遺老。遂不敢思仕漢。以博高官。於是由戰國傳來朝秦暮楚之風。於斯斬焉。若曹操下令求不仁不孝。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者而用之。且以盜嫂受金爲無害於才。遂使當時臣江一面爲漢室之官。卅面又爲曹氏之官。兩朝元老。自誇光榮。民德之壞。視東京之末。蓋一落千丈矣。然光武尊崇節義之士。之結果。不特國祚綿長。而桓靈之世。清流之士。猶盈國中。以爲亡國時代之點綴。則不特民德善良。而自家亦何嘗不受其利也。曹操崇獎。斷地之才。之結果。使士夫之間。不講名節。而其所親信之賈充。曹孟

其畫策用以代漢。然未幾賈充又爲司馬。昭畫策以弑曹髦。則不特當時之民德汗下。而自家亦何嘗不蒙其害也。國家用人之方針。其影響於民德之隆汙也若此。而今則純採崇獎蹶躄之政策。非前清寡廉鮮恥之輩。必不能作高官。政府以是爲倡。遂使舉國士夫。以周旋兩代爲無礙其仕進之途。且可謂其資格之高。以博高官厚祿。民德如此。譬之娼妓。以多得顧客爲榮。蓋貞之一字。非娼妓所能解。忠之一字。亦非合之達官所能解也。夫忠君與忠國。其義雖殊。然平時對於其君。但知教以虐民而不知引以當道。一旦有事。則去之以博富貴。此等之人。謂能忠國。其誰信之。而今日用人之方針。則務以養成國民具此性格爲宗旨。當同者之用意。吾不敢知。而士林之間。不聞爲世道人心之計。謀所以挽回此頹風焉。此我所未解者六也。

於是有爲之解者。謂民國之成立。由於隆裕太后之禪讓。此種美德。可比唐虞。而唐虞之世。不聞爲堯之臣者。不可爲舜之臣。今以前清之臣。作民國之官。則亦效稷契臯夔之故事也。某省龍巡按使曾作此言不知苟無武昌

之起義。則清帝之退位。何從而來。當陽夏革命軍之未起也。國民雖哀求速開國會。早定憲法。猶遭拒絕。而其敢繼續要求者。且多被其戮辱焉。夫以君主立憲之局。此與清祚無礙者。猶且不許。何論共和。謂其具堯舜天下爲公之心。願去位以讓賢者。爲此諛詞。不特擬不於倫。抑亦恬不知恥也。故民國之成立。比諸湯武之革命。則近之矣。比諸堯舜之禪讓。則真風馬牛之不相及也。而首爲禪讓之說者。實惟有賀長雄。有賀績學。其坐著著作。多有可觀。不意以垂暮之年。始爲人用作此違心之語。晚節不終。此如甄風之老婦。有子七人。始思再嫁。吾深爲有賀惜之。而彼剽竊有賀之說。以掩其所遺之臭者。斯又一文之不值

芸。茁。之。衆。且。謂。其。閱。歷。深。經。驗。久。可。以。治。國。孟。子。有。言。土。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今。之。謂。也。嗚。乎。余。欲。無。言。

讀秋桐君學理上之聯邦論

潘力山

秋桐君以善談政治及名理聞者也。近於其所主撰之甲寅第五期中。有學理上之聯邦論一文。其所談歸於三點：（一）組織聯邦。邦不必先於國。（二）邦非國家。與地方團體相較。祇有權力程度之差。而無根本原則之異。（三）實行聯邦。不必革命。所需者輿論之力而已。蓋近今非難聯邦之論者。原分三事。聯邦之制。邦必先於國而存在。中國既有國而無邦。不可於已存之國。而更析之為各邦。此其一。邦與地方團體相較。前者之權力。本所固有。後者之權力。乃由國家所賦與。中國之地方團體。其權力既由國家賦與之。縱令多所賦與。而其為地方團體之性質。仍無異。不可謂之為聯邦。此其二。一制之行。必於一國之根本制度不相背。中國既為單一國。今欲變為聯邦。則其實行。必待於革命。此其三。秋桐君之為是論也。蓋將反駁此三事。而旁徵博引以證明之。其為說既極精闢之致矣。顧其根據。則在物理政理之異。其言曰：理有物理。有政理。物理者絕對者也。而政理祇為相對。物理者通之古今而不惑。放之四海而皆準者也。政理則因時因地。容有變遷。二者為境迥殊。不易並論。例如十鳥於此。吾見九鳥皆黑。餘一鳥也。而亦黑之。謂非黑。則於物理有違。可也。若十國於此。吾見九國立。小君。餘一國也。而亦君之。謂非立君。則於政理有違。未可也。何也。立君之制。縱宜於九國。而未必即宜於此一國也。物理政理。誠未可以同論。幾何之方面。重力之形式。聲光之激射。物質之化分。驗於彼土者。然驗於此土。

者亦宜有然。若夫人事萬殊。政情紛歧。則不能據一端以為權槩。斷可知矣。但秋桐君所舉物理之例。似不足以證物理之絕對。蓋九鳥皆黑。是一鳥者獨為非黑。亦不可知故也。

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物。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物。皆有子而並有。此其一。癸既有子矣。而亦推定其有。在多數之例。當無謬誤。然不可謂其必如此。即不可謂之為絕對。今假設鳥之他形狀。構造為子。其色之黑。為非此十鳥之他形狀。構造。雖同。獨其色黑。一事。九鳥者。同而此。一鳥獨不同。焉遂可謂於物理。必違。其耶。即謂吾人所常見之鳥。無一非黑者。因以斷定此鳥之必黑。亦未見其然。何則。此一鳥者。方律論。證則凡鳥中之一鳥。其為黑與否。固猶未定。不得以云凡鳥皆黑。也不得云凡鳥皆黑。則此鳥之必黑。與否。固難斷言。夫以人類。已往經驗之。皆如此。而推論此鳥之亦如此。其在名理。猶難斷言。又况於九例。一謂之絕對。豈其然乎。或謂我國造鳥字之始。即取義於黑。小雅曰。純黑而反。暗者謂之鳥。說文鳥。孝鳥也。象形。段注。鳥字。點睛。鳥則不以純黑。故不見睛也。由是言之。則非黑者。不得謂之鳥矣。曰。此就鳥已定之概念言之耳。鳥之形狀。構造。不特異於他鳥。故造字者。以其象他鳥之形。象之又以色。純黑。為不類。故他鳥。點睛。而鳥不點睛。此合色及其他之形狀。構造。而為一概念也。鳥之概念。他形狀。構造。為一事。合此兩事。乃各為鳥。有鳥於此。有他形狀。構造。之一事。而無色。純黑。之一事。就鳥之概念。而分析之。則具其一而缺其一。故不得謂之鳥。蓋自分析之事。計之以色。純黑。一端。異於鳥者。為非鳥。可也。自推論之事。計之若無其他根據。而推以色。純黑。一端。異於鳥者。為非鳥。不可也。何則。推論者。固將以已知之一端。推及其未知之一端。若無未知之一端。則無所用其推論。如以鳥之他形狀。構造。為已知之一端。以其色。純黑。為未知之一端。則其為黑與否。尚待推論。若色。黑。亦為已知者。則無所用其推論矣。亦惟然而推論之事。不得僅以前例之多。遂可謂必屬於。確。實。秋桐君以九鳥皆黑。而推論。餘一鳥之亦黑。以云絕對。恐猶未免武斷也。

又其言曰。

感曰。自倍根氏以來。學者無不採經驗論。此其所指。似在物理。而特以侵入政理之域。愚殊未敢苟同。善夫英之論者。魯意斯之言曰。本內謂政學之精。蓋存乎驗。但所謂驗。若視與科學之試驗同科。則相去萬里。以驗加之政學。亦謂詳察之試行之而已。其所以然。則科學之驗。在夫發見真理之通象。政學之驗。在夫改良政制之進程。故前者可以定當然於已然之中。後者甚且辨已然而別創當然之。辨。不然。嘗十五世紀時。君主專制之威。披靡一世。距此以前。政例所存。罔不然焉。苟如論者所言。是十七世紀之立憲政治。不當萌芽矣。有是理乎。

倍根氏之論。宜牢籠一切學理。以為言然於物。政理二者。其度固有等差。秋桐君舉英人魯意斯之言。意謂科學之驗。已驗於既往。政學之驗。當驗於未來。專制國既可進而為立憲。單一國亦可變而為聯邦。故又曰。『聯邦之理。果其充滿。初不恃例以為護符。其論則極端之演繹法也。果如秋桐君所言。則何種

主張不可實現乎。無政府主義者。其理亦未必不充滿。顧今日之中國。可行否耶。蓋法制之良否。非可抽象討論。必按諸其國之實際。然後良否之議。乃得而施。今離於實際。以爲言曰。是理充滿也。所謂理者。則學者一家之理。所謂充滿者。則論者主觀之充滿。人亦有言。玉卮無當。雖寶非用。况可寶猶非玉卮比者哉。秋桐君既謂理果充滿。不必特例以爲護符矣。繼復舉英法之歷史。及其趨勢。並舉阿根廷巴西委內瑞拉諸國之實例以爲證。是秋桐君亦兼採歸納法者也。惟既謂政理爲相對。且曰。有十國於此。吾見九國並君。餘無國也。而亦君之謂非並君。則於政理有違。未可也。何也。立君之制。縱宜於九國。而未必即宜於此十國也。夫有十國於此。雖九國並君。不足以證餘一國之亦宜立君。則用同一之論法。有十國於此。雖此國以單一而變爲聯邦。不足以證餘九國之亦可以單一而變爲聯邦。明甚。矧國於大地者。數時。而秋桐君所舉之例。猶不及其十之十。則又何足以證中國之可以單一而變爲聯邦耶。秋桐君舉耶律魏之言。謂單一之轉爲聯邦。絕無不合法理之處。竊意此關於法理之問題者。輕。關於政治之問題者。重。秋桐君當從政治以立論。不當從法理以立論也。秋桐君又舉寒溫熱三帶以喻聯邦。聯邦單一三者。謂其聯邦爲寒帶。懼其太寒。單一爲熱帶。懼其太熱。惟聯邦爲溫帶。清煥適中。夫寒帶太寒。熱帶太熱。此自溫帶言之耳。若自其本土人言之。彼方且以爲適中。今有移寒帶及熱帶之動物於溫帶。而反萎碎以死。增庸詎知吾所謂適中之果。適中耶。民濕寢則腰疾偏尪。鱈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援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蕪。鯽且甘帶。鴟鵂者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鱈與魚游。毛嬙麗姬。以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此先民已知之矣。且物理與政理有異。秋桐君亦既言之。以此相喻。豈非此擬失倫者哉。即秋桐君之意。惟喻其二者相轉之點。然此可曰由邦聯及單。以轉聯邦為適中。彼亦可曰由邦聯而聯邦以至單。為正軌。微之事實。又多屬彼而不屬此。今有主張單之制於德美者。人且以為不切情實矣。主張聯邦之制於中國者。寧有愈是乎。然秋桐君亦嘗謂當訴之實在國情。非玄理所能畢事。則愚於此固無難焉。秋桐君以邦與地方團體相較。祇有權力程度之差。而無根本原則之異。又以純粹聯邦或保有若干。分單一性質之聯邦。無取經過革命之一程序。惟視輿論之熟否以為衡。尋秋桐君之意。邦與地方團體相較。在邦之權力較大於地方。而二者仍同出於一源。質言之。二者之權力。皆不外由國家所賦予也。審如是。則變地方團體以為邦。固憲法以內之事。但候輿論成熟。即可奏功。不必有待於革命。然此僅足證其制之適法。不能證其事之有利。蓋輿論之所趨。不必真實利益之所在也。且如其善於地方團體之權力較大者。固不可不賦以邦之名矣。則於英之地方團體。將何說焉。謂其非邦乎。則權力固甚大。謂其為邦乎。則英又無聯邦之名。蓋二者相較。既為程度之差。則相差之程度。即難一定。必至何程度。以上始為聯邦。何程度以下。乃為地方團體。殆無明確之界限。夫二者既無明確之界限。則主張聯邦與主張地方分權者。其實質。蓋無所異。而橫起是非。以相攻伐。是抑不可以已乎。且所謂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云者。其過或反不在他人矣。至謂「有名存而實不至者。無實至而名不存者。如其有之。則是其人之識。未足以名之云云。此亦未必盡然。名存而實不至者。有如墨西哥（參亞士時代）之為民主立憲。實至而名不存者。看如此利時或英吉利之為民主立憲。此猶曰學術上之名。未有定也。以世俗言之。宜正

朝日此誰所證明者然嬰兒之初生雖亂相適學知代之名言雖見確誠以乘孔者固知現在乘之未來可以得也風乘誠以避徑者亦知現在見徑未來可以避也此皆心
 新自取感者與有故誠發論十四云若愚若智內流外道世間論者乃由重障皆知有去來今(以上餘抗辜先生說)以此證知有相分別必各開而實始喻無相分別則名
 不明而實亦喻又荀子之言但名者思所引如實智不及事思所引如實智等喻如師抽論三十六分四種釋思四如實智一者名者思所引如實智謂於名靜思惟有
 已即於知實了知實知是名如實智於事思所引如實智等喻如師抽論三十六分四種釋思四如實智一者名者思所引如實智謂於名靜思惟有
 益執若無有執則無言說若能如是如實了知是名名者思所引如實智二者事思所引如實智謂於事靜思惟有事已觀見一色等思事性雖言說若能如是如實了知是名
 事思所引如實智餘抗辜先生以之釋莊子齊物論曰既以爲一矣且得有言者即於事性雖言說也以此證知名者思所引如實智必各開而實始喻事等
 想所引如實智則名不開而實亦喻如秋桐君所與蘇子瞻之記石鐘山所謂漁江水師雖知而
 未聞言者亦可爲實喻而若不開者之證顯白未聞實喻而名不開者未獲自相極悟矣

以止所信多涉於名理不盡關本指要之秋桐君之聯邦論雖以學理爲範圍但以固陋所見殆無專論
 學理之必要蓋既以政理爲相對即爭學理充滿不必可以實行且拮據偶有之成例及正學者之創
 說良不足以證明其學理之充滿秋桐君而欲主張聯邦論也當於此外別求根據勿沾沾於學理爲也

通訊

聯邦論

(致甲寅雜誌記者)

記者足下。邇來海內垂張。萬機叢脞。國之賢者。咸歸咎於政制之不善。謂吾國地廣民衆。甲於全球。欲以單一國家。實行多數政治。實反乎政學之原理。今欲求治。非增加地方權力不可。欲增加地方權力。舍改組聯邦外。殆無他術。此聯邦論所以大倡於學士之口也。自愚觀之。政制無絕對的優劣。惟適者爲貴。適於學理者。未必適於國情。誠能兩適其宜。斯固善矣。如其不然。寧舍學理而就國情。江南之橘。遷地爲枳。雖有善制而不能行。或行焉而未盡善。不足多也。姑以國體論之。共和之與君主。相去遠矣。吾儕在滿清時代。未嘗不渴望共和。由今思之。直蛇蝎耳。數年之間。而思想矛盾。乃至如此。是果何故乎。或曰。此非共和之不善。乃治人者之不善耳。愚以爲。與謂治人者之不善。寧謂治人者之不善。適於共和耳。而此治人者之意。嚮卽吾所謂國情也。今之主張聯邦者。徒以地方權力不足爲慮。不知增其權力。實足以資其暴戾。助其爲惡而已。嘗憶臨時政府時代。各都督之專橫跋扈。至今思之。猶爲心悸。爾時國人以中央權力失之弱。莫不主張集權。以造成強有力之政府也。今則政府強有力矣。而未免於專橫。以此例彼。其效可知。他日各邦首長專權。勢無可免。厚賦重刑。以意爲之。雖有議會。不啻敝屣。覆轍相循。終無所止。謂予不信。請申詳之。夫今之執政所以見惡於人者。以其剛愎自用也。惟其然也。故與多數政治鑿枘不容。於是所

謂議會也。自治也。政黨也。與夫多數政治必需之機關。一舉而摧殘淨盡。以快其志。遂以演成專制之局。此種根性。受之於天。成乎自然。不爲政制所遷。而政制實爲所遷。論者謂聯邦爲制治之根本。愚以爲此則根本中之根本也。如果實行聯邦之後。另有奉法唯謹之人。主持國政。愚亦不敢有所嚙舌。毋奈中國人性。大抵相類。好同惡異。幾於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暴易暴。非徒無益。且增紛擾。況今之執政者。其於政治舞臺上。率皆根深蒂固。牢不可拔。苟非甘心破壞。必無術以去之。際此國本飄搖靡定之時。雖上下一心。猶虞隕越。若再稱干比戈。以事鬪牆。亡可立待。至於足下所謂「聯邦之成否。惟視輿論之熟否。以爲衡。輿論朝通。則聯邦夕起。輿論夕通。則聯邦朝起。初無俟乎革命也。」雖屬和平之論。以愚觀之。不過想當然耳之詞。衡之事實。或竟有大謬而不然者。民氣銷沈。於今爲極。語以國事。則怵然恟目而驚走矣。蓋明知當道不可窮以辭。故相率謹守明哲保身之訓耳。間有一二名言讜論。亦復曲高和寡。固無若何效力也。然則今之將軍巡按使。非卽異日之各邦首長乎。在今日單一制下。以大總統之威嚴。控制於上。猶難貼服。一旦撤其藩籬。俾其分立。乃僅以一有名無實之議會。拊制於後。謂其能發展地方政治。而張民權也。嚙能信之。行見尾大不掉。釀成割據而已矣。又如選舉頻繁。易滋內亂。團結不堅。示弱於外。本聯邦制之通弊。施之吾國。抑又甚焉。凡茲所言。大抵皆就聯邦已成。敷陳其弊。進而論之。即使聯邦盡善盡美。吾儕竭力鼓吹。欲其見諸事實。終爲幻想。問其何故。則曰中央政府作之梗耳。夫爭權攘利。出於天性。未得之權。且猶爭之。既得之權。詎甘放棄。私權且然。況政權乎。今之以聯邦論強聒於政府者。譬猶與狐謀皮。皮固不得。且有吞嚙之憂。是故湖口而後。則有議會解散自治取消之舉。取證前事。章章明甚。今日

之事。胡獨不然。奈何明知故昧。授人以柄乎。總之聯邦制在學理上容或可行。按之實際。斷非所宜。心所謂危。不敢不言。因拉雜成書。以告足下。臨穎神馳。不盡所懷。

儲亞心白

辱教甚善。學理與國情。本有不必相融之處。惟主張學理。而忽於國情。實學理之蝨賊。非能主張之者也。愚爲聯邦論。亦以適於國情而爲之耳。非祇見其理論甚精。而遽右之也。特時人之訾議聯邦者。初不問其於吾是否有合。而矢口卽罵。謂於學理不通。摺紳所不道。明達所不言。亂黨暴徒。輒利用以爲鼓吹。是則不可不先與言理。再論事實耳。愚爲此文。標曰學理上之聯邦論。語有範圍。自不能以實際之談。率爾罵人。他日當更作事實上之聯邦論。爾時更賜教言可也。足下以今人惡共和如蛇蝎。茲之共和。愚不審所指。指癸丑之役以前乎。抑其後乎。愚以爲前後政象。皆於共和無與。今者之與共和。相去萬里。尤不待陳。然則人所惡者。僞共和耳。於共和胡病也。今人不易辨此。故追隨強者。妄譏共和。此實理解不清。非思想矛盾也。夫共和者何。亦政制之良。足以爲民福者耳。而政制之良。足以爲民福者。泛觀當世。追溯往史。初不限於共和。今之爲政者。果政迹背夫共和。而羣福於焉大起。吾又何責。吾之不爲執政。恕特以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豈真共和未可。卽百易其制。亦徒見陷吾民於泥犁。日加甚耳。寧有他也。足下謂其不適於共和。愚則謂其不適於一切政制。蓋旣號爲政。必有幾分基本原則。保持不畔。今盡畔之。何政之足云也。然足下乃謂國情在此。豈以吾民程度之低。祇得儕於犬馬土芥之列。基本政治。且可恡不之與也。耶。至曰強者在位。一切不顧。陳義雖高。如彼不聽。何此乃一時政治之凶象。非國情也。若以有人壟斷政局。爲國情。則節南山云。不自爲

政。卒。勞。百。姓。鄭。箋。云。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經。傳。所。稱。應。天。順。人。之。舉。者。豈。非。更。確。之。國。情。乎。是。知。言。國。情。者。當。一。以。民。情。國。勢。爲。主。一。時。之。政。象。當。別。論。也。足。下。謂。專。制。之。根。性。受。之。於。天。政。制。不。足。遷。之。此。亦。不。盡。然。好。爲。專。制。者。宜。莫。若。吾。國。歷。代。之。君。主。矣。而。若。有。人。敢。壞。其。麻。制。誥。卽。無。所。出。此。其。專。制。之。性。非。中。書。一。制。有。以。捍。之。耶。愚。嘗。平。心。論。之。今。之。爲。政。者。心。未。必。盡。不。肖。有。時。不。肖。之。事。亦。未。必。本。意。所。存。惟。以。逢。迎。其。旨。從。而。甚。之。者。所。在。皆。是。明。著。其。非。慷。慨。爭。之。者。不。得。一。人。遂。演。成。今。日。之。活。劇。然。則。欲。創。爲。政。制。使。人。廉。恥。是。非。之。心。有。所。寄。託。以。與。黷。政。亂。紀。者。相。抗。非。謂。根。本。之。圖。得。乎。聯。邦。者。特。愚。與。少。數。同。道。之。士。以。爲。政。制。中。之。良。者。耳。與。政。制。改。革。之。談。初。不。相。蒙。足。下。不。善。聯。邦。竟。以。咨。嗟。歎。息。於。『無。術』。於。一。切。政。制。足。以。遏。暴。之。理。澈。底。非。之。吾。輩。又。有。何。種。相。同。之。點。足。資。討。論。聯。邦。之。論。初。見。萌。芽。條。理。百。端。未。遑。披。露。足。下。亟。亟。以。邦。長。擅。權。爲。慮。若。在。愚。之。聯。邦。案。中。則。決。無。是。病。臨。時。政。府。時。代。各。都。督。專。橫。跋。扈。以。愚。觀。之。今。諸。省。將。軍。之。肆。無。忌。憚。且。遠。出。各。都。督。之。上。特。以。其。人。與。當。塗。同。其。系。統。輿。論。遂。不。敢。攻。耳。然。都。督。將。軍。諸。制。與。聯。邦。截。然。不。同。此。非。俟。全。論。出。時。殊。未。易。與。讀。者。以。印。象。請。略。俟。之。民。氣。銷。沉。福。乎。否。乎。如。其。否。也。吾。論。正。未。可。已。曲。高。和。寡。宜。和。否。乎。如。其。宜。也。寧。當。自。秘。其。曲。『效。力』。何。在。初。非。倡。公。論。者。首。當。瞻。顧。之。事。也。至。所。謂。『吞。嚙。之。憂』。姑。無。論。以。言。殺。身。乃。士。君。子。莫。逃。之。責。愚。無。所。似。不。敢。望。此。惟。當。此。無。道。之。世。何。言。將。見。讎。於。何。人。非。尋。常。理。解。所。能。周。澈。鄙。人。之。困。於。此。者。屢。矣。今。卽。不。言。聯。邦。惟。問。足。下。果。其。所。言。與。所。謂。『名。言。讜。論』。者。有。毫。髮。之。似。何。者。可。與。今。之。社。會。相。容。則。安。知。彼。人。吞。嚙。不。別。

有在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吾亦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其他非所顧也。質之君子得毋哂之。記者

波哀柯特

(致甲寅雜誌記者)

記者足下。邇來中日交涉。日本視吾國若朝鮮。吾國人民大憤。羣起圖抵制之策。於是有所謂提倡國貨。排斥日貨之議。此吾民愛國心切。欲藉此以促日人之反省也。然排貨之性質。若何在法律上有如何之關係。恐非盡人所能知也。鄙人無似。願就此問題一研究之。考吾人所謂排貨之法。卽西文所謂波哀柯特 Boycott 也。緣英國愛爾蘭地方。有田主名波哀柯特。對於田戶。曾加虐待。一八八〇年。田戶羣起抵制。弗與耕種。弗與貿易。波氏對之。無可如何。以後凡關於此類抵制行爲。均稱之爲波哀柯特。今則波哀柯特之範圍。已由國內。延及國外。波哀柯特之定義。解釋。因亦廣泛。凡一國人民。因與他一國有惡感。乃決議對於他一國人民。斷絕貿易關係。此決議之行爲。卽謂之波哀柯特。然則波哀柯特者。蓋抵制中含。有報復之義矣。夫一方面出報復之手段。必其他一方先有無禮之行爲。旣惡他人報復。何如自己不施無禮之爲。愈乎。是排貨之性質。乃人事間自然適法之行爲。與彼庸愚之妄言仇外者。絕不相同也。排貨之性質。旣聞命矣。排貨在法律上之關係。何如乎。發生排貨國。當負若何之責任。否。發生排貨國之政府。有禁止之義務。否。解決此問題。則有至明至著之先例在焉。當一九〇八年。奧大利併合土之波黑三州。土人大憤。乃集議排斥奧貨。甚至奧船抵土。竟無一人爲之搬運貨物。奧人窘甚。乃向土政府提出抗議。

土政府答以人民不用外貨。乃人民之自由。政府不能負責。工人同盟罷工。亦工人之自由。政府不能壓制。卒之奧對土允償賠金。土排奧貨之風始息。至今美人某氏且謂土數瀕於亡而卒不亡者。賴有此報復之能力。尙可使各國略有所顧忌耳。然則排斥外貨。不但不違背國際法律。且爲對待非禮者不得不然之手段也。此外更有塞爾維亞人之排斥奧貨。土耳其人之排斥希臘貨。波蘭人之排斥德貨。社會黨之排斥西班牙貨。從未聞有課塞土諸國之責任者。亦未聞塞土諸政府有禁止排貨之事也。雖然。此猶他國之事實耳。卽吾國亦有先例焉。一九〇五年因禁華僑事而排斥美貨。一九一〇年爲二辰丸事而排斥日貨。美之損失約達八千三百萬佛郎。日之損失亦達一千〇七十萬元。當時滿政府並未有禁止排貨之公文。而美日諸國亦未強我國負若何之責任也。雖各國對於因排貨而受之損害。間有任若干之賠償者。然此乃出於國際上之道德。並非國際上之法律。當如是也。至獎國產而抑外貨。尤爲振興工業之要道。凡採保護政策諸國。莫不如是。彼日本之市場。不嘗以排除外貨爲愛國乎。在日本爲愛國。在他國爲仇外事之矛盾。有過此乎。由是言之。排貨果純由個人計畫。且絕無暴動之舉。政府固不負絲毫之責任。亦無禁止之義務也。今吾民之排貨。固未嘗有暴動之舉矣。而我政府必出而禁止之。此所謂無病而呻也。惟吾民果能持以鎮靜之態度。矢以堅忍之決心。則貿易自由。孰能干涉哉。此所謂精神上之排貨也。若夫集會演說。印刷傳單。乃其形式耳。以上所言。未敢謂是質之大報。以爲何如。大報能犧牲數行紙幅。爲之介紹。尤爲大幸。

周銳鋒白

所見極是。至爲佩服。記者有暇亦將於他處論之。

言之者無罪

(致甲寅雜誌記者)

記者足下。前函未盡所懷。抑另有以奉告者。今日盈廷臣工頌聖德者有之。進玉璽者有之。謂天下太平。爲唐虞以來所未有。請開方略館者亦有之。彼輩皆以爲生逢神武當陽之世。天下當必久安。可以坐享富貴矣。而豈知禍變之來。當必不遠。夫所謂禍變之來者。豈謂革命黨之好謀革命。實則官吏之擾民。卽有以逼民之鋌而走險也。僕居家鄉數月。默察地方吏治。見州縣之官。十之九焉。爲前清聲名狼藉之汚吏。而報館既不敢據事直書。地方公正紳士。懼言及公事。彼可誣爲亂黨。以措其口。則不能不採明哲保身之義。以故生殺予奪。惟所欲爲。吏治之壞。達於極點。不特新黨觀此政象之污濁。抱除秦苛政。與民更始之心。卽頑固黨。亦驚爲前清所未有。而存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之想。徒以有嚴刑以監謗。民不得表示其意見。故滿朝臣工。遂得以歌頌太平耳。然腹誹之國。豈能久安。使其能焉。則周厲王可以不出奔秦。始皇可以傳萬世矣。地方吏治之壞。難以枚舉。今姑舉其有妨學務者言之。僕歸家鄉旬日。卽見十一二歲之小學生。因被革命之嫌疑。爲警察擄之以去者。凡十餘人焉。夫十一二歲之童子。安知革命爲何事。則因學校之國文教科書中。有武昌革命一節。於是小學生徒。知當世有所謂黎元洪者。又知數年前有武昌革命之事。故課餘歸家。三五相從。時談武昌革命之事。然警察聞有革命二字。不論其講他種革命。與講武昌革命。輒擄之以去。彼豈必欲鎗斃此等十歲之童子。特旣已擄去。其父兄不能不以金來

贖耳。故爲父兄者，多不敢輕令其子弟入學校讀書。卽入學焉，亦常預告校中教習，勿講武昌革命南京政府之事。懼兒童失口談及，卽爲警察擄之以去也。故兩年來之學務，一落千丈。雖有種種原因，然此等裨政亦大足以敗壞學務也。又自去歲以來，政府發行公債兩次，皆由縣知事強逼地方殷戶，每人必認購若干。然使彼出錢而卽給以票，則他日償還與否，雖不可知，而目前有票以與之交換，則亦稍足以慰其心也。而實際則不爾爾。縣知事告殷戶曰：爾先以錢來，我始知爾所認購者爲不虛。然後待我詳文巡按使，由巡按使詳文北京，以請公債票焉。俟其到縣，則以發給爾等也。然以我國交通機關之不發達，縣之至省，動須數月，或經月。省之至京，動須半月，或數月。合來往之日計之，其必三四月，或七八月者，比比皆是。而縣知事之更易無常，當其未更易時，有往問者，則曰：票尙未頒到。（其已頒到而故言未頒到者，亦不少。）及新官蒞任，有再往問者，則謂前任官不知如何辦理，吾見公債簿中固無汝名也。僕固未敢謂全國辦理公債之手續，悉皆如是。惟據僕所目擊，其出錢而不能得票者，殆居十之六七焉。故人民謂前清之昭信股票，雖不償還，然尙有票焉，可以供捐納虛職之用。今則並票而無之，故公債云者，特人民出錢以償官府之債已耳，非政府得錢而負人民之債也。略舉一二，人民之憔悴於虐政之下，已可概見。其他裨政，非此短簡所能盡述。則姑曰：舍旃。要之人民既在水深火熱之中，亦運而已矣。謂人民安樂太平，爲唐虞以來所未有，此特劉師培之所見而已。若我儕小民，寧生於桀紂之世，而不願生於此舜日堯天之世也。人民之受虐政，固不堪其苦矣。然在達官貴人，則亦何樂之有。其在廣東，爲防革命黨暗殺黨計，入城者必受搜查。然以廣州商業之繁盛，人口之稠密，入城之人，殆等恆河沙數，而必一一佇待警察

之搜查。其需時之久。擁擠之苦。寧可言喻。然達官貴人。既以爲人民皆亂黨也。則必謀所以自衛焉。故廣東之將軍府。巡按使署。暨其他一二重要衙門。皆架天橋相通。有事由天橋往來焉。不敢出市街一步也。聞湯薌銘在湘。每出則入湯薌銘。并轡齊驅。衣服面目如一。撲朔迷離。狙者莫辨。史稱李林甫夜寢。必易數處。今自政府以至各達官。其寢不安席。必更苦於李林甫焉。獨我儕小民。夜得高枕無憂。此種幸福。爲聖神文武者之所不能有。爲高官厚祿者之所不能有。與言及此。殊足自豪。一爲比較。正未知孰苦而孰樂。雖然。我儕亦有苦於彼輩之點焉。則以彼輩身體不自由。而我儕則言論不自由。是也。現北京稽查極嚴。緹騎四出。消息靈通。故各飯店茶居。皆貼有「諸君小心」「勿談國事」兩聯語。懼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也。至於出版物之不能言論自由。更無俟論。要之今日國內之情形。則國民皆重足而立。怒目以視而已矣。前人詩云。萬木無聲待雨來。今社會之現象。實一「萬木無聲」之現象。而其心理。則皆待雨來耳。適歷各地。所目擊者。慮爲足下所未知。故拉雜書之。語無倫次。足下暫抽珍重之光陰。而一閱焉。亦可以知國內情形之一斑也。

伍子余白

武昌之犬

(致甲寅雜誌記者)

記者足下。客有自武昌來者。偶述一事。請爲記者陳之。倘亦有轉告讀者之價值也。巡按使某君。有幼子十二三齡。一日嬉於署前。犬驟至。嚙其衣破之。幼子啼而入。某巡按大怒。下令捕犬。不審孰爲嚙者。則令

遇犬輒捕以投於江。數日之間。江面浮犬屍數百。武昌城中。至無犬焉。此事實由目擊而來。決無虛偽。而全國新聞。無敢揭載。嗚呼。爾犬爾誠不幸。生於神武當陽之世矣。雖然。神武當陽。處其下者。何往而非爾犬。吾又何暇獨爲汝悲哉。餘不白。

譚仁白

國恥

(致甲寅雜誌記者)

記者足下。邇日有友自燕京來。爲言賭博之盛。誠不愧爲全國首善之區。顧其風。弗煽自里。井編氓而導源於政府。有位。封疆渠帥。樞院政參。呼龍喝鳳。比畫作夜。三五作朋。萬金虛耗。浸淫數月。病毒下流。舉各級社會。幾化成賭世界。間有有志之士。亟思發奮。徒以病菌播傳。流長源遠。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則惟側目而視。歎息垂涕而已。尤可恨者。彼自稱爲第一流。而社會認爲名士。許爲先覺。置身政府之中。日以改良社會。呼號於外者。而亦哺糟啜糲。沈迷不返。此其明知故犯。罪加尋常一等云云。僕聞之。爲不甯累日。嗚呼。我中華民族。將遂墮落。永劫不復乎。今當垂喪。亦尙無賢豪挺生乎。抑氣數已盡。不容有賢豪乎。不然。胡彼所謂賢。所謂豪者。而亦自暴自棄。至於斯極也。夫天誕賢豪。本屬難事。其自修也。亦經無限之歲月。絕大之努力。以底於成。於其未成。將成。既成之間。社會之養之。奉之。屬望之。又費無量數之物質。與心血。則凡一有德。負才。望者。誠非易覲。易得之倫。宜爲社會之中心。國家之元氣。指導一世。扶持國命。將於斯人。是賴而斯人也。正宜自待不薄。引責自任。如范文正公所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國

弱。習。勞。國。貧。示。儉。以。圖。補。報。卽。在。治。平。之。世。已。當。如。此。況。在。世。衰。道。喪。風。靡。俗。壞。國。勢。民。命。危。在。旦。夕。之。時。乎。此。其。義。理。在。常。人。苟。經。喝。破。應。立。醒。悟。況。在。哲。人。乎。凡。人。之。欲。遂。一。志。建。一。業。者。將。果。報。之。是。求。不。能。無。犧。牲。之。前。供。所。求。小。則。所。供。小。所。求。大。斯。所。供。大。保。國。救。民。爲。事。甚。重。凡。可。措。手。無。論。何。物。以。供。犧。牲。會。不。少。惜。而。謂。賭。癖。此。爲。敗。德。喪。行。檢。之。惡。習。固。不。足。語。於。犧。牲。卽。曰。樂。之。些。須。不。正。之。娛。樂。會。不。能。舍。然。則。昔。年。之。痛。哭。長。號。以。保。國。救。民。詔。人。者。得。非。自。欺。欺。世。之。爲。乎。抑。祖。國。之。病。上。在。政。治。下。在。風。俗。二者。交。相。爲。因。交。相。爲。果。蠹。國。家。而。敝。社。會。莫。非。二者。豎。爲。虛。欲。檢。尋。因。果。求。其。病。源。於。歷。史。則。上。下。千。年。幾。曾。不。能。發。見。其。病。之。孰。先。孰。後。而。二者。之。交。接。有。如。電。氣。互。爲。感。應。愈。以。增。益。迨。其。增。益。感。應。更。大。循。環。因。果。遂。至。無。涯。我。國。病。根。端。在。此。點。決。無。疑。義。故。欲。從。事。醫。國。者。宜。各。就。其。位。自。審。其。力。或。兼。途。並。進。或。分。道。揚。鑣。羣。策。羣。力。積。以。歲。時。卽。若。何。腐。敗。之。國。家。社。會。終。有。澄。清。之。望。若。夫。身。居。廊。廟。心。在。江。湖。名。士。顯。宦。合。爲。一。人。者。此。其。所。就。正。如。荀。卿。所。謂。若。絮。裘。領。誦。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視。吾。人。無。夫。人。之。資。而。有。賈。生。之。涕。者。寧。不。氣。絕。彼。所。謂。社。會。之。中。堅。國。家。之。元。氣。負。時。巨。望。爲。世。名。卿。者。不。惟。辜。衆。期。望。且。適。得。其。反。馳。念。及。此。寧。不。痛。心。嗟。夫。已。矣。神。明。黃。裔。去。爲。奴。之。日。不。遠。矣。有。爲。之。善。者。曰。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一。國。之。衆。又。焉。能。專。責。諸。二。三。人。之。身。子。何。見。之。偏。而。悲。之。深。耶。則。曰。是。不。然。斯。言。不。能。適。用。於。斯。輩。也。彼。固。可。以。爲。社。會。改。良。者。又。自。命。爲。社。會。改。良。者。今。以。移。風。易。俗。之。人。而。反。作。傷。風。敗。俗。之。人。吾。是。以。悲。且。吾。非。謂。改。良。社。會。之。業。舍。斯。輩。外。秦。遂。無。人。四。億。同。胞。遂。以。斯。輩。爲。代。表。今。斯。流。輩。遂。有。以。一。身。繫。民。族。存。亡。之。重。之。資。格。彼。二。三。人。不。自。愛。愛。國。遂。謂。舉。國。無。自。愛。愛。國。之。人。凡。此。命。題。都。非。

吾指。未來者不可知。隱匿者不可見。吾惟就所可知可見者而演繹推想之。則責備賢者。不覺其過重。而傷時憂國。遂有此絕望耳。陳鶴曰。士大夫者。庶人之準則也。公卿者。又士大夫之準則也。公卿有激勸。而後士大夫有廉恥。士大夫有廉恥。而後庶人有趨向。曾滌笙曰。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又曰。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譏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又曰。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之士。皆與有責焉者也。以上陳述。彼自命爲社會改良者。非不與吾人同感。聆其辭。誦讀其文章。未嘗不深切而著明。痛哭而流涕。乃夷考其行。而不掩若此。謂之何哉。謂之何哉。吾書至此。吾更想及一人。其人非他。卽舉世目爲鴻儒。政府列爲碩學。平昔論議。常有障百川而東之。挽狂瀾於既倒之氣概。問其學術。則有私淑赫胥黎。斯賓塞之盛業。詎聞諸國人。僉謂此公入則吸其犯國法。喪道德之鴉片。出則建其忠孝節義之閔議。言不顧行。騰笑國中。嗚呼。韓莢有言曰。有君子其人。而小人其行者矣。有小人其人。而可以至於君子其行者矣。君子陷溺其本心。可無所不爲。小人提撕其本心。可有所不爲。本心者何。恥是也。恥固同然之心。露於孩提。亦時存於乞者。而多消亡於士大夫。亭林有言曰。士大夫無恥。是爲國恥。夫諱播間之往來。以欺其妻妾。揜閒居之不善。而畏見肺腑。此猶知恥者也。獨至廿時。民望爲世先覺。遭逢衰代。恤心喪亂。嘗自任於覺民。共相期以支國。而乃晚節末路。自甘暴棄。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吾固不暇爲斯人悲。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民族之前途。獨愴然而淚下。方今國聞

之是感傷者多矣。誠未有若斯事之甚。愁思滿胸。四顧鮮足語者。特爲足下慨夫言之。想足下亦不能忍於一歎也。餘不具白。

容孫白

自治與教育

(致甲寅雜誌記者)

記者足下。美洲民權發達。實業之進步。一日千里。其根本原於地方之權重。美國學者常以此自誇。非虛言也。美國人民程度雖高。然其進步亦各州不同。昔日東部獨立各州。在今比較的保守性質略重。近日新開土地如西部諸州。往往進化逸出常軌。各州雖意見不同。然各有自定州憲之權。各行其是。不相牽制。在進步狂熱之州。行之有效。保守者亦相率仿效。不必求一時形式上之統一。而各向其希望而行。不至因意見不齊。程度不齊。致各州互相仇視。釀成內亂。其實質上之統一。更爲鞏固。且美國人愛地方之熱情。過於中國人之省界觀念。彼卽利用此種感情。發達地方。事無不舉。各州爭發展其地方之特色。惟恐落後。故其進步。終非少數人空洞無物之中央集權所能夢見者也。如近日禁妓問題。已將全國竣事。而禁酒問題。女子參政權問題。各州所見不同。有已實行者。有尙在要求中者。有在極力排斥中者。不待十年。此種問題。皆將全國一律解決。毫無疑義。以女子參政權一端而論。其初實行者。不過西方一二州。他州莫不反對之。不數年而實行者。今已達十三四州。雖東部諸州。今秋亦有三四州可望通過。使美國州權不重。事事均賴中央機關一致公布施行。則拘牽紛擾。將不可名狀。種種複雜問題。非南北美一次。

戰。爭。所。能。了。也。內。亂。尚。不。可。靖。而。何。進。步。之。足。言。聞政府推翻教育萌芽。此真亡種政策。以後不可救藥。國之文明富強。決非少數人所能辦到。美洲中央並無教育部。教育事業。任之地方自辦。弟等曾至紐約隔岸一鄉村。調查其村制。人口總數約九千人。而在校學生。數約三千云。雖在黑奴。亦須受八年義務教育。吾敢謂美洲黑人程度。高於中國人。非故爲驚人之言也。吾人欲救國救種。不可不於此點注意。無道德。知識。技藝。及自治能力之國民。不惟不能抵抗暴政。亦即不能生存於現今進化之世界。此國家及種族上之根本問題。非細故也。此間有一中國學生。在甲國學中文。每月倍於學英文。而至今寫家書。尚須倩人作刀。而數年前在甲國。其英文論文。已有規模。以奉國人學外國文。與外國人學外國文。難易乃適相反。豈非奇事。然而事實如此。不可誣也。美洲七八歲兒童。未概能看兒童報紙。較之日本人尤易。無他。語文之致。故也在日本。猶有無數漢字作梗。彼國人屢欲廢之。想亦有鑒於此。蓋國民教育。各國年限均短。欲在此短少年限內。造成其人格。又授以謀生之道。期限短。而要求多。在語文之致。兒童入校。即可教以種種學科。若在中國。則萬萬不能。最初須教之認識。幾千圖畫。美國友人多稱中國文字爲一種圖畫。蓋字各一義。又各一音。熟其面。或不知其名。知其名。或不熟其面云。此認識圖畫之時間。至少較他國文字。須多費二四年。或尙不止此。一人之進步。較外國一人。須遲三四年。四萬萬人之三四年。計其總數。當達何點。此誠不得不深駭也。至其所虛耗之腦力。猶不在此限。此限礙中國人進步之一難關。不設法除去。或輕滅之。中國人終無與世界人同等進化之一日。而種族必歸滅亡。弟論及此。似屬離題太遠。然在美洲。於此事感觸最深。故聯想及此。不願中國爲文字國。而願之爲科學實業發達之國。此其本意也。

此間日本報紙。已宣言中國人無立國之能力。不受日本保護。終必爲白種所吞噬。日本爲黃白種前途計。故有此次之要求。嗚乎。大事去矣。神武大將軍。固可卸責於不得已三字。惟國家之實權及體面。又不知降、至、何等。外國人提及支那人三字。大概聯想及於劣等種族較之日本之輕侮中國人尤甚。或者亦有一視同仁者。則生憐惜之心。侮固難忍。憐尤可悲。國人大家不爭氣。又將如何。羞憤震恐。可以喚醒一部分人之迷夢乎。非所敢望也。

李垣白 自紐約

文苑

致龍松岸書

連奉手數。敬悉起居近狀。快慰無佯。鐘山治城。琴尊久駐。詩得江山之助。社結宗雷之契。啟門覃思。述造必多。近峴帥以石渠祕冊。覲淵雲爲警校。理而董之。非公不可。不但爲此席得人之慶。且將來黃綾呈進。怡懌天顏。赤紱方來。彈冠可慶。此所私心禱祝者也。開辦此書。係於六月十四奏准。十五電峴帥。卽行開辦。廿五又電催軹深樞使。想現在鉛槧紛披。劑氏寫官。雁鶩排列。皆仰成受治於摠治祭酒。正復晨夕少暇也。弟十六年疲吏。玉桂國中。支離頓撼。皮骨僅存。細弱累人。生事据迫。本乏諧俗之材。徒以世緣自縛。不能決去。久滯冗曹。非夙願所及也。學殖將落。語穿無涯。仁者何以教我。終日疲牛喘月。傍夕歸來。勞筋稍息。匆匆奉問。未及縷詳。惟希教察。不盡欲言。與公蘋流蹤迹。離合不自意。滬上得相見。積然兩禿翁矣。樽酒籠招。夜闌促膝。歡娛旣飽。蕭瑟兼之。蓋身世之故。有不能無慨於中者。弟在海上。俗塵三斗。竟不獲一與令季弟黃冠君相把臂。一領海鶴風姿。弟有第三純兒名松喬。年已十三。自云慕哲弟居士之爲人。如黃山九華間。得一杜治赤華之舍。松兒願奉居士君主之。已執巾拂洒掃之役。其本志如此。殆志在不婚宦也。不幸松兒途中積病。到蕪湖才兩月。卽殤逝。竟未遂其從師之志。根器不深。故耶。舐犢之痛。不能齊殤彭爲一致。此兒入世未久。遂欲出世。亦可憐也。此地方外人多劣俗。前屬爲惠連覓一佳廟。竟未可得。無以副命。良媿良媿。春卿兄弟門皆列戟。真

耕來望若仙也。暑熱入秋。惟橫攝爲宜。蓮日無謂酬應。憊精勞神。混混與世相濁。反致欲繼踵求見高齋而不可得。俗吏之儔。真稽生所云不堪也。弟出門二十許日。急於稟辭言歸。奉上洋帑四十番。薄佐賃屋之資。乞勿斥爲盜泉而拒之。幸甚。致龍松岑書。昨昨獨挈姬人觀荷南池。一月之間。蓋三游斯地。前無一字題詠。深負紅蓮綠水矣。擬逐次補以詩也。聞南西門有楊園。詢之遂甫。語我主人姓氏。且指方向。鄙人終恐茫然。且疑有董之園。無介紹恐不能入。到簡泡園名無知者。翻離花之詩不遠。欲到彼訪問。一車一驢。在萬竹千葦中行。入寺則飯莊已歇業。寂靜無火。獨六難僧供茶。花萼頗盛。坐時許。問楊園仍無知者。問係王部著宅園。更茫然。難僧云。南西門城傍花廠可游。有舊茂花廠。沈雅潔。聞嘗宴客。於是遂往。在石橋南。往東第本所門高。扣之。問何家。舉宅答曰。游者。園丁徘徊。見芒鞋草笠人。似不願放。詢與誰氏來。倉卒莫能應。渠輩忽見車有婦人。適請下。吁河灘也。問此間嘗宴客否。曰。主人則可。問注人誰。曰。英姓。問有潘氏楊園知乎。曰。著卽少主人也。乃知屢訪不得。無意相逢。適償斯期。屋宇清幽。花木繁艷。亦郊坰一雅游地也。擬作一記。重游懸壁間以志。幸不。如王子敬游。願辟疆園故事。放西南門當是姑安門。西南乃俗稱。是否。至豐宜門。是何門。均希示知。昨請客沽酒。并五斤。消法不及一半。久留恐變味。鄙人一人不能消受。今雨生涼。能過我晚酌否。

致龔定庵書

魏源遺稿

近聞兄酒席譚論。尙有未能擇言者。有未能擇人者。夫促膝之言。與廣廷異。密友之爭。與酬酢異。苟不擇。

而施。則於明哲保身之誼。深恐有關。不但德性之疵而已。承吾兄教愛。不啻手足。故率爾評之。然此事要須痛自懲創。不然結習非一日可改。酒狂非醒後所及悔也。

弟致鄧守之書

守之足下。望吾弟之車塵。至於不可復見。而後反歸來。恍若有亡。轉一念曰。吾平生好奇。然未一出塞。足下乃從名將至長城。書劍磊落。又足羨也。古來詩人文人之爲記室參軍者多。然幾人有此英遇耶。重以蚤年之賢賢而好客。遙想兩君高譚駢辯。傾出心腸。足令塞禽驚舞矣。兄枯寂本慣。足下及默深去後。更兩臧舌裹脚。杜絕諸緣。待明年春抄。兩君并轡歸時。兄爾時當出定。話盡此風景耳。見在終日坐佛香。潦遶中。翻經寫字。以遣殘年。亦無所樂也。足下處一切去。無論何時何地。總須曉得他好處。使其心多曲。以受異日。善雖其非善也。而胸中自有安放他處。則足下之福矣。其門風之高。與其天姿之不俗。空腹高視。脣吻觸處。皆警悟。隨前所云。能清不能濁。能寶而不能市者。危之道也。心所謂危。罔得不以告也。本爲回車來口。因感前學之育。如吾弟。不來。則其自思。下其此語。則前之學。亦並未嘗向。其寒歲暮。足下旅居。何以爲懷。來年內有試事否。兄冒寒。士忍君。在冰雪。艱險而歸。家嚴慈。嗚呼。無不恙。家慈受驚不小。兒子等幾乎不救。痛定思痛。言之心骨猶慄。而奇災之後。萬事俱非。或者椰子厚所云。熱其廬。楮其楯。以示人。是亦祝融回祿之相我耶。此事頗有別情。患難起於家庭。殊不忍言。然外間固有微聞之者。未下足下曾聞之否也。兄暫得依戀鄰下。以度殘年。而試期又迫。正月初旬。即須買權北。應相親甚迫。兄此藉尙有。世輩泛交俗論。笑我幸甚。無益之地者。有謂我名場不思上進。反屬不孝者。兄皆

聽之。要之吾輩行事。動輒爲人笑。豈爲所惑而動哉。再者家藏五萬卷。盡矣。而行篋之攜。以自隨者。尙不減千餘卷。名之曰劫外藏書。編列五架。其爲我朝夕拂拭之。勿令蟲鼠爲祟。寶此叢殘。殊爲不達。苦惱之餘。彌復慙愧。吾弟應憐而笑之也。源雖稿。接季札。其悉行旌安穩抵京。藉慰源與挹之處。此每有寂寥之感。惟有勉理舊業。來春相見京師耳。柁中言本欲回車來口。因源向挹之有成言。是以不來。源反躬自思。不但无此語。卽詢之挹之。亦並未嘗向足空。之。豐。交。駕。之。去。也。筆。門。動。之。挹。之。勸。之。足。下。亦。自。決。之。而。忽。有。微。詞。於。源。何。源。之。命。蹇。動。輒。得。咎。耶。足。下。非。妄。怨。人。者。源。惟。有。自。反。而。已。天。寒。尙。慎。眠。食。以。時。力。學。自。重。爲。祝。其。間。加。之。高。其。其。人。交。之。不。會。前。書。謂。源。與。挹。之。退。有。後。言。方。切。悚。懼。昨。札。則。已。釋。前。疑。而。止。謂。詞。兒。必。問。不。親。洽。夫。舍。其。大。而。責。其。細。寬。其。重。而。就。其。輕。是。故。人。之。怨。也。交。久。而。不。略。其。文。貌。責。過。而。不。忽。於。細。微。是。故。人。之。周。也。源。素。性。爲。疏。動。多。尤。悔。故。人。知。之。豈。自。今。日。然。在。他。人。則。將。以。爲。不。足。責。備。而。置。之。自。非。直。諒。脫。愆。之。君。子。其。尙。肯。齒。諸。朋。友。之。列。而。規。誨。不。倦。乎。近。與。挹。之。講。習。切。磋。頗。知。自。反。尙。望。時。賜。良。藥。以。針。以。砭。不。致。遐。棄。以。全。始。愛。詩。云。無。我。惡。子。不。寔。故。也。明。春。入。都。面。晤。乃。竭。其。愚。前。接。秋。舫。書。言。足。下。受。定。公。之。託。頗。不。容。易。未。知。日。內。光。景。何。如。定。公。正。月。卽。可。抵。京。否。日。內。閉。戶。作。何。工。夫。念。念。天。寒。惟。珍。重。不。宣。

自聞琉球爲日本所滅

龍繼棟遺稿

千年文物舊藩封。倚漢依天職最恭。國近虎狼難避噉。穴同鼉鼠肯相容。無援六蓼伊誰責。夷縣江黃竟

覆宗東望莫悲卅。鳥徒令學子感西。誰。

映秋見懷以詩次韵奉酬

客兒衆指爲山賊。雪嶺人教到墨池。千古謗來須自省。百年運去不勝悲。我無行誼孚同舍。君有文章近左司。得附姓名漸西集。平生風義要維持。

南遊六詔北車輦。重到燕臺侈馬蹄。辭祿不居千石後。約身惟處兩琴西。鯉長舊學難商榷。韓范家聲易取攜。得與東坡共生日。願君名字與坡齊。

世餘書事四首

南飛孔雀愛裴回。信美湖山詔再來。網得珊瑚獻天子。量珠翻畏世人猜。小星光逐使星輝。十里揚州蚘紫微。真個封侯心不羨。向君王乞愛卿歸。黎澗何惜有微辭。拜疏心懷較不欺。一例永豐坊畔柳。春風都達禁中知。籌邊筭子在人間。憂國端宜髻未斑。要與乾坤留正氣。不妨聲伎學文山。

右龍松琴遺詩皆成寅以後所作正集所未收者

東門張飲地。知足在明時。茲來值文墜。適館慕雍熙。羣公喜无益。翹鳳多威儀。爾慙覽輝德。庶無巢幕譏。翔風送南轅。莫歲告將歸。親知惜懽會。論別始傷嘻。無田亦何歸。旅汎信非宜。本無行臧計。會合安所期。

春華。有。時。榮。崇。德。或。可。師。

雨坐參政院一首

廣場百人靜。秋雨四筵清。昌言萬邦久。築室道謀成。如蝸昔嫌沸。寒蟬今媿聲。構厦信无補。吹竽徒自驚。時艱信備。促政散。方驕盈。奇計。寡。所好。橫流。良未寧。聊從。庶人。謗。知余。日莫情。

衡陽山申送客作

半日秋炎炙毛髮。南窓鼓足吟冰雪。竹香詩客遠到門。始覺清風入庭闌。佳句已聞弟子誦。文科不共時人熱。束脩加麵。枉稱費。一飯留錢更高節。清秋乘興不肯駐。短衣徒步。幡然別。豪情跌宕四十載。衡岳崔巍。七。凸。此時湘上喧笳鼓。傳聞海上鳴金鐵。伏尸蠻觸竟何意。箝口蘇張那能說。胸中奇氣老偏強。山角斜陽自明滅。吾衰久矣樹婆娑。君去何之葉飄瞥。祁人雖無口腹累。詩家未要形影子。試望東洲明月圓。苦茗回甘儻能啜。

借印泉登碧雞山望昆海放歌

豪游今世有太白。手滌胡羶奠滇國。功成暫退登西山。我亦偕焉訪幽蹟。憶昔此邦初鴻濛。茫茫大海一無有。但有海底蠕動珊瑚蟲。太華西關倩鬼斧。尾閭倒洩昆陽通。昆陽通五華。瀦西列碧雞。東金馬。地軸脩蛇轉。北來天門。縞鶴飛南下。羽毛援而人。豈云黃土搏。射獵以爲食。草卉以禦寒。渾不知其幾千百世。然後孟津之會。髣人濮人集。衣冠莊。踰略地名滇始。常頰通道僅尺咫。漢武矜誇鑿池功。寧州立郡羈縻耳。鐵柱曾傳遠塞標。玉斧終教大渡止。彼元與清侈雄圖。腥臊河山一彈指。偉矣韋臯并沐英。能延唐祚

光明紀。今君豪舉繼二公。造新世界歸大同。山川無恙恣吟脚。側身東望昆海東。噫嘻乎壯哉。浩淼無涯
隈。遠瞻列岫千峯競。逐走近瞰奔濤萬頃紛。掀翻城郭樓臺隱。隱出林際田畝禾稻離離彌隴陂。春陽舒
暉動綠滿秋月。澄影涵翠微。向夕明霞赤散綺。侵晨炊煙青成帷。時有漁艇自莢出。驚將鷗鷺衝雲飛。如
此胸襟足駭蕩。那復塵壒還翳迷。叨君招邀樂且耽。青巖碧嶂取次探。問誰游蹟垂滇南。前有子淵後升
庵。立功德言不朽。三時飛時蟄神龍。語雖蟲得失。那足參與君。高歌聲喃喃。天風吹空搖山嵐。小

自華亭寺往游太華寺羅漢壁即景有作

避羣登西山。華亭久停躅。鄴侯計安禪。榛蕪爲斬劇。栽花事經旬。太華近未日。

印泉觀寺荒僧懶爲之芟荆斬草
莊嚴龜像旬日大有興復之象

清獻隨鶴來。雪霽游興暴。扶杖出寺門。萬竿度幽竹。盤紆上松坡。老氣喘難續。仰瞻忽禪房。馴馴迎苑鹿。
山椽高於墻。含苞尙未簇。紺殿何莊嚴。梁王事祈福。黔國繼營宮。元明碑可讀。廠然鬢鏡軒。繁篁競簌簌。
命僕悉芟之。海天始一曠。與僧話斯須。又言訪道族。出阿陟彼廂。巖确不容足。峭壁供諸天。飛雲布巖曲。
吐閣而納殿。玄竅相貫屬。石磴轉折登。危橋撐巨木。巖罅須蟻穿。石壓每豎伏。極巔有蝸室。奇險天使獨。
至茲一窺瞰。身戰膽復縮。急循故道下。督井問仙犢。乃知趙道人。修真此結屋。巖腰磨漢隸。金碧猶歷碌。
子淵所移文。升庵重刻錄。玩焉古可珍。歷劫幾百六。堪嗤後學者。俗體附癩疥。搽探興正炎。西山日落速。
遂降千步巖。脫屐入購臚。回看所游處。對面垂畫軸。巖骨斷層層。排林補其肉。黝緒妙含毫。紛難沈墨述。
舍舟蘇家村。盈盈山月胸。衰矣瘁於登。襁負賃健僕。長嘯抵故山。黃梁炊久熟。

寄懷章太炎宛平

易培基

龍不負圖麟絕塵。皋郵嗣響入困淪。孫登。孫仲容。死去劉歆。劉申叔。辱雪北香南。賸兩人。

哀楊惺吾

曉風天外哀。殘月襟上墜。參商平北斗。樵麗動清吹。眷懷楊夫子。噩耗昨宵至。叔世喪元儒。千人同攢淚。何況感焦桐。鷄鳴聞典義。憶昔武昌遊。名流接斯地。匈袖刺漫滅。傾蓋譽穎異。蔡公知仲宣。擢賓爲倒屣。拙著碎湘綺。嘉題拜殊賜。余有王氏墨子注摘糾君見極頌賞書贈聯語有大作拋碎湘綺樓之句罄折幡然歸。鹿山共顛顛。三載絕雁鱗。疊疊駒過駛。冷春客京華。相見如夢寐。自語貧病兼。良親欣不易。詎知一刹那。修文已召賓。公自有千秋。死亦等閑事。在昔居九夷。搜書撫奇字。唐抄借宋槧。國光與聖瑞。一舸乘天風。萬卷盡貞粹。功比克名城。上將知歛避。冰經唱絕作。全祖望趙一清各報媿。莫年成禹貢。脾睨斤循。焦循渭。胡渭神與溷。陽交。貞石窺靜邃。天子歎失官。春風風鳥崇。日本士夫多從君問學人生極三樂。如公罔不備。垂老忽憂思。毋乃舐犢累。豈如東郭狗。天地同。曩。曾。有。北。山。盟。努力謀百世。九京安可期。負此平生意。

錢花二首

繁。花。經。眼。過。其。奈。曉。風。何。惜。別。惟。餘。蝶。殘。紅。欲。濺。波。去。同。新。婦。戀。錢。費。老。夫。歌。脉。脉。臨。歧。候。春。心。損。更。多。南。浦。銷。魂。極。東。皇。著。意。呼。鳩。來。同。穢。宇。飛。去。亦。良。謨。縱。惜。朱。顏。改。差。欣。白。眼。無。鉛。華。真。有。限。且。復。立。斯。須。
遠。遊。陳。仲。農。風。嘯。吸。吹。落。羲。和。車。細。雨。海。上。來。濛。濛。瀟。瀟。空。虛。驕。陽。不。顧。世。冥。色。慘。不。舒。寒。暄。各。異。恨。晴。晦。兩。弗。偷。百。年。苦。勞。役。汲。汲。胡。爲。乎。達。人。識。此。意。裂。冕。輕。毀。譽。陽。春。玩。小。兒。入。眼。等。空。無。小。草。簷。間。碧。青。山。門。外。隴。

讀書破萬卷。臆以益懦愚。徒步歷州郡。窮途泣海隅。拏空窺五嶽。破碎混中區。忽然生八翼。輕身浮天衢。初見海如勺。熟視益模糊。撮土載萬類。旦夕相誅鋤。強弱不並處。存滅爭斯須。寥廓不可盡。星火何稀疏。微塵點點外。幽暗不可居。歸來觀五蘊。微命繫囚俘。貪癡雜糞囊。妄葆千金軀。仙釋同日死。儒墨徒區區。佳人進美酒。痛飲莫踟蹰。

一門臨夜雨。狂歌答沈二。黑雲壓地地。裂口飛龍倒。海勢螭。喝日退。避雷師。吼兩脚踏破九州。九州囂隘聚羣醜。靈瑣高局立。玉狗燭龍老。死夜深黝。伯強拍手滿地走。竹斑未滅帝骨朽。來此浮山去已久。雪峯東奔朝岫燿。江上狂夫碎白首。筆底寒潮撼星斗。感君意氣進君酒。滴血寫詩報良友。天雨金粟泣鬼母。黑風吹海絕地紐。翠輿康回笑握手。

辛亥雜詩

吳虞

河伯猶能歎望洋。螻蛄全不解炎涼。廣從世界求知識。禮教何須限一方。大儒治國自恢恢。坐見中原幾劫灰。始信詩書能發塚。奸言多藉六經來。小院秋深鎖綠苔。低吟赤鳳有餘哀。誰知金井胭脂水。曾照驚鴻倩影來。獅吼何堪拄杖聞。荒唐暮雨更朝雲。犢車塵尾誰家屋。絕倒王公九錫艾。金谷花飛夢易殘。銀瓶落井露華寒。沈園哀怨詩難寫。腸斷當年陸務觀。古今朋黨論縱橫。罪可滔天亦足驚。解得亡身由悖直。不妨伯鯨有兇名。

朝家興廢事無窮。愛國東西義不同。歐九漫修馮道傳。有人孤識慕揚雄。
不使民知劇可傷。恰如行路暗無光。秦皇政策愚黔首。黔首愚時國亦亡。
平等尊卑教不齊。聖人豈限海東西。若從世界論公理。未必耶穌遜仲尼。
李耳曾聞法自然。迦文平等義凋殘。獨憐儒早分爲八。苦闢楊朱是異端。
大地耶回教力馳。衰殘六藝幾人師。早知儒術終難起。好詠哀時杜老詩。
相斫書成劇可驚。百家罷黜用儒生。生民立命徒虛說。萬世何曾見太平。
經世春秋志已疎。低頭長笑注蟲魚。不妨大索驚天下。正好空山讀素書。
王衍清談漫自誇。東門長嘯事堪嗟。雞鳴狗盜能生患。薛下奸人六萬家。
自有高名擅五洲。卅年林壑足優游。六經日月終何補。此是江河萬古流。

謁費此度祠

老共蘇門賦采薇。羞言殺賊馬如飛。江湖滿地遺民淚。三百年中此布衣。
一門詞賦幾名家。明月揚州老歲華。傳得二南風雅派。詩人從古愛桃花。

題寧蕪蘭畫

寒影垂垂情脈脈。玉麟寂寂飛無跡。懶隨吳宮補不勻。香痕吹作胭脂雪。
芳莖窈窕秋霞簇。響散金風亂浮綠。惆悵江南暮雨時。瀟瀟更聽吳娘曲。

寄吳伯竭先生

益都自古多豪傑。儒林文苑今寥寂。蜀才誰復繼周秦。曠禩蒙山異人出。先生浮湛百不如。秃帽烏巾聊著書。出入百家有真宰。厥協六藝成通儒。菁華聊藉文章露。手剖鴻濛入詞賦。竟成大冶不祥人。錐錘萬象天應怒。落筆何心驚鬼神。盲左腐史堪爲隣。便從兩漢論風雅。不數卿雲以後人。年年顛顛蒙山道。縱擅吹竽誰解好。相知四海定何人。前有朱公後壬老。文翁石室講筵開。當時同輩誇英材。孫陽一顧騏驥奮。回眦萬馬皆駑駘。龍門整齊心獨苦。先生冥契遙深許。默識羣經有是非。不從千載爭今古。幽懷墮澹復芳菲。絲來古樂賞音微。一官灌口容樛散。好對靈山暫息機。賤子相逢正年少。糟粕書生衆人笑。每聞高論啓遐心。最憐絕俗稀同調。先生繆許狂狷流。意氣已足傾九州。眼光直出牛背上。一朝談笑思千秋。自游門牆漸開拓。造化雖工智可奪。謾嗤混沌飾蛾眉。恰喜金丹換凡骨。學到移情索解難。精神離合意無端。瑤琴別爲傳師法。東海波濤靜裏看。祇今宇宙悲蕭瑟。五洲龍戰玄黃血。賸有離騷怨屈平。瀟湘蕙增鳴咽轉瞬。滄桑劇可憐。名山事業幾人傳。蓬萊無恙成年在。孤操蒼茫託水仙。

說元室述聞

茲

紀靳祿

靳祿者。乾隆初臨潼農家子也。少悍勇無賴。酗酒縱博。好入山射獵。鄉人共疾之。一日射麇。追至山深處。忽聞女子哭聲。大疑。問之。則羣盜六七十人。共劫一少女。將行無禮。勢危甚。祿固識女。卽其鄰村某富室幼女也。時歸寧。將返夫家。從者一老嫗一佃夫。已被戕矣。急大呼曰。鼠輩何敢爾。抽佩刀徑前。盜出不意。亦舍女迎鬪。俄頃。皆披靡。鳥獸散去。祿乃護送女返其家。女父母悲喜出迎。崩角頓首。延祿上座。出金粟爲酬。祿大笑曰。吾豈望報者耶。卒不顧而去。鄉人張喆士先生四科寶閑堂集。有詩紀其事曰。南山道新雪。落羽長林昏。有客逐麇至。遇盜方殺人。義憤一以激。衆寡寧所論。箭如餓鴉叫。始各鳥獸奔。惟餘一女子。泣拜不成言。自分遭剽劫。永與黃壤親。何緣鬼伯手。奪得未絕魂。却顧此身外。何以酬斯恩。黃者金滿籬。白者麥滿困。拂衣去弗應。歛越銅人原。(臨潼南山中地名)歸來掩關臥。飢腸如轉輪。客固飲博徒。作橫鄉里嗔。忽焉赴急難。猶謂血氣振。終乃不望報。此足媿縉紳。三老上其事。頌者萬口喧。縣令始亦喜。擬請旌其門。訪諸老博士。謂匪素行純。四境多椎埋。況可使上聞。吾聞爲政。要求備不一。身居上。示所嚮。厥下庶克循。殺一警且百。舉善遠不仁。俗吏乃罔識。安議惟搖唇。作詩待采風。質言存其真。此客曰靳祿。櫟陽村中民。

臨潼三異人

說元室述聞

寶閑堂集中又有詠里中三異人詩各一首。三異人者。一曰張風子。詩云。殺翎黃冠士。瞳方頰紫豪。施藥徧近縣。行歌皆古謠。道逢病蹙者。起之如飛猱。武皇昔西幸。接引升煙霄。回首四老人。雲中苦相招。結屋大元洞。宛然巢父巢。終歲踞石榻。當暑猶絮袍。有時空囊中。探得綏山桃。按武皇西幸。指聖祖西巡事。然則風子爲康熙中人矣。其二曰靳毛頭。詩云。明經本遺民。披髮謂天醉。孫登恒自覆。袁閔久絕世。家傳伏臘古。人訝衣冠異。閒出只上冢。忍飢不拾穗。白帽與天梳。野處任狂恣。何以耗壯心。但作擘窠字。按旣曰明經。則在明季。曾爲貢生。陽狂學仙。蓋有託而逃者矣。其三曰楊姑姑。詩云。翩翩一佳人。日暮隱空谷。玉女挂明星。終朝伴幽獨。自從避亂來。不省時代速。寒衣櫛葉乾。晚飯藥苗馥。樵客不相識。驚見古裝束。謂是秦宮人。隔花倚蒼鹿。山深俄易暝。石室可止宿。中夜百獸號。塵夢何由熟。凌晨谷口別。姓字播流俗。翹首望仙山。白雲空滿目。按詩有避亂語。當亦是明末清初人。秦宮人句。或竟道其實也。

讓圃

詰士先生。當乾隆初。曾官廣陵。集中多與樊謝及馬秋玉兄弟唱酬之作。而與謝山交誼尤篤。其哭謝山一詩。最沈痛。而題直書曰。聞全祖望死。願似師於弟子之辭。先生又有園在維揚。名曰讓圃。嘗自爲之記。曰。郡北郭天寧寺側。隙地百餘畝。竹木森蔚。距城不數武。而窅然深邃。若山林間。蓋晉謝文靖公別墅也。以多銀杏。故俗有杏園稱。乾隆庚辛間。馬嶰谷昆季。構行庵於其中。旁有某氏廢圃。因從容余以二百千買之。而陸南圻亦助成其事。取陸張共宅意。顏之曰讓圃。入門軒三楹。明簡庵略禪師退院所居。舊名松月。今仍之。軒後一銀杏樹。大蔽牛。下累白石爲塔。卽藏簡公爪髮所。一碑爲姚少師所作塔銘。由軒右入。

有小樓登之。樹色浮空。雲影在下。曰雲木相參樓。樓之右。蘿陰如幄。一徑出其下。曰蘿徑。徑盡一小齋。曰黃楊館。其左由步廊達樓後。土岡起伏。悉植梅花。曰梅坪。循岡而右。一古井。曰遺泉。泉上有亭翼然。左右修竹數百竿。梧桐二三十株。曰碧梧脩竹之閒。落成之日。置酒高會。自都御史胡公而下。凡十六人。詩社之集。於斯爲盛。自是二十年來。春秋佳日。選勝探幽。多在於此。四方文人學士。知有韓江雅集者。未嘗不從遊於行庵讓圃閒。賞其地之勝。而慶余輩之獲結鄰也。乃未幾而同人凋喪殆半。前年夏。嶰谷亦歸道山。近南圻復移家金陵。惟余與半查。及二三知舊。消聲匿影於荒林老屋之中。友朋文酒之樂。非復曩日矣。夫此地隱於幽僻。賴謝公輝映千古。歷千載而始得余輩。徒以一觴一詠。流連往復於一時。無修遠之名。爲之增重。而又風流雲散。今昔頓殊。吁其亦可悲也已。不有所述。後之人將何以考諸爰屬鴈城周牧山作圖。而余爲之記。乾隆二十一年歲次丙子閏九月朔日。臨潼張四科識。讀此記。可想見承平時士大夫文酒觴詠之樂。百六十年來。未知尙有遺跡可尋否。亟錄於此。以徵吾鄉文獻遺聞。而備此邦寓公之故實焉。

昔所謂地方官禁令。環紀。往時爲地方官吏者。欲博取風厲聰察之名。不知務其大者遠者。僅毛舉民間細故。申嚴禁令。爲種種不情舉動。自詡爲能坊民正俗。其食者亦相與曹好而稱譽之。不知自識治者觀之。皆笑枋耳。爰憶舊時所聞見者。彙記於此。

貴執譚序初中丞鈞培之爲蘇藩也。以蘇城民間婢女及女僕。往往就茶肆飲茗。男女團坐。履絲雜沓。惡

道。因軍令禁止。然民間婦女。已成習慣。雖屬禁不爲少。譚亦知之。一日乘輿出署。道逢半壯婢。貌頗風
攏。俾婢面前。至棗肆門口。升階將入。譚乃令駐輿。問從者曰。此何人。安往。從者以實對。譚怒曰。吾已數示
禁矣。奈何明知故犯。呼婢至輿前。略詢數語。令去其雙履而歸曰。汝著履能行如此速。脫履當更速也。婢
乃和守歸家。涂人莫不大笑者。由是其風遂革。
江西邵某者。失其名。嘗官河南按察使。中州俗尚博衣。馬鞋裏至寬。尺有數寸。邵以爲奢。出示禁止。然已
成者不能遽改。邵不思。以爲民嬖令也。每逢衣博衣者於涂。輒召至前。斥之曰。汝曹何侈若是。立命從
人以剪剪其衣。因持此回家。尙可作一半臂也。於是豫人莫不小其衣者。
咸豐時。有張觀準者。知河南河南府。洛陽俗。婦女好入廟觀戲。張夙以道學自名者。抵任。卽下令嚴禁。城
中人雖畏法。暫戢。然皆去而移之城外。每四關祠廟。有酬神演劇者。城中婦女。至空城往觀。張聞之。大忿。
一日西郭某廟。又演劇。張卽微服而往。徑詣某廟。携胡床坐廟門外。命役杜其後門。凡男子悉驅出。乃令
役告諸婦女曰。官謂汝曹胡愛遊廟。當是喜僧人耳。今將命一僧背負一婦人而出。諸婦女皆相持涕泣。
無所爲計。郡紳聞之。急相率出城。詣張緩頰。持至半日。張始登車去。由是雖數十里外。窮鄉小市。中其婦
人亦無敢入廟者矣。張以令行禁止。甚自憲。後言官撫以入告。張遂罷官。
道光時。都中諸戲園演戲。婦女皆可往觀。唯男子坐樓下。婦人坐樓上。以此爲別。某言官之巡視中城也。
葵其前傷風化。請旨厲禁。雖有旨如所請行。然僅平民之家。稍稍斂跡。而世族豪門。則依然如故。雖園門
帖有御史示諭。視之若無睹也。某以令不行。憤甚。乃於一日探得婦女最多之處。往坐其樓梯下。使胥吏

登樓諭曰。婦女觀劇。已奉旨明禁。果爲大家宅眷。必無不諳禁令之理。想爾輩皆係妓女。今本官來此。召爾等速下樓點名。勿延。諸家從人皆大怒。嚴斥之。某則又使人上樓言曰。果是大家宅眷。則視聖旨如弁髦。治罪更當加等。速各自書明夫家母家姓名官職。以便指名稟參。諸人始大懼。各遣人歸家設法。某乃勒令各具不再觀劇甘結。而後縱之歸。

薛豐間合州冤案始末紀

吾國帝政專制時代。地方有司。承審命案。先以保全祿位爲前提。而緝兇雪冤。轉爲第二義。若遇困難命案。真兇猝難弋獲。則百計彌縫作僞。以圖掩覆。其譎張爲幻。有出於人情意計之表者。嘗聞蜀中友人。爲述咸豐時合州一案。貪官猾吏。狼狽賊私。真足令聞者髮指。然此猶幸而遇明察之長官。得以發覆平冤。使人得傳述其事。以爲法戒。殆千百中之一二焉耳。其不幸而無人摘發。死者街冤以歿。生者顧盼自雄。蓋不知其有幾何矣。吾述此案。又未嘗不爲向氏幸也。四川合州境內七澗橋。民有鞠氏者。世業農家。亦小康翁。姑子婦四人同居。向氏者卽其姑也。一夕晚餐畢。閣門就寢。已中夜矣。向偶睡醒。忽失其夫所在。篝火起視。則自室中以達大門。扉皆洞啓。大駭。急呼子起。出門視之。姑婦坐待久之。子亦不見。還俄而天明。自往尋覓。距所居約五六步。有一小溪。父子尸皆在焉。蓋已爲人所戕矣。亟報官請相驗緝賊。半歲尙不得生名。郡守以其事聞大府。札催甚急。而向氏每逢三八告期。必詣署泣請緝兇。合州牧榮慶者。滿洲人也。以納資得官。債累巨萬。私念緝限垂滿。倘終不獲兇。如何必離任。是時合爲腴缺。既惜此鳳池。且慮守吏議。或至降級褫職也。憂之甚。與刑幕某甲謀所以消弭之也。某甲亦計無所出。久之。思得一人口。

刑房吏陳老倫者。機警頗練事。試召與商。或可有濟。榮乃召陳入。隆以禮貌與坐談。謂之曰。若能設法消案。必以五百金爲餽。且設法爲若於吏部幹旋。俾提前選簿尉缺。且擇善地相界。陳謝曰。本官事當竭力謀之。寧敢望報。惟茲事已達上官。彌縫頗不易。容徐思良策。勿汲汲也。先是向氏每催案至署。輒就陳問訊商榷。因得相諗。陳既承榮慶旨。卽詣鞠氏家。審視良久。而後歸。報榮曰。業已得要領矣。旬月間必有以復命也。榮大喜。先以五百金與之。陳乃潛遣媒媪。托事之七澗橋。因小憩鞠氏家。佯爲不知鞠父子死事者。方殷勤詢近況。向泣告以近日所得奇禍。媪陽驚詫。歎惋久之。乃密語曰。汝家遭此慘變。良可哀悼。然兇盜必已遠颺。一時決無就獲理。而獄事曠日持久。所費當不貲。汝貧家。何從置辦。計不如遣嫁此婦。既省食口。又可得財禮。此兩便也。向惑其說。卽以媒事託媪。媪唯唯去。逾數日。復來見向。言州署刑房吏陳某。適喪偶。方謀續娶。若以婦嫁陳。非惟得財。卽獄事亦可得力。時向亦微聞陳老倫得官。賜金事。顧不知其繇。鄉農家頗以攀附公門中人爲得計。又冀獄事得陳爲道地。可早獲犯。遂欣然許之。陳既娶婦。乃盡得鞠氏家事。而婦自嫁陳後。伉儷綦相得。亦漸忘前夫矣。一日陳自外歸。愀然有憂色。婦怪問之。陳曰。汝尙不知耶。爲汝前夫事耳。婦驚問故。陳曰。此案州官以責成我。必欲了此事。乃得已。今實無策。故不覺憂形於色也。婦聞言。亦深憂之。陳曰。汝能使汝姑不催案乎。婦曰。此必不能。無論彼夫及子皆慘死。安肯遽休。卽我憶故夫仇。亦欲早一日獲此兇犯也。陳頓足曰。若是則真難爲計矣。數日後。陳自署歸。色甚慘沮。數對婦歎。婦益驚疑。問其故。初不語。苦詰之。則曰。此尙何言。官已限我。如一月內不能結案。必先斃我命在旦夕耳。婦先在鞠氏家。操作綦苦。自嫁陳後。服食起居。皆平生所未見。私喜得所。以爲可久相安。驟

聞陳言。心膽碎裂。急問計將安出。陳陽爲不肯言狀。良久始曰。此案吾早知其實際。徒以礙汝故。不可直言。今不得不以告汝。汝知汝翁及夫。果被誰所戕。凶手近在咫尺。乃舍而求諸遠。縱百年亦不能得。徒使殺人者優游法外。而我乃以不能緝凶。被杖以死。不亦冤乎。婦聞言。瞠目不解。所謂陳乃語之曰。實告汝。殺人者卽汝姑。非他人。汝姑與人姦。礙汝翁及夫。故殺之以除其偏。汝尙憤憤耶。婦初不信。陳言力辨。姑素行清白。決無曖昧事。陳哂曰。汝真駭豎。此何等事。汝姑乃令汝知之乎。吾所以告汝者。無他。汝但能一至公庭。證明汝姑姦狀。此案卽可收束。而我亦得幸生。不然。彼此皆同歸於盡而已。亦不須多言矣。婦至是亦微悟。陳不能獲賊。將誣其姑。以希自脫也。欲拒不爲證。然深信陳不得賊將杖死之言。意謂果如是。則己又當改嫁。所適必不能如陳。而安樂不克終享。遂諾之。陳大喜。卽以所謀報官。且爲密籌進行方法。未數日。向又投牒催緝。榮立坐堂皇。引向氏入。略詰數語。忽拍案怒叱曰。此案吾已密偵得實。汝夫汝子。皆汝使姦夫殺之。汝乃陽爲不知。而促我爲汝緝凶。汝自恃陰謀。神鬼莫測。豈知天網恢恢。已有人告密。發汝陰私。而躬親殺人之凶犯。已爲我所緝獲。汝尙夢夢耶。向氏出不意。惶駭無所措。惟痛哭。極口呼冤。榮哂曰。奸夫現已在押。吾何畏汝狡展。卽命喚奸夫上堂。與向氏對質。須臾。羣隸引一壯男子至。榮略問之。卽自承姓名某某。與向氏通奸有年。且歷言謀殺狀。不俟駁詰。卽盡吐實。清辨滔滔。如背誦熟書。然堂上下吏役。悉太息竊笑。灼然知爲教供也。榮詰向氏尙何言。向惟哭。堅不肯承。命刑訊之。堅執如故。且曰。有子婦某氏。雖已醮。而近在城中。可傳詢。是非不難立證也。榮頷曰。可。立命傳婦至。向方恃婦。必能明已冤。迨婦至。榮但詰以汝姑在家曾與人奸通否。婦卽頓首曰。有之。榮大笑曰。何如。此時尙能諱飾。巧辨

耶。向至時大悟爲人所陷。計堂上諸人皆同謀。雖力辨。必無人肯聽。且懼嚴刑之不任也。遂認服。案立定。是時州署內外人及民間莫不憐向冤。而憤榮陳之毒。然勢力不敵。無敢發者。然街談巷議莫不及此案。童豎爲之謔曰。合州一朶雲。盜案問奸情。若要此案明。須殺陳老倫。四川境內殆無人不知矣。雲者榮慶字雲田也。向氏本續娶。子非其出。所生僅一女。甫九齡。育於舅氏某家中。某念其姊無辜被陷。謀上控。怯不敢。乃浼人爲訟狀。携甥女走成都。俾女持狀控諸大府。時臬司首道府皆滿人。與榮慶有連。莫肯受詞。或撻而逐之。且戒曰。再來者不汝生矣。展轉又數月。是時督四川者爲閩人黃宗漢。黃公夙以翰林起家。由府道洊升督撫。人以其附和端肅也。遂擯之爲肅黨。然其爲吏尙精刻。能綜覈名實。固當時疆臣中矯矯者。一日以答拜客出府。制府往時固深居簡出。女此時歷控司道府。悉不得直。已絕望矣。聞制府出。私自幸或得當。急持狀攔輿。請冤。前驅諸材官已徧受榮慶賄。見女至。則揚鞭嚇之。令速去。制府在輿中。見一窮女子呼冤。而從人皆變色相顧。且禁不使聲。大疑之。因此騶從。不得威嚇。而令武巡捕趣將呈。卽輿中閱之。呼女使前。諭以溫語。命賞之錢兩緡。以呈詞發臬司提訊。已而仍依原訊上。制府亦姑置之。他日又出署。女復踞道旁。首戴冤狀泣訴。制府詫曰。汝一幼女。胡刁頑若是。將無覲再賞若錢耶。女痛哭曰。每受奇冤。將被極刑。故冒死瀆控。非敢覲得賞也。制府乃召臬司至。面授以狀。戒曰。此案疑竇孔多。當虛心詳勘。勿徒爲見好屬員計也。臬司退。制府默念是獄必別有故。乃召候補知縣李某至署。屏左右。密告之故。令潛往偵勘。冀得確讞。李雲南人。夙有強直聲。爲同官所不喜。制府知其無黨。故特命前往也。李受命出。不敢語家人。攜心腹僕兩人。忽忽去。又數日。制府念臬司承審是獄。尙無要領。欲躬往一察之。卽命

駕詣臬署。至則臬之閹人。循例謝不敢當。制府必欲入。則以方督諸委員。讞獄對問何獄。即合州案也。制府乃曰。吾正思親審是獄耳。遂命肩輿徑入。命毋罷訊。即正坐。命臬司陪坐於側。讞同諸委員。列案兩旁。命引女至前。則頰肉盡脫。齒外露。行步伶俜。羸瘦骨立。蓋此數日間。臬司方勒女自認誣控。女堅不可則。叱使批頰。若是者已十餘次。故委頓至此也。制府見女狀。意良不忍。乃曰。一九齡童女耳。使非真有奇冤。何能健訟熬刑若此。且彼以母冤求雪。就令不實。有何大罪。君輩乃專苦此女。不一向他犯研訊耶。乃盡集全案諸犯。令臬司自訊之。臬司以制府親臨。不敢復如前顛預。又慮犯供或有罅漏。真相且立暴。承命踉蹌甚。乃詐稱風疾偶發。乞暫停訊。制府已大詫。又顧所指爲奸夫者。面色充腴。意氣揚揚。不類他囚。始大悟。拍案曰。噫。事乃如此耶。立呼杖杖奸夫。未數下。奸夫忽大呼曰。汝輩雇我爲囚。曾許我不受刑。奈何失信。伍伯大駭。急掩其口。而制府已畢聞其語。臬司諸委員悉失色。制府乃喜曰。吾得聞矣。呼囚至前。窮詰之。遂盡得榮慶與陳老倫陰謀賄買狀。乃飭暫羈諸囚於督署。別以親信人監伺之。而通飭各屬嚴緝真兇。蓋恐諸人奸謀不獲逞。將毒斃囚以滅口也。是時蜀中官僚朋黨之風甚鞏。雖飭緝真兇。而訖無人肯奉令者。制府憂憤甚。方李令之出省也。由水道抵重慶。甫登岸。方覓旅舍。突兩健僕持名帖。鞠躬於前。曰。李大老爺。道台待公久矣。僕輩日日在碼頭奉迎。今日始到耶。請即入居道署。毋別覓旅舍也。李訝曰。吾乃賈人。亦非李姓。來此自以商務。與官場何相涉。而以老爺見稱耶。僕笑曰。李胡子李大老爺。何人不識。且此來非奉督府委查合州案乎。但請入署小住。無他虞也。李不得已。乃告以實係李某。但以索債事私行出省。並未乞假。故不敢以真名姓語人。初不知有查案事。且索債須往鄉間。實不能入居道署。二僕

必不可。徑攜其囊橐以行。李乃隨入城。渝道某亦滿人也。相見禮數甚恭。絕不談查案事。但李欲行則極意挽留。如是者十餘日。李所至皆有人伺其後。查詢鉤稽。絕不得端緒。乃決意辭歸。行之先一夕。某道遣所親密語李曰。君奉制憲命來此。我輩盡知之。奚必諱飾。不腆之儀三千金。聊壯行色。但能相覆蓋。圖報尙有日耳。李念却之。重啓其忌。或且有意外變。乃直受不辭。力以保全自任。始得脫。乃兼程遵陸。迨回省城。至省。則陰薙其髻。服傭保之服。不攜一人相隨。由僻道復往合。僑居半月。盡得奸狀。始快然返。然正兇未克緝獲。尙以爲憂。行兩日。抵一鄉村。村中止一逆旅。冠蓋縱橫。問之。則縣令公出寓此。李恐爲所識。乃別求一農人家。卑詞請寄宿焉。蜀中民居。什九以竹籬編成牆壁。薄敷以土。故聆隔垣人語。了了如同室。李念獄事未竟。夜分不成寐。忽聞鄰舍夫婦對語聲。婦問夫何往。胡久不歸。夫曰。今日官場真大糊塗。七里澗鞠家父子二命。乃我所殺。而有司乃以奸殺結案。可謂憤憤。當時吾行至彼。適以賭負喪資斧。因夜往鞠氏家。竊得衣飾數事。甫出門。一男子追出。抱持我。苦不得脫。因出匕首刺之。甫行數步。其子又至。吾又殺之。懼罪。故久不敢歸。今聞案已結。故坦然歸耳。李聞之。狂喜。亟起詣逆旅。見縣令。出制府札相示。而將吏役至。殺人者家。禽其人以歸。復命於制府。制府喜極。遂定讞。榮慶陳老倫。皆擬斬決。婦凌遲。承審諸官皆褫職。釋向氏婦。而旌其女之孝。李令有功。超補某縣。奏疏未及發。而召入。陛見之旨已下。且促行甚急。蓋蜀中官場。挾全力。鳩資賕當道。言於上。以南方兵事日棘。黃督知兵。可資以削平寇亂。故上諭並召入覲。且不容片刻逗留也。制府已去。將軍某署督篆。則盡翻前案。仍以原讞定擬入奏。且劾罷李令。而移榮慶失入之罪以罪李。蜀中士民。莫不喪氣。會黃公抵京。既召對。上意忽中變。不令其出京督師。適刑

部尙書缺。卽以黃公補。授黃抵任之日。而署督奏報適至。黃乃大憤。因召見。面奏全案始末。而嚴詞駁回。於是獄事乃大定。然終脫榮慶死罪。僅革職戍邊而已。陳老倫先已畏罪自裁於獄中。惟逆婦論罪如律。其褫職諸員。未數月。皆相繼開復。仍各得腴缺優差如平時。而李令則以是舉。爲同僚所公敵。無人與通往來者。李知終不爲其所容。恐或撥奇禍。旋亦乞休去。

絳紗記

曇鸞

序一

人生有真。世人苦不知。彼自謂知之。仍不知耳。苟其知之。未有一日能生其生者也。何也。知者行也。一知人生真處。必且起而卽之。方今世道雖有進。而其虛僞罪惡。尙不容真人生者存。卽之而不得。處豚筮而夢游天國。非有情者所堪也。是宜死矣。英有小說名家曰王爾德。曾寫一妙齡女優。色藝傾一時。演沙翁劇中羅密禾一齣。已去岳麗艷。與羅密禾相愛。體貼微妙。曲曲傳神。自觀者視之。真天下有情眷屬也。無何。與一美少年遇。美少年愛之至。每夕必包廂觀岳麗艷劇。終必至幕後。與之溫語。岳麗艷不知美少年名。惟稱之曰美麗之王。如是者久之。岳麗艷不自覺。漸移其所以愛羅密禾者。愛此美麗之王。一夕。美麗之王招兩密友。至劇場共賞岳麗艷。岳麗艷登場。忽如泥美人。不知所以爲演。觀者大沮喪。兩密友尤不歡。未終曲而去。美少年羞憤交迸。無所措手足。幕剛下。卽走覓岳麗艷。將痛責之。未及言。岳麗艷卽抱美少年求親其吻。謂兒新見人生真處。兒胡愛彼粉面假髮之羅密禾。而不盡鍾吾愛。愛美麗之王。美麗之王不顧。盛氣叱之。岳麗艷尋悟。求其恕己。以後不復爾。美少年仍不顧。悻悻作色。絕之而去。岳麗艷獨坐泣。移時入洗粧室。不復出。翌晨。倫敦新聞紙中。競傳女優仰藥死矣。余讀之。竊嘆女優之爲人生解人。彼已知人生之真。使不得卽不死。何待是固。不論不得卽者之爲何境也。吾友何靡施之死。死於是曇鸞之友。

薛夢珠之坐化。化於是羅霏玉之自裁。裁於是曇鸞曰爲情之正誠哉。正也。吾既撰雙杵記。宣揚此義。復喜曇鸞作絳紗記。於余意恰合。曇鸞謂余當序之。又焉可辭。乙卯夏日爛柯山人

序二

爛柯山人前造雙杵記。予與曇鸞皆叙之。今曇鸞造絳紗記。亦令爛柯山人及予作叙。予性懶惰。每日醜面進食。且以爲多事。視執筆爲文。寧擔大糞。乃以吾三人文字之緣。受書及序而讀之。不禁泫然而言曰。嗟乎。人生最難解之問題有二。曰死。曰愛。死與愛皆有生必然之事。佛說十二因緣。約其義曰。老死緣生。生緣愛。愛緣無明。夫衆生無盡。無明無始而詎有終耶。阿賴耶含藏萬有。無明亦在其中。豈突起可滅之物耶。一心具真如生滅二用。果能助甲而絕乙耶。其理爲常識所難通。則絕死棄愛爲妄想。而生人之善惡悲歡。遂紛然雜呈。不可說其究竟。耶氏言萬物造於神。復歸於神。其說與印度婆羅門言梵天也相類。而其相異之點。則在耶教不否定現世界。且主張神愛人類。人類亦應相愛。以稱神意。審此耶氏之解釋。死與愛二問題。視佛說爲妥帖而易施矣。然可憐之人類。果絕無能動之力如耶氏之說耶。或萬能之神體。爲主張萬物自然化生者所否定。則亦未見其爲安身立命之教也。然則人生之真果如何耶。予蓋以爲爾時人智尙淺。與其強信。而自蔽不若懷疑。以俟明。曇鸞此書。殆弁懷疑之義歟。曇鸞與其友夢珠行事絕相類。莊周夢蝴蝶。蝴蝶化莊周。予亦不暇別其名實。曇鸞存而五姑歿。夢珠歿而秋雲存。一歿一存。而肉薄夫死與愛也。各造其極。五姑臨終。且有他生之約。夢珠方了徹生死大事。宜脫然無所顧戀矣。然半

角絳紗。猶見於灰燼。死也愛也。果孰爲究竟也耶。愛爾蘭劇家王爾德 (Oscar Wilde) 之傳猶
大王女薩樂美 (Salome) 也。有預言者以忤王及后繫之地窖。薩樂美悅其美。私出之。讚歎其
聲音。讚歎其膚髮。求與之近而弗獲。終乃讚歎其唇。堅欲親之。而爲預言者所峻拒。王悅薩樂美
之舞。弗觀其舞。則廢寢食。薩樂美以此詭要王。取預言者之首。力親其唇。狂喜欲絕。繼悟其死。又
悲不自勝。以此觸王怒。見殺。王爾德以自然派文學馳聲今世。其書寫死與愛。可謂淋漓盡致矣。
法人柯姆特 (Comte) 有言曰。『愛情者。生活之本源也。』斯義也。無悖於佛。無悖於耶。薩樂美
知之。岳麗艷。知之。何靡施。知之。麥五姑。知之。薛夢珠。知之。羅霏玉。知之。若王爾德。若曇鸞。若爛柯
山人。若予。皆強不知以爲知者歟。乙卯六月獨秀叙於春申江上。

曇鸞曰。余友生多哀怨之事。顧其情楚惻。有落葉哀蟬之歎者。則莫若夢珠。吾書今先揭夢珠小傳。然後
述余遭遇。以眇躬爲書中關鍵。亦流離辛苦。幸免橫天。古人所以畏蜂虿也。夢珠名瑛。姓薛氏。嶺南人也。
瑛少從容澹靜。邑有醇儒謝翥者。與瑛有恩舊。嘗遣第三女秋雲。與瑛相見。意甚戀戀。瑛不顧。秋雲以其
驕尙。私送出院。解所佩瓊琚。於懷中探絳紗。裹以授瑛。瑛奔入市貨之。徑詣慧龍寺披鬚。住廚下。刈筍供
僧。一日。與沙彌爭食五香鴿子。寺主叱責之。負氣不食。累日。寺主愍念其來。薦充南澗寺僧錄。未幾。天下
擾亂。於是巡錫印度。緬甸。暹羅。耶婆堤。黑齒諸國。尋內渡。見經笥中。絳紗猶在。頗涉冥想。遍訪秋雲。不得。
遂抱羸疾。時陽文愛程散原。創立砥涇精舍於建鄴。招瑛爲英文教授。後陽公歸道山。瑛沈迹無所。或云
居蘇州滾繡坊。或云教習安徽高等學堂。或云在湖南岳麓山。然人有於鄧尉聖恩寺見之者。鄉人所傳。

此其大略。余束髮受書。與瑛友善。在香港皇娘書院。同習歐文。瑛逃禪之後。於今屢易寒暑。無從一通音問。余每臨風。未嘗不歎息也。戊戌之冬。余接舅父書。言星洲糖價。利市三倍。當另辟糖廠。促余往以資贊助。先是舅父渡孟買。販茗爲業。旋棄其業。之星嘉坡。設西洋酒肆。兼爲糖商。歷有年所。舅氏姓趙。素亮直。卒以糖禍而遭厄艱。余部署既訖。淹遲三日。余挂帆去國矣。余抵星嘉坡。卽居舅氏別廬。別廬在植園之西。嘉樹列植。景頗幽勝。舅父知余性疏懈。一切無訾省。僅以家常瑣事付余。故余甚覺蕭閑自適也。一日。爲來復日之清晨。鳥聲四噪。余偶至植園遊涉。忽於細草之上。拾得英文書一小冊。郁然有椒蘭之氣。視之。乃沙浮紀事。吾聞沙浮者。希臘女子。騷賦辭清而理哀。實文章之冠冕。余坐石披閱。不圖展卷卽余友夢珠小影。赫然夾書中。余驚愕。見一縞衣女子。至余身前。俛首致禮。余捧書起立。恭謹言曰。望名姝恕我非儀。此書得毋名姝所遺者歟。女曰。然。感謝先生爲萍水之人。還此書也。余細瞻之。容儀綽約。出於世表。余放書石上。女始出其冰清玉潔之手。接書禮余。徐徐款步而去。女束髮拖於肩際。殆昔人墮馬之垂鬟也。文裾搖曳於碧草之上。同爲晨曦所照。互相輝映。俄而香塵已杳。余歸。百思莫得其解。蠻荒安得誕此俊物。而吾友小影。又何由在此女書中。以吾卜之。此女必審夢珠行止。顧余逢此女爲第一次。後此設得再遇者。須有以訪吾友朕兆。而美人家世。或蒙相告。亦未可知。積數月。親屬容家招飲。余隨舅父往。諸戚晚父執見余極歡。余對席有女郎。挽靈蛇髻者。姿度美秀。舅父謂余曰。此麥翁之女公子五姑也。余聞言。不審所謂。筵旣撤。賓客都就退閑之軒。余偷矚五姑。著白絹衣。曳蔚藍紈裾。腰玫瑰色繡帶。意態蕭閑。舅父重命余與五姑敬禮。五姑迴其清盼。出手與余。卽曰。今日見阿兄。不勝欣幸。暇日願有以教。輟學之

人音清轉若新鶯。余鞠躬謝不敏。而不知余舅父胸有成竹矣。他日麥翁挈五姑過余許。禮意甚殷。五姑以白金時表贈余。厥後五姑時來清譚。蟬嫣柔曼。偶棖觸縞衣女子。則問五姑亦不得要領。余一日早起。作書二通。一致廣州舅母安。一致香山。請吾叔暫勿招工南來。因聞鄉間有秀才造反。誠恐劣紳捏造。黑白書竟。然呂宋煙吸之。徐徐吐連環之圈。忽聞馬嘶聲。余卽窗外盼。見五姑撥馬首。立棠梨之下。馬純白色。神駿也。余下樓迎迓。五姑揚肱下騎。余雙手扶其腰圍。輕若燕子。五姑是日服窄袖胡服。編髮作盤龍髻。戴日冠。余私謂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此雖西俗。甚不宜也。適侍女具晨餐。五姑去其冠同食。既已。舅父同一估客至。言估客遠來。欲觀糖廠。五姑與余亦欲往觀。估客舅父同乘馬車。余及五姑策好馬。行驕陽之下。過小村落甚多。土人結茅而居。夾道皆植酸果樹。棲鴉流水。蓋官道也。時見吉靈人焚迦算香拜天。長幼以酒牲祭山神。五姑語余。此日爲三月十八日。相傳山神下降。祭之終年可免瘴癘。旁午始達糖廠。廠依山面海。山峻培植佳。嘉果纍纍。巴拉橡樹甚盛。歐人故多設橡皮公司於此。則吾國人亦多以橡皮股票爲奇貨。山下披拖彌望。儘是蔗田。舅父謂余曰。此片蔗田。在前年已值三十萬兩有奇。在今日或能倍之。半屬麥翁。半余有也。余見廠中重要之任。俱屬英人。傭工於廠中者。華人與孟加拉人參半。余默思廠中主要之權。悉操諸外人之手。甚至一司簿記之職。亦非華人。然則舅氏此項營業。殊如累卵。余等瀏覽一週。午膳畢。遂歸。行約四五里。余頓覺胸膈作惡。更前里許。余解鞍就溪流。踞石而嘔。五姑急下騎。趨致問故。余無言。但覺徧體發熱。頭亦微痛。估客一手出表。一手執余脈按之。語舅父曰。西嚮有聖路加醫院。可速往。舅父囑五姑偕余乘坐馬車。估客舅父并馬居後。比謁

醫曰。恐是猩紅熱。余療此症多。然上帝靈聖。余或能爲役也。舅父囑余靜臥。請五姑留院視余。五姑諾。舅父估客匆匆辭去。余入暮。一切惛惚。比晨略覺清爽。然不能張余睫。微聞有聲。嚶然而呼曰。玉體少安耶。良久。余斗憶五姑。更憶余臥病院中。又久之。始能豁眸。時微光徐動。五姑坐余側。知余醒也。撫余心前。言曰。熱退矣。謝蒼蒼者佑吾兄無恙。余視五姑。衣不解帶。知其徹曉未眠。余感愧交迸。欲覓一言謝之。乃吶吶不能出口。俄舅父麥翁策騎來視余。醫者曰。此爲險症。新至者罹之。輒不治。此子如天之福。靜攝兩來復。可離院矣。舅父甚感其言。麥翁遇余倍殷渥。囑五姑勿遽甯家。舅父麥翁行。五姑送之。倏忽復入余病室。夜深。猶殷勤問余所欲。余居病院。忽忽十有八日。血氣亦略復。此十八日中。余與五姑款語已深。然以禮法自持。余頗心儀五姑敦厚。既而舅父來接吾兩人歸。隱隱見林上小樓。方知已到別廬。舅父事冗他去。五姑隨余入書齋。視案上有小箋書曰。比隨大父返自英京。不接清輝。但有惆悵。明日遄歸澳境。行聞還國。以慰相思。玉鸞再拜。上問起居。余觀畢。既驚且喜。五姑立余側。肅然嘆曰。善哉。想見字秀如人。余語五姑。玉鸞香山人。姓馬氏。居英倫。究心歷理。五稔。吾國治泰西文學。卓爾出羣者。顧鴻文先生而外。斯人而已。然而斯人身世。淒然感人。此來爲余所不料。玉鸞何歸之驟耶。余言至此。頗有酸梗之狀。此時五姑略俯首。頻擡雙目注余。余易以他辭。飯罷。五姑曰。可同行苑外。言畢。掖余出碧巷中。且行且囑余。面余曰。晚景清寂。令人有鄉關之思。五姑明日願同往海濱泛棹乎。五姑聞余言。似有所感。迎面有竹。竹外爲曲水。其左爲蓮池。其右爲草地。甚空曠。余卽坐鐵椅之上。五姑亦坐。雙執余手。微微言曰。身旣奉君爲良友。吾又何能離君左右。今有一言。願君傾聽。吾實誓此心。永永屬君爲伴侶。則阿翁慈母亦至愛君。言次。

舉皓腕直攬余頸。親余以吻者數四。余故爲若弗解也者。五姑犯月歸去。余亦獨返。入夜不能甯睡。想後思前五姑恩義如許。未知命也。若何平明。余倦極而寐。亭午醒。則又見五姑。嚴服臨存。將含笑花贈余。余執五姑之手微啣。五姑雙頰略頰。低首自視。其鞵尖脈脈不言。自是五姑每見余。禮敬特加。情款益篤。忽一日。舅父召余曰。吾知爾與五姑情誼甚篤。今吾有言。關白於爾。吾重午節後歸粵一行。趁吾附舟之前。欲爾月內行訂婚之禮。俟明春舅母來。爲爾完娶。語云。一代好媳婦。百代好兒孫。吾思五姑和婉有儀。與爾好合自然。如意。余視地不知所對。踰旬。舅父果以四豬四羊。龍鳳禮餅。花燭等數十事。送麥家。余與五姑因緣遂定。自是以來。五姑不復至。余許間日以英文小簡相聞問耳。時十二月垂盡。舅父猶未南來。余憑闌默忖。舅父在粵。或營別項生意。故以淹遲。忽有偈偈疾驅而來者。視之。麥翁也。余肅之入。翁愁嘆而坐。余怪之。問曰。丈人何嘆。翁搖頭言曰。吾明知傷君之所愛。但事實有不得不如此。言次。探懷中出紅帖授余。且曰。望君今日填此退婚之書。余乍聽其言。緜淚於眶。避座語之曰。丈人詞旨。吾無從着思。况舅父不在。今丈人忍以此事強吾。吾有死而已。吾何能從之。吾雖無德。謂五姑何。翁曰。我亦知君情深爲五姑耳。君獨不思此意。實出自五姑耶。余曰。吾能見五姑一面否。翁曰。不見爲佳。余曰。彼其厭我哉。翁笑曰。我實告君。令舅氏生意不佳。糖廠倒閉矣。縱君今日不悅從吾請。試問君何處得資娶婦。余氣湧不復成聲。乃奮然持帖。署吾名姓付翁。翁行。余伏几大哭。爾日有綱紀自酒肆來。帶英人及巡捕入屋。將家具細軟。一一記以數號。又一一註於簿籍。謂於來復三十句鐘付拍賣。卽余寢室之牀。亦有小紙標貼。吾始知舅父已破產。然平日一無所知。而麥翁又似不被影響者何也。余此際旣無暇哭。乃集園丁侍女。語之故。并

以餘錢分之。以報三人侍余親善之情。計吾尙能留別廬三日。思此三日中。必謀一見五姑。證吾心跡。則吾蹈海之日。魂復何恨。又念五姑爲人婉淑。何至如其父所言。意者其有所逼而不得已耶。余旣決計赴水死。鬻晚。余易圓丁服。侍女導余至麥家後苑。麥家有僮娃名金蘭者。與侍女相善。因得通言五姑。五姑淡妝簪帶。悄出而含淚親吾頰。復跪吾前。言曰。阿翁苦君矣。卽牽余至牆下低語。其言甚切。余以翁命不可背。五姑言。翁固非親父。余卽收淚別五姑曰。甚望天從人願也。明日有英國公司船名威爾司歸香港。余偕五姑購得頭等艙位。旣登舟。余閱搭客名單。華客僅有謝姓二人。并余等爲四人。余勸五姑莫憂。且聽天命。正午啓艙。園丁侍女并立岸邊。哭甚哀。余與五姑掩淚別之。天色垂晚。有女子立舵樓之上。視之乃植園遺書之人。然容止似不勝清怨。余卽告五姑。五姑與之言。殊落寞。忽背後有人喚聲。余回顧。蓋卽僑客也。自言送其姪女歸粵。兼道余舅氏之禍。實造自麥某一人。言已無限感喟。問余安適。余答以携眷歸鄉。越日。晚膳畢。余同五姑倚闌觀海。女子以余與其叔善。略就五姑閑譚。余微露思念夢珠之情。女驚問余於何處識之。余乃將吾與夢珠兒時情素一一言之。至出家斷絕消息爲止。女聽至此。不動亦不言。余心知謝秋雲者卽是此人。徐言曰。請問小姐亦當聞吾友蹤跡否乎。女垂其雙睫。含紅欲滴。細語余曰。今自恕不告君。抵港時當詳言之。君亦夢珠之友。或有以慰夢珠耳。女言至此。黑風暴雨猝發。至夜風少定。忽而船內人聲大譁。或言鐵穿。或言船沈。余驚起。亟抱五姑出艙面。時天沈如墨。舟子方下空艇救客。俾先女後男。估客與女亦至。余告五姑莫哭。且扶女子先行。余卽謹握估客之手。估客垂淚曰。冀彼蒼加庇。此女此時船面水已沒足。余微睨女客所乘艇。僅辨其燈影飄搖海面。水過吾膝。余亦弗覺。但視前艇。

燈光不滅。五姑與女得慶生還。則吾雖死船上。可以無憾。余仍鵠立。有意大利人爭先下艇。覩吾爲華人。無足輕重。推吾入水中。幸估客有力。一手急攬余腰。一手扶索下艇。余張目已不見前面燈光。心念五姑與女。必所不免。余此際不望生。但望死。忽覺神魂已脫軀殼。及余醒。則爲遭難第三日下午日矣。四矚竹籬茅舍。知是漁家。估客五姑女子。無一在余側。但有老人。踞牀理網。向余微笑曰。老夫黎明將漁舟載客歸來。余泣曰。良友三人。咸葬魚腹。余不如無生耳。老人置其網。靄然言曰。客何謂而泣也。天心仁愛。安知彼三人勿能遇救。客第安心。老夫當爲客訪其下落。言畢。爲余置食事。余問老人曰。此何地。老人搖手答曰。先世避亂。率村人來此海邊。弄艇投竿。怡然自樂。老夫亦不知是何地也。余復問老人姓氏。老人言吾名并年歲亦亡之。何有於姓。但有妻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耳。余矍然曰。叟其仙乎。老人不解余所謂。余更問以甲子數目等事。均不識。老人瞥見余懷中有時表。問是何物。余答以示時刻者。因語以一日廿四時。每時六十分。每分六十秒。老人正色曰。將惡許用之。客速投於海中。不然者。爭端起矣。明日天朗無雲。余出廬獨行。疏柳微汀。儼然倪迂畫本也。茅屋雜處其間。男女自云。不讀書。不識字。但知敬老懷幼。孝悌力田而已。貿易則以有易無。並無貨幣。未嘗聞評議是非之聲。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復前行。見十山。登其巔。望週環皆水。海鳥明滅。知是小島。疑或近崖州西南。自念居此一月。仍不得五姑消息者。吾亦作波臣耳。吾安用生爲。及歸。見老人妻子。詞氣婉順。固是盛德人也。後數日。借老人之子。出海邊行漁。遠遠見一女子。坐於沙上。既近。卽是秋雲。顧余若不復識。余詢五姑行在。女始婉容加禮。一一爲具言五姑無恙。有西班牙女郎同伴。但不知流轉何方。余喜極。乘間叩夢珠事。女凄然曰。余誠負良友。上帝在天。今請爲

先生言之。先生長厚。必能諒其至冤。始吾村居。先君常歎夢珠溫雅平曠。以余許字之。而夢珠未知也。一日夢珠至余家。先君命余出見。余於無人處。以嬰年所弄玉贈之。數日侍婢於市見玉。購歸。果所佩物。而吾家大禍至矣。先是有巨紳陳某。欲結縈吾族。先君謝之。自夢珠出家事。傳播邑中。疑不能明也。有謂先君故逼薛氏子爲沙門。有謂余將設計陷害之。巨紳子聞之。強欲得余。便誣先君與鄰常肅通。巡警至吾家。拔刃指几上新學僞經考。以爲鐵證。以先君之名。登在逆籍。先君無以自明。吞金而歿。吾將自投於井。二姊秋湘阻之。攜余至其家。以燭淚塗吾面。令無人覺。使老嫗送余至香港。依吾孀。一日見循環日報。載有僧侶名夢珠遊印度。紆道星洲。余思叔父在彼經商。余往冀得相遇。乃背吾孀。附賈舶南行。於今三年矣。余遭家不造。無父母之庇。一日不得吾友。卽吾罪。一日不道設夢。珠忘我。我終爲比干。剖心而不悔耳。言至此。淚隨聲下。余思此女。求友分深。愛敬終始。求之人。間豈可多得。徐慰之曰。吾聞渠在蘇州就館。吾願代小姐尋之。女曰。吾亦爲先生尋五姑耳。女云。住海邊石窟。言已遂別。余同老人子行阡陌間。老人與估客候余已久。余見估客愈喜。私念如五姑亦相遇於此。將同棲絕境。復何所求。余三人居島中。共數晨夕。而五姑久無迹。兆心常動。念凡百餘日。忽見海面有煙紋一縷。知有汽船經過。須臾船果泊岸。余三人遂別。島中人登船。船中儲鎗炮甚富。估客顛聲耳語余曰。此曹實爲海賊。將奈之何。余曰。天心自有安排。賊亦入耳。况吾輩身無長物。又何所顧慮。時有賊人數輩。以繩縛秋雲於桅柱。旣竟。指余二人曰。速以錢交我輩。如無者。投汝於海。忽一短人自艙中出。備問余輩行蹤。命解秋雲。已而曰。吾姓區名辛。少有不臣之志。有所結納。是故顯名。船卽我有。我能送諸君到香港。諸君屏除萬慮可也。五日船至一灘頭。短人領

余三人登岸。言此處距九龍頗近。瞬息駛船他去。估客攜其姪女歸堅道舊宅。停數日。女爲余整資裝。余卽往吳淞。維時海內鼎沸。有維新黨。東學黨。保皇黨。短髮黨。名目新奇且多。大江南北。雞犬不寧。余流轉乞食。兩閱月。至蘇州城。一日行經烏鵲橋。細雨濛濛。沾余衣袂。余立酒樓下。聞酒販言。有廣東人流落可歎者。依鄭氏處館度日。其人頗有瘋病。能食酥糖三十包。亦奇事也。於是過石橋。尋門叩問。有人出應。確是夢珠。惟瘦面披僧衣。聽余語顛末。似省前事。然言不及贈玉之人。心甚異之。飯罷。簷雨浙瀝。夢珠燈下彈琴。絃軫清放。忽而據琴不彈。向余曰。秋雲何人也。盡使我聞之乎。余思人傳其瘋病信然。余乃重述秋雲家散。至星嘉坡苦尋夢珠。及遇難各節。夢珠視余良久。漫應曰。我心亦如之。夫親貌而相悅者。人之情也。吾今學了生死大事。安能復戀戀。余甚不耐。不覺怫然曰。嗟乎。吾友如不思念舊情。則彼女一生貞潔。見累於君矣。遂出。至滬。遇舊友羅霏玉。明經於別發書肆。因譚及夢珠事。霏玉言。夢珠性非孤介。意必有隱情在心。然秋雲品格亦自非凡。夢珠何爲絕人如是。余卽曰。君與我當有以釋夢珠之憾乎。霏玉曰。竊所願也。霏玉番禺人。天性樂善。在梵王渡。幫教英文。人敬且愛之。霏玉招余同居於孝友里。其祖母年八十三。孀然仁人也。其妹氏名小玉。年十五。幽閑端美。篤學有辭采。通拉丁文。然不求知於人也。嘗勸余以書招秋雲來海上。然後使與夢珠相見。余甚善其言。但作書招秋雲。未嘗提及夢珠近况。小玉又云。吾國今日女子。殆無貞操。猶之吾國。殆無國體之可言。此亦由於黃魚學堂之害。蘇俗稱女子大足者曰黃魚女必貞。而後自繇。昔者王凝之妻。因逆旅主人之牽。其臂遂引斧自斷。其臂今之女子何如此。時聞叩環聲。霏玉肅客入。卽一細腰女郎。睨笑嫣然。望而知爲蘇產也。霏玉曰。密司愛瑪。遠來故倦矣。女郎坐而平視余。問余姓氏。

小玉答之。已而女郎要余并霏玉乘摩多車同遊。既歸。余問霏玉與此女情分何似。霏玉曰。吾語汝。吾去夏在美其飲冰忌連。時有女子。隔簾悄立。數日。余忽入簾。莞爾示敬。似憐吾爲他鄉遊子。此女能操英吉利語。自言姓盧。詢知其來自蘇州。省其姨氏。吾視此女頗聰慧。遂訂交而別。是後常以點心或異國名花見贈。秋間吾病。吾祖母及女弟力規吾勿與交遊。吾自思。縱此女果爲狐者。亦當護我。我何可負義。明日復來。引臂替枕。以指檢摩。爾登糖納吾口內。重複親吾吻。囑吾珍重而去。如是者十數次。吾病果霍然脫體。卽吾祖母亦感此女誠摯。獨吾妹於此女多微辭。今吾質之於子。此女何如人也。余未有以答。數日。女盛服而至。謂霏玉曰。吾母在天賜莊病甚。不獲已而告貸於君。霏玉以四百圓應之。省其家貧親老。更時有接濟。前後約三千圓。女一夕於月痕之下。撫霏玉以英語告之曰。I don't care for anybody in the world. I love you. I love you. 秋候已過。霏玉與女遂定婚約。至十一月二十六日。午膳畢。霏玉靜坐室中。久乃謂余曰。吾甚覺耳鳴。煩爲吾電告龍飛備乘。吾將與子馳騁郊野。俄車至。余偕霏玉出遊。過味蘊園。男女雜踏。霏玉隔窗窺之。愕視余曰。歸歟。吾亦以此處空氣劣。不宜留。遂行。霏玉於途中忽執吾手。狂笑不已。問之弗答。吾恐霏玉有心病。令馬夫駛馬速行。至家。余扶將以入。此時霏玉踞椅如有所念。余知必有異事。時見小玉於女紅坐處告余。有西班牙女子名碧伽。修刺求見。自云過三日重來。霏玉聞言。甚欣悅。視余曰。是爲五姑將消息者。余心稍解。詎知霏玉卽以此夕自裁於臥內。明晨。余電問龍飛馬夫。昨日味蘊園曾有何事。答云。盧氏姑娘與綢緞莊主自絲結婚耳。余始曉霏玉所以狂笑之故。然余不欲其祖母姊氏知霏玉爲女所給。今筆之於書。以示人者。亦以彰吾亡友爲情之正者也。吾友霏玉辭世後。

三日碧伽女士果來。握余手言曰。五姑自遭難以來。無時不相依。思君如嬰兒念其母。吾父亦愛五姑如骨肉。誰知五姑未三月已成乾血症。今竟長歸天國。五姑是善人。吾父嘗云。五姑當依瑪利亞爲散花天使。今有一簡并髮。敬以呈君。簡爲五姑自書髮則。吾代剪之。蓋五姑無力持剪。吾父居香港四十九年。吾生於香港。亦諳華言。遇秋雲小姐。故知君在此。今茲吾事已畢。願君珍重。女復握余手而去。余不敢開簡。先將髮藏衣內。驚極不能動。隔朝拭淚啓之。其文曰。妾審君子平安。吾魂甚慰。妾今竟以病而亡。又不亡於君子之側。爲悲爲恨。當復何言。始妾欲以奄奄一息之軀。渡海就君子。而莊湘老博士不余許。謂若渡海。則墓亦不得留在世間。爲君子一憑弔之。是何可者。博士於吾良有恩意。妾故深信來生輪迴之說。今日雖不見君子。來世豈無良會。妾唯願君子見吾字時。萬勿悲傷。卽所以慰妾靈魂也。君子他日過港。問老博士。便得吾墓。簡外附莊湘博士住址。余并珍藏之。時霏玉祖母及妹。歸心已熾。議將霏玉靈柩運返鄉關。余悉依其意。於是趁海舶歸香港。既至。吾意了此責。然後謁五姑之墓。遂雇一帆船赴鄉。計舟子五人。船行已二日。至一山脚。船忽停於石步。時薄暮。舟子齊聲呼曰。有賊有賊。脅使余三人上岸。岸邊有荒屋。舟子卽令余三人匿其中。誠勿聲。余思廣東故爲盜邑。亦不怪之。達曉。舟子來笑曰。賊去矣。復行大半日。至一村。吾不審村名。舟子曰。可扶櫬以上。去番禺尙有八十四五里。舟子擡棺先行。余三人乘轎隨後。余在塗中。聽土着言語。知是地實近羊城。心知有變。忽巡勇多人。荷鎗追至。喝令停止。余甫出轎。一勇拉余襟。一勇揮刀指余鼻曰。爾膽大極矣。言畢。重縛余身。余曰。余送亡友羅明經靈柩歸里。未嘗犯法。爾曹如此無禮。意何在也。視前面轎夫舟子。都棄棺而逃。唯霏玉祖母及妹。相持大哭。俄一勇令開棺。刀斧鏘

然有聲。時霏玉祖母及妹。相抱觸石而死。勇見之不救。余心俱碎。少間。棺蓋已啟。余睨棺內。均黑色。餘勇啓之。乃手鎗子彈藥包。而亡友之軀。杳然無覩。余暈絕仆地。比醒。余身已繫獄中。思欲自殺。又無刀。但以頭撞壁。力亦不勝。獄中有犯人阻余。徐曰。子毋爾。今日即吾處斬之日。聞之。獄卒云。子欲以炸藥焚督署。至早亦須明日臨刑。計子命尙多我一日。且子爲革命黨。黨中或有勇士相救。亦意中事。願子勿尋短見。若我乃罪大惡極之人。雖有隱憂。無可告訴。冤哉。吾妻也。余答之曰。吾實非黨人。吾亦不望更生人世。然子有隱恫。且剖其由。吾固可忍死須臾爲子聽之。犯人曰。吾父爲望族。英朗知名。父有契友。固一鄉祭酒。與吾父約。有子女必諧秦晉。時吾在母腹中。僅三月。吾父已指腹爲吾訂婚矣。及吾墮地。後七日。吾妻亦出世。吾長。奢豪愛客。而朋輩無一善人。吾亦淪於不善。相率爲僞。將吾父家資蕩盡。窮無所依。行乞過日。吾外家悔婚。陰使人置余死地者三次。吾妻年僅十七。知大義。嘗割臂療父病。剛自英倫歸。哭諫曰。是兒命也。何可背義。其父母不聽。適吾行乞過其村。宿破廟中。吾妻將衣來。爲吾易之。勸余改過自新。且贈余以金。天明余醒。思此事甚奇。此金必爲神所賚。即趨至賭館。一博去其半。再博而盡。遂與博徒爲伍。時余實不知其爲偷兒也。前晚鴈塘村之事。非我爲之。不過爲彼曹効奔走。冀得一飽。殺人者已逍遙他去。余以饑不能行。是以被逮。然吾未嘗以真名姓告人。恐傷吾妻。言至此。獄卒入曰。去。犯人知受刑之時已到。淚漣漣隨獄卒去矣。余記往昔有同學偶言玉鸞事。與此吻合。犯人殆玉鸞之未婚夫耶。因嘆曰。嗟乎。天生此才。在於女子。而所遇如斯。天之所賦。何其駁歟。少選。獄卒復來。怒目喝余曰。汝即曇鸞乎。速從我來。遂至一廳。事人甚衆。一白面書生指余曰。是即浙江巡撫張公電囑釋放之人。此人不勝七箸。何能爲盜。

衆以禮送余出。余卽渡香港。先訪秋雲。秋雲午繡方罷。乃同余訪莊湘博士。博士年已七十有六。蓋博學多情安命觀化之人也。導余拜五姑之墓如儀。博士曰。願君晚佳。遂別。亡何春序已至。余同秋雲重至海上。尋夢珠。既至蘇州。有鏡海女塾學生。語秋雲云。夢珠和尚。食糖度日。蘇人無不知之。近來寄身城外小寺。寺名無量。余卽偕秋雲訪焉。至則松影在門。是日爲十五日也。余見寺門虛掩。囑秋雲少延佇以待。余入。時庭空夜靜。但有佛燈光搖四壁。余更入耳房。亦闕然無人。以爲夢珠未歸。遂出。至廊次。瞥見階側有偶像。貌白皙。近瞻之。卽夢珠。瞑目枯坐。草穿其膝。余呼之不應。牽其手不動如鐵。余始知夢珠坐化矣。亟出告秋雲。秋雲步至其前。默視無一語。忽見其襟間露絳紗半角。秋雲以手挽出。省覽週環已而。伏夢珠懷中。抱之流淚。親其面。余靜立。忽微聞風聲。而夢珠肉身忽化爲灰。但有絳紗在秋雲手中。秋雲卽以絳紗裹灰少許。藏於衣內。此時風續續而至。將灰吹散。惟餘秋雲與余二人於寺。秋雲曰。歸。遂行至滬。忽不見秋雲蹤跡。余卽日入留雲寺披髮。一日巡撫張公過寺。與上座言。曾夢一僧求救。其友於羊城獄中。後電詢廣州果然。命釋之。翌晚復夢僧來道謝。甯非奇事。余乃出一一爲張公述之。張公笑曰。子前生爲阿羅漢。好自修持。後五年。時移俗易。余隨曇諦法師過粵。塗中見兩尼。一是秋雲。一是玉鸞。余將欲有言。兩尼已飄然不知所之。

(完)

正 誼

編 輯 者 谷 鍾 秀

本雜誌自出版以來蒙國內外各界歡迎銷流至廣實深感謝茲特冀閱讀者之望自第七號起再大加刷新希購者注意

一 本雜誌撰述人皆在野有名諸政客以銳敏之眼光負指導社會並忠告政府之責任

二 本雜誌分論說時評譯述記載通信藝文雜纂七門前五門要皆有關政局之鴻篇偉製為關心政治者所需要之文

三 本雜誌以公平之主張發穩健之言論不涉一黨僞私之見足為政論之模範

四 本雜誌每期約十五萬言其內容之豐富為近今雜誌中所罕見

特 別 聲 明

如定閱全年自一號起及已定半年繼續定閱全年者報費仍收三元郵費準此藉表歡迎本報者特別優待之忱

發 行 所

上 海 四 馬 路

正 誼 雜 誌 社

▲ 已 出 八 冊 ▼

定 價 表

報 一冊	四角	郵 費	本國五分
報 半年	二元二角	郵 費	日本八分
報 全年	四元	郵 費	歐美一角二分

科學會

發行所
上海交通路

名學 評義

財政學提要

日本小林丑三郎著
中國中江陳啓修譯

定價一元五角

連江陳文編

名學即英語之邏輯 (Logic) 德語之 Logik 法語之 Logique 荷譯辨學 日本譯為論理學 侯官嚴氏譯為名學 然以譯名學為善 名學者論思惟之律令之科學也 一切科學皆賴人類之思惟而得 故無論何種科學皆不得不遵名學之律令 否則失真而為妄 所學無當於事實矣 是故名學者諸學之模範 貝根謂名學為一切科學之科學 (A Science of Sciences) 非過言也 本書共四篇 第一篇思惟之原理 第二篇外術 (即演繹法) 第三篇內術 (即歸納法) 第四篇科學研究法 末附古名學及邏輯與名學 分訂三冊 現已出全

自宋漁父譯比較財政學 (二巨冊) 小林丑三郎之學說始輸入於吾國 然該書篇幅極繁 讀者未易畢業 本書為小林氏新著 全書僅五百七十頁 於財政學之原理原則 各國國家財政地方財政之現行制度 提綱摘要 括舉無遺 誠研究財政學者之良助也

政府論

美國黎卡克原著
中國金華樂同譯

定價大洋八角

政府為一國之中心 政府之組織不良 則凡百政治 悉受其弊 是書為黎著政治學 Elem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by Leacock 之一篇 稱述種種政府 議論精闢 足補國家原論政策原論之缺 故特先行譯出 以養學者

全三冊

每冊大洋四角

法 律 要 覽

每册定價大洋四角

全一册 已出版
全一册 已出版
全二册 印刷中
全一册 印刷中
全一册 印刷中
全三册 已出版
全四册 已出版

- 國際私法要覽
- 國際公法要覽
- 民事訴訟法要覽
- 刑事訴訟法要覽
- 刑法要覽
- 商法要覽
- 民法要覽

法律之學。浩博無涯。淡千條萬緒。而各有其本。各有所用。不可以混淆。因是之故。不獨理解為難。即記憶亦極不易。本編將各項法律學說。備為搜集。用表解式。排列綱舉目張。極其清白。立詞不繁。而新舊異同。駢比列出。不稍遺漏。凡疑難莫決之處。則發為種種問題。以求解釋明悉。一開卷而諸說並陳。最有助於記憶。學法律者。不可不手置一編。

印 行

群 益 書 社

上 海 棋 盤 街

善化 皮錫瑞著

△△鹿門先生遺稿▽▽

經學史講義

精裝一冊
大洋五角

發國
學之
光輝

皮鹿門先生著。內容分經學開闢時代。經學流傳時代。經學昌明時代。經學極盛時代。經學中衰時代。經學分立時代。經學統一時代。經學變古時代。經學積衰時代。經學復盛時代。十期。先生為近世經學大師。平生著述甚多。然皆宏篇鉅製。義理深洪。非者宿名流。不易窺覽。是本乃先生掌教湖南城南師範學堂時講義之作。自上古迄於近今。數千年經學之變遷得失。闡述靡遺。立論執中。無門戶之見。文字淵懿。典雅易於領會。學校中講經之書。此為最善本矣。

羣益書社

行印

海上

日本吉田良三著

商業簿記

長沙楊蘊三譯

精裝全一冊

定價大洋九角

本書初稿五年之間重版至二十餘次。可謂風靡一時。此為第二次改稿。其內容為非常精簡較之前撰又復迥別。著者嘗自矜異。謂通常簿記之書皆用瑣譯法解說複式。一時雖稱簡便。然學者往往不得其詳。今此書獨用歸納法。自交易要素之結合關係而說明借貸之原理。故能條理井然。前後會通。無有隔閡之弊。學者能了解其一種交易要素結合關係。則其他數種皆自然明悉。譯者寢饋是冊。所得極深。且能以簡明之筆寫復奧之理。尤為斯學中難能之作。

上海棋盤街

羣益書社出版

陳設中之益品

分類地理掛圖

◎胡晉接程敷緒先生合著◎

單張
大幅
最便
懸掛

四大交通圖

- 中華民國鐵路全圖
- 中華民國航路全圖
- 中華民國電政全圖
- 中華民國郵政全圖

每種 一幅 每幅 定價 五角 五分

註載
明細
一目了然

自然地理圖

- 中華民國山脈全圖
- 中華民國水道全圖
- 中華民國地勢全圖
- 中華民國地文全圖

◎上海福州路四馬路

亞東圖書館印行◎

英 文 辭 典

▲ 英漢雙解辭典 ▼

大版定價二元五角
小版定價一元六角

● 中學英漢新字典 ●

定價一元

▲ 中英會話辭典 ▼

定價一元二角

● 普通華英新字典 ●

定價一元

▲ 新譯英漢辭典 ▼

皮裝定價二元
綢裝定價一元五角

羣 益 書 社

上 海
棋 盤 街

印 行